十把穿金扇

一、安南国进贡穿金扇　奸严奇谋扇害忠良

滚滚长江东流水，滔滔浪花淘英雄。
白发渔樵江渚上，看惯秋月与春风。

宽心和气二陈汤，名利何须计高强。
只为十把穿金扇，屈害多少忠贤良。

山上青松山下花，花笑青松不如他。
有朝一日寒霜降，只见青松不见花。

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孝为先。
积德终身好，作恶祸自连。
今日开讲《穿金扇》，将今比古劝善人。

说者，忠孝宝卷一部劝善。弟子开讲，先还朝代帝王，后讲贤人轶事。

先讲哪朝皇登位，哪省州府出贤人。

昔日经典，今日弟子所讲；远年近还，要问朝代帝王当然不难。

昔年大明弘治皇登位，一统山河治乾坤。

贤人出在燕山北京金水桥旁御前街，一人姓陶，名叫彦山，同缘柳氏夫人。

陶彦山的官位高，一品当朝受皇恩。
彦山首相文才好，又是御师老先生。
柳氏大贤并大德，皇封诰命正夫人。

陶彦山忠心耿耿，上事君主，下爱百姓，与柳氏夫人（《八美图》上柳树春的姐姐）生到两子，长子是上界海洪星临凡，取名叫陶文灿，次子是东斗文曲星下界，名叫陶文彬。

文灿文彬两个人，顺顺当当长成人。
公子长到六岁整，请师训蒙读诗文。
天星读书很聪明，先生只作领头人。

那天，陶彦山与夫人讲了："夫人，光有文没有武，不能算是文武全才之家。大公子陶文灿，生得身材魁梧，鼻直口方，虎背熊腰，是个武生的坯料；二公子陶文彬，生成一副粉面白牙，文质彬彬，只能学文，不能学武。我看，请个教师回来，教他们一个学文，一个学武兼文。夫人，你意如何？""相爷，要请教师，不必到别处去请，只要将他们的舅父、舅母请来，教自己的外甥不是更加尽心尽力！"

众位，他的舅母是谁？弟子已经提过——

不是张三其别个，就是嘉兴八美人。

陶彦山一道请帖送出，把逍遥王柳涛与八美人请进府门，教大公子舞刀弄枪，跑马拉弓，飞蹦纵跳，踢打滚爬等武艺把式。马上弓，马下步，十八般武艺，一一传授与陶大公子。

公子学艺七八载，百般武艺紧随身。

那么，他陶彦山在朝为官如何？陶首相为官清如水明如镜，赤胆忠心，护国爱民，与朋友交，言而有信。

弘治皇上多见爱，当作擎天柱一根。

正是：国正天星顺，官清民自安。

妻贤夫祸少，子孝父心宽。

自从成化皇爷龙归沧海，弘治皇帝继统登基，建都北京，万水朝宗，一统天下。这座锦绣城池，聚会了多少英才！三百文官，四百武将，君正臣贤，不必细表。单讲那日弘治皇早朝上殿，八大朝臣，九卿四相，文东武西，各列两边——

皇开金口喷紫雾，帝露银牙问众臣。

“两班中各位爱卿可曾到齐？”“文班不少，武班不缺，俱已上朝。”“既已到齐，有事出班早奏，无事卷帘退朝。”皇言刚落，早有报事官上朝奏道：“吾皇万岁，陛下隆恩。朝外来了一位使臣，口称是安南国得意王殿下的使臣前来进贡，望万岁龙意定夺。”弘治皇闻听安南国进贡，随传旨宣他上殿。安南国使者在白玉阶下，弯腰奉揖，一步三拜，拜见皇上。弘治皇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，姓甚名谁？当殿讲来。”“启禀主公万岁，小臣姓杨名方，在安南国得意王殿下为臣，奉得意主之命，来天朝大邦进上十把扇子，外有表章一道，伏乞主公观看其详。”那杨方连忙从身上取出十把扇子，连同表章一起交与远臣。远臣交与近臣，近臣递与接本御史，打开表章与十把扇子，放上龙书御案，弘治皇闪动龙目观看。表章上写：“拜上拜上三拜上，拜上天朝圣明君，安南国王得意主，特遣杨方小使臣，进上十把穿金扇，献与天朝作宝珍。

倘若你邦识此扇，一切闲言总不论。

若是不识扇中妙，笑你枉做天朝君。

从此休想我进贡，更不能夸你大邦强。

若是你恼一恼来怒一怒，定然杀进你午朝门。

万里江山非你份，与我安南平半分。”

弘治皇看到此处，龙颜大变：“你这安南小贼，竟敢蚍蜉撼树，欺我天朝！

你进贡是假意，分明向我下战书。

左右殿官听令——

把杨方推上曹市口，身首两处丧残生。”

两边值殿校尉，如鹰抓燕鹊，虎扑羔羊。将杨方绑至殿下。早有一位当朝首相陶彦山大人，又是弘治皇的御先生，连忙执笏上前：“启奏我主万岁，自古道，两国相争，不斩来使。倘若我主将杨方斩首，岂不贻笑于他邦，笑我大国无能无德？望我主三思而定。”弘治皇一想：“孤的先生言之有理。”遂命传旨下去：“不斩杨方，割去他两耳，削去他一鼻，打入囚车，解往安南，不可有违！”

此处按下不表。再讲弘治皇发落杨方之后，复聚众臣问道：“各位爱卿，你们有谁能识此扇，快与孤家讲来。”三百文来四百武，个个低头不作声。弘治皇又问：“尔等识与不识，为何不语，是何原故？”众朝臣——

好像鱼胶粘了嘴，像个泥塑木雕人。

弘治皇勃然大怒，叭的一声，拍动“震山河”：“你们这些衣架肉桶，酒囊饭袋，尽是无用之辈！

朝中空有文武臣，总是些鱼目混珠人。”

弘治皇正在高声骂，文班中走出一个人。

执笏当胸上前跪，“伏乞吾皇听臣言。”

万岁朝下一看：“可是孤的御先生？”“万岁，在下正是老臣。”“朕连问数声，可有人认识此扇，为何你先生也不作声？”“恕老臣迟奏之罪。臣一则头脑迟钝，年残目昏；二则朝中能臣颇多，万岁心腹之臣亦不在少。既有为难之事，他们应当为我主分忧，才为正理。老臣因见他们有高超之才，岂有先奏之理？”谁想陶彦山这几句话里，暗藏骨刺。因弘治皇宠信西宫娘娘严汉莲，她是老奸贼严奇之女，仗他是西宫国丈，在朝中势压群臣，专做不法之事，众臣之间，无不痛恨，所以陶彦山也仗着他是当朝首相，又是皇上御先生，才敢当殿将上一军。

万岁听出话中音，莫非国丈是鱼目混珠人。

敲锣听声，说话听音。陶彦山说的一番话，弘治皇岂有不懂？乃明知故问道：“孤的先生，那些无用之辈，不用提起，先生既识此扇，望先生快与孤家讲来。”陶彦山依还又重新见礼：“吾皇在上，龙耳细听，容老臣将十把扇子的根由，一一恭禀。”

陶相把话云，“万岁在上听，

老臣年残迈，耳聋目不明，

倘有不到处，万望恕老臣。”

弘治皇帝开金口，尊一声“孤的老先生。

言谈之中莫谦逊，且听先生讲下文。”

“吾皇万岁、万万岁！非老臣说话谨慎，因牙齿不关风，说话要走音，不得不奏明在先。我主若问这十把扇子的根由，它是上界斗牛宫王母娘娘亲手所织。取天仙象牙为扇之边骨，梭罗树枝为扇之小骨，梭罗树叶为之扇面，扇面上是天丝织成，金丝穿联。其中只有一把是主扇，长一尺，宽一寸；其余九把，长九寸九分，宽九分。主扇是王母亲笔绘画的真容，补景之中，都是五雷风云，冰电交加。其余九把，均是九位仙女所织，扇面上织的九天仙女各自的妙容。总名叫十把穿金扇。其实各扇有各扇的宝名。头一把王母主扇，名叫日月乾坤扇，第二把名为五龙风火扇，第三把名为五雷霹雳扇，第四把名为四方阴阳扇，第五把名为五行水火扇，第六把名为六壬避凶扇，第七把名为七巧镇妖扇，第八把名为八绝连环扇，第九把名为九宫八卦扇，第十把名为绝命冰电扇。此乃十扇之名。万岁呀——

还有十绝十妙处，说来还要更惊人。”

弘治皇急切地问：“它有哪十绝、十妙处，望先生速速讲来。”“万岁，这十妙处最容易讲。

若是家藏此宝扇，永无风火回禄灾。

行船若带此宝扇，再大的风浪不翻船。

为人身带此宝扇，逢凶化吉灾消除。

这十绝嘛，主要一绝是要有的放矢，不能随便展开扇面，如展开一页，炸声如雷，遇山山倒，遇水水枯，如遇人畜，炸得尸骨无踪。若要展开此扇，执扇人须对西方叩首三拜，方可开扇。”弘治皇道：“此扇既是如此厉害，实乃危险之物，不知先生何以知详？请先生金墩就座，与孤家细细讲论。”“谢万岁赐座之恩，容老臣再禀。

唐代年，孙悟空，大闹天宫，

吵得那，张玉帝，头昏脑崩。

有王母，和仙女，精心计议，

造此扇，来镇压，行者悟空。

谁知天机一泄漏，惹怒了泼胆孙大猴。

运动七十二变功，

把这十把穿金扇，和十扇绝妙神书——

全部偷了下天宫。

按佛家传言，孙悟空大闹灵霄宝殿，吵得天宫不得安宁之时，被如来佛捉住压入五行山中遭难，到唐太宗的御弟唐玄奘去西天取经，观音老母与如来佛相商，才将他放出来护驾唐僧去西天取经。取经回来，行者虽得到封仙受职，但他猴性仍然不改，常到王母宫中偷吃仙桃，惹得众仙恼怒，王母娘娘对他恨之入骨。于是与九位仙女，费尽心思，绞尽脑汁，才造出这十把扇子，用来镇压妖猴。正因为宝扇厉害，又写了一《十扇绝妙》神书，一同与扇存放在沉香盒内，收在斗牛宫交二郎神看管。那天，王母设仙桃圣宴，由佛祖和玉主登台讲经说法。岂料孙猴子到处乱钻，不请自来。他静心一听，里面是在讲经和佛。他想，你们忌讳我老孙，不请我赴会，我就先来光顾一番。一看呀，有一沉香盒挂在白玉柱上，凭他的火眼金睛，只见——

霞光万道生紫气，瑞气团团结彩云。

啊，这盒里有十把扇子，一定是件什么宝物。随即变只蠓虫，一声咿嗡，往斗牛宫里一攻。又见盘中摆上许多上等仙桃，他喜不自胜，拿起来横一个竖一个，不分细与大，一口一个，通统吃光。这时，佛祖讲经完毕，王母说：'众仙别散，我去将收藏在宫里的上等仙桃，拿来给你们尝尝。往常用天狗总看不住猴子，今天用宝扇有二郎神看守，谅来万无一失。我去拿来，给佛祖和玉主每人三个，各仙每人两个，和佛的每人一个，没有多余，不要争多嫌少！"王母娘娘，笑嘻嘻，兴致溜溜去拿仙桃。来到宫里一看，仙桃呢？又被毛猴偷吃了！王母随即高声大叫：'二郎神哪里去了，快用宝扇找妖猴！'悟空听到王母叫二郎神用宝扇镇他，晓得宝扇厉害。眼睛几眨，抢起扇盒对夹肢窝里一挟，翻身就逃——

一个筋斗三千里，安南国在下面呈。

但见后面有天狗追来，想转身向花果山老家逃去。哪知一转身，夹肢窝一动，沉香盒盖一松——

扇子落在安南国，《十扇绝妙》书飘落中原北京城。

扇子落在安南国粉珠江里，被一渔翁鱼网捞上。渔翁一看，是十把扇子，金光万道，耀眼夺目。渔翁想，人是三合头升箩七合头命，多到一合要害病。这件宝物，不是我的财我不要，去送给国王，当宝收藏。安南国王见此物离奇，也不敢开启，乃召众臣献策，也无人能识，就在安南国收藏下来。直至今岁安南国要向中原进岁贡了，才差杨方将此扇送进中原，让中原人辨识。他想——

若是中原无人识，怎称大国与强邦。

万岁呀，也是我主洪福大，老臣家藏《十扇绝妙》书。"

弘治皇问："孤的先生，你家何以藏有这《十扇绝妙》书的？""万岁，这说来话长。这《十扇绝妙》书，由安南上空飘落我家祖坟之上，还不知哪朝哪代，被我先祖清明节扫墓时拾得，一直收藏至今，我曾看过几遍，因只见其书而不见其扇，无从核对，也就放到脑后去了。今日一见此扇，其貌、其妙，与《十扇绝妙》书相吻，所以才敢大胆向我主奏上。"弘治皇一听，惊疑不定。"此扇竟是如此厉害，孤家哪里知道？

不是先生知底细，天朝定遭祸临门。

也是先生见识广，才能平安得此珍。

爱卿呀，这十把扇子是个宝，赐与先生相府藏。"

陶彦山连忙叩头谢恩。"承蒙万岁见爱，老臣当悉心为我主保存。"万岁说："因先生识

宝有功，朕当殿再赐你金珠百粒，彩缎十匹，一并带回相府收藏，切莫落入他人之手！”

这时，文班中早就气坏一人。众位，他就是西宫国丈老奸贼严奇。他见皇上赐陶彦山金珠、缎匹，还有十把穿金扇，就心存怨忿，暗恨陶彦山是不仁不义贪财爱宝之辈，真是瞎了眼睛，岂不知老夫的厉害！也不与老夫招呼一声，与我平分，竟自独吞！好，我们骑驴看唱书——走着瞧，包叫你认得我严奇！

严奇奸贼藏祸心，怒气冲冲转家门。
就为这十把穿金扇，惹得两家动刀兵。
相府一门遭涂炭，蹦走了海洪、东斗二星君。

首相陶彦山，从金殿带回十把穿金扇，来到相府，随命家将二名，一个到东书楼，一个到演武厅，将二位公子叫来。这时，二位公子正在习文演武，见家将报说相爷有请，乃各整衣冠，一齐来到高厅，见父礼毕，两旁侍立。相爷说：“孩儿坐下听言。儿呀，为父今日在朝，蒙圣上恩典不小，钦赐金珠百粒、彩缎十匹和十把穿金扇交与为父带回。”说罢，将宝扇放在桌上，父子三人讲究宝扇之妙。这且不表。

丢下前文讲后文，后文再讲另一人。

花开两朵，各执一枝，再讲奸贼严奇。他在朝带怒回来，坐在大厅，二目圆睁，气冲两肋，早有他五个儿子进来。众位，严奇的五个儿子是谁？弟子必须交代。严奇生有五子一女。长子严龙，次子严虎，三子严彪，四子严豹，五子严方，女名严汉莲，西宫娘娘是也。所以弟兄五人称为五位国舅。大国舅严龙一生忠正，全凭仁义礼智处世和平。其余四位国舅，皆是大奸大恶，无所不为，无恶不作，惯抢民女，贪赃爱宝，见财见色如苍蝇见血。单说大国舅严龙，一见父亲面带怒气，忙用好言相问：“爹爹因何事烦恼？”老贼严奇将穿金扇之由说了一遍。严龙说：“原为这件事情，爹爹不必如此恼恨。皇上既赐扇与相府，这是他人之幸。想当年日本国进贡一对白鹤玉杯，乃是你老人家识透此妙，老王成化爷钦赐与吾父收藏，至今未分与他人，你老人家怎么意欲分陶相爷的穿金扇呢？

爹爹不可生妒心，惹得两家不安宁。”

大儿严龙话犹未了，老贼严奇把桌子一拍：“忤逆败子，无才之人，下去，不准多言！”

严龙一吓不哼声，稀稀步子走出门。

二子严虎上前——

未曾开口毒气喷，“爹爹不必怒气生，
要想得到穿金扇，孩儿自会有章程。”

严奇问：“孩儿有何妙计，能将穿金扇取来？”“爹爹，幸好我们手里有玉杯一对，带在身边，去陶府与他将杯换扇，能够将扇子换到我手，爹爹上朝奏他一本，就说他陶彦山带领两个儿子和一帮打手，到我严家抢去玉杯一对，这样，少不得皇上要问他抢宝之罪。”老贼一听，格外高兴，说：“只有我大儿是个逆子。不料我二儿是一张快刀。好，此计甚妙，快去依计行事！”严虎随即带上玉杯，辞别老贼，直扑陶府而来——

有严虎，在路行，直奔陶府，
急急奔，如飞行，一步不停。
今日严虎不去换金扇，太太平平过光阴，
若是去惹陶相府，只恐怕，去时有路回无门。

陶相爷正与二位公子讲到宝扇之妙处，忽有门官来报：“相爷，当朝二国舅前来相见。”陶相爷与二位公子抬头一看，严虎已站到他们面前。与相爷相见礼毕，家童献茶。茶过两杯，陶相问道：“国舅来此，有何公干？”严虎说：“前来无别，因家父与相爷在朝，皇上赐十把穿金扇与相爷带回府中，如今家父意欲一看，故差小子前来与相爷相商，须将穿金扇借与

家父一看，然后送还，不知相爷意下如何？”陶彦山听了此言，就知他不怀好意，是个诓诈之计。随即用眼向大公子陶文灿眇了一眇，暗示他将扇拢在袖中，回室内去吧。哪知陶文灿误解父意，只当是叫他拿出来送与严虎，于是陶文灿随即从袖中现出穿金扇，放在桌上。

严虎见了穿金扇，豹子眼睛圆睁睁。
上前一把夺在手，放开虎步往家奔。

严虎夺走宝扇，陶家父子三人猛吃一惊。陶相爷对大公子破口大骂：“文灿、文灿，你这无智无谋之辈……”陶文灿说：“爹爹，你既借扇与他，为何又埋怨于儿呢？是何道理！”“哎哟，哪个出口借扇与他？”“你不是对我眇眇眼睛，递个眼色，我又何敢现出穿金扇？”“啊呀，我对你眇眼，是叫你将扇藏起，谁叫你送与严虎之手的呀！你这个畜生，这就坑坏为父了。一旦皇上要到穿金扇，叫我拿何物归还？”

陶相爷急得七窍生烟火，二目不住泪涟涟。

陶文灿见此情景，叫声：“爹爹不必如此发躁，谅严虎去而未远，待儿前去夺回是了。”说着，陶文灿放开虎步，出了相府，急不择路，抄小路追赶上去——

大步跨出七尺六，小步迈开三尺余，
威风凛凛赛吕布，杀气腾腾像赵云，
最大步子八尺零，犹如北风送乌云。

抬头一望，只见严虎在前匆匆奔跑。陶文灿大喝一声：“严虎小子站住！为何在我府抢去金扇，不辞而别？”说着，伸出虎爪抓住严虎的腰带，往上一举，用力往下一掼——

只听啪嗵呛啷四个声，严虎他倒地不哼声。

众位要问，怎么人朝下一掼，只有啪嗵一声，哪有呛啷之声的？因为严虎带着白鹤玉杯在身，假意前来以杯换扇的，刚才被陶文灿往下一掼，他怀中的玉杯摔碎了，发出了呛啷之声。陶文灿把严虎掼在地上，气从两肋出，力从拳上来，一连几拳，小贼严虎先前还能吱唔几声，后来竟自不动，一命呜呼。陶文灿说：“你这囚驴装死，倒在地上害我！”于是就到严虎身上翻出十把穿金扇，回转相府，禀报相爷：“爹爹，十把扇子孩儿追回来了。”说罢，将扇子放在相爷面前。陶相爷问：“儿呀，那二国舅怎么肯把扇子还给你的？”“爹爹，实不相瞒，那小贼严虎被孩儿打死在地，得扇而回。”相爷说：“你怎么的呀？畜生，这就不得了啦！”

陶大人急得泪纷纷，骂声蠢子了不成！
打死别人还好说，打死严虎祸不轻。
他妹是西宫贵妃子，父是皇宠国丈人。
严奇他无风也起浪，何况打死他亲生。
相爷心中如刀绞，文灿低头恼在心。
柳氏太太得了信，捶胸顿足手揉心。
不得了啦，相府里面生烦恼，祸比天高矮二分。
夫人正在嚎啕哭，家将前来报恶音。
大厅上相爷吞金身已故，东书楼吓坏了二爷陶文彬。
兄弟俩抱住相爷放声哭，内堂里忙坏了多少家佣人。
慌忙又把公子叫，老太太又悬梁高挂一根绳。
好可怜，弟兄两个哀哀哭，天塌下来哪个撑！
陶文灿哭声如雷吼，陶文彬低哭之音呜呜声。
哭一声父亲如刀割胆，喊一声母亲赛箭穿心。
只为倒头十把穿金扇，害得你二老命归阴。
叫一声爹娘呀，你二老惧势身丧命，苦坏了你二子陶文彬。

陶文彬只是抛来只是滚，滚成潭来哭成坑。“爹娘呀，哥哥一怒打死严虎贼，老严奇决不是个省油灯。他到皇上奏一本，皇上定要发兵来困府门。到那时，哥哥他有一身好武艺，可以抵挡一阵，杀将出去，而我手无寸铁，没有缚鸡之力——

一旦皇上兵马到，我只落得小鸡遇黄鹰。”

陶府上大小人等哀哀哭，只听得街上鸡飞狗跳，人声沸腾——

几百人马穿街过，只当是严家出来抢女人。

大小姐吓得关房门，吓得哼也不敢哼。

这严家兵马为何上街？只因严虎小贼去陶府抢十把穿金扇，老贼严奇在家专等他二子回来。忽有家将报上：“老太师，大事不好，祸闯得不小，二国舅被陶文灿打死在街道之上。”严奇问：“可是真的？”“人命关天，岂敢妄报，尸体还躺在街上呢？”老贼闻听此言，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，吓得面如土色。随叫家将传他们兄弟四人前来。那家将又到里边一报，全家人等，无不吃惊。早有严彪、严豹、严方，这弟兄三人，如狼似虎，拥到大厅会见父亲，商议为二兄报仇雪恨。只有大国舅严龙，两手搂心，说不出口。他并不恨陶文灿打死他二弟，只恨他父亲与四个兄弟，整天不存忠义之心，只仗皇亲国戚之势，贪赃掠宝，见色如命，就不知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之天理循环，报应昭彰，不去抢夺十把穿金扇，又怎能命丧他人之手？况且，陶文灿不是上我严府打死于他，怎能怪罪于人呢？事情闹到这种地步，倒要看看他们怎样对付他人呢？所以他站着不动，也不多言。只有那父子四人在厅上计议报仇。五国舅严方上前说道：“爹，儿有个章程，你老人家快上朝奏明皇上，我与两个哥哥带兵先将陶府围困起来，不让他逃走一人，只等皇上御林军一到——

立即捉拿陶文灿，斩尽他家一满门。”

严奇老贼说：“此计甚妙，你快去点兵带队，速将陶家围住，我亦即刻上朝奏本。”说罢，弟兄三人，擂鼓点兵，五贼严方一马当先，各执刀枪、铁链，直扑陶府而去。所以大家小户，惊恐万状——

只当严家三恶棍，带兵出来抢女人。

眼看兵马三百整，拿陶府围得紧腾腾。

这时，陶文灿正在恸哭父母，悲愤至极，忽听家将来报：“大少爷，大事不好，外面来了严家许多兵马，已将府门团团围住，望大爷快拿主张！”

这一来，激怒了海洪陶文灿，吓坏了东斗陶文彬。

他们兄弟二人，连忙把十把穿金扇，各执五把带了随身。陶文彬跑上东楼去躲避，只听得——

门外人马吼叫声，陶文灿怒火心如焚。

他捏一捏拳头，紧一紧腰带，跑到门外，想看个究竟，偏巧碰上严方进门。陶文灿怒火中烧，一把抓住严方——

严方也未会过神，呼咙嗵掼倒地埃尘。

古人之言，冤有头债有主。你严家上门抢扇，复又私自用兵围困相府，这相府之人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随即用一只虎脚踩住，双手抓住严方的一条腿往上一撕，只听咯嚓一声，

把严方撕成两半爿，左右两腿把家分。

陶文灿抓住严方血淋淋的一条腿——

就势当作兵器用，横扫敌军打出门。

严家那些兵将见五国舅挨撕身丧命，陶文灿如此利害，还有哪敢抵挡！

吓得四处奔，逃灾躲难苟偷生。

严彪严豹人两个，如兔见黄鹰寻躲身。

再说，老贼严奇上朝奏本，越众出班，来到白玉阶下，倒身跪地，二目流泪哭奏："我主万岁，万万岁，陛下隆恩！"弘治皇一见，"孤的国丈老太师，为何二目流泪，当孤家讲来。"严奇说："万岁在上，因臣的二子严虎被人打死，乞吾皇为老臣伸冤理屈！"弘治皇问："有谁如此大胆，敢将孤的国舅打死？"严奇道："打死我儿严虎，并非别人，乃当朝首相之子陶文灿。""陶彦山乃孤的御先生，他的儿子陶文灿为了何事将二国舅打死？"严奇道："只为十把穿金扇，主公赐与陶相收藏，老臣意欲到相府见识一番。又怕陶府不肯，遂命二子将白玉杯带去与他换扇。陶彦山他回绝不换倒也罢了，谁知他纵子行凶，叫他儿子陶文灿当街打死我二子严虎，并打碎了一对白玉杯，现在尸横赤地，惨不忍睹，求万岁为老臣作主！"弘治皇一听，大发雷霆："原来为的十把穿金扇，这是我钦赐与他相府，你怎么可私自换扇？明系换扇，实是去抢不成！依朕看来，莫说打死一个，就是打死两个，也是白送！朕念你是西宫国丈，不然定当不饶，还不快快下殿，毋庸多说！"

老贼听到这一声，揩揩眼泪往肚里吞。

一本还未奏得上，凶讯接踵又来临。

什么凶讯？朝外来了三国舅严彪、四国舅严豹，在午朝门外等诏。皇上说："宣他们上殿。"那严彪、严豹来到阶下，二十四拜："我主龙驾在上，臣的五弟严方又被陶文灿撕成两爿，望万岁为我等伸冤！"严奇听报五子严方又被陶文灿打死，悲恨交加，复又苦奏。皇上问："陶文灿为何又打死严方？"老贼奏道："因打死我二子，人命重大，故差三子严彪、四子严豹、五子严方，领兵先围陶府，防他逃走，不料他又打死了严方。倘若我主不为这两个死鬼伸冤，这就冤沉海底，老臣也不要性命 。"皇上一听，格外大怒。"大胆狂贼——

你目无王法仗朕势，擅自用兵罪不轻。

纵然陶府犯人命，也要圣旨才发兵。

左右殿官听令，将他父子三人拖下阶去！

只因你是老国丈，不然作两次欺君定罪名。"

皇上正要退朝，又有皇门官来报："万岁，且慢退朝，今有当朝首相陶彦山吞金身亡，柳氏夫人自缢而死！"皇上一听，大吃一惊，当即问道："可是实情？"报事官道："人命关天，当万岁之面，岂敢玩笑！"弘治皇连忙下旨，命逍遥王柳涛前去查察。

柳涛伏下接圣旨，陶相府上看真情。

再说严奇父子三人挨拖下殿并未回家，直进西宫，哭奏于贵妃严汉莲去了。严汉莲虽为西宫娘娘，并非是贤德之人，仗她做了西宫娘娘的身势，妖淫乱宫，全凭美色迷君。真是一家人同出一家门，父女俩是一样的货。听说她两个哥哥命丧陶文灿之手，切齿痛恨地说："爹爹与二位兄长暂且回去，孩儿自有章程为二位屈死的哥哥报仇。"严奇说："这两条人命，千万在心，为父拜托，望多多进上枕边言。""爹爹，女儿知道。皇上顷刻回宫，你们快回去吧。"不多时刻，皇上散朝回宫，西宫娘娘早已设筵等候。皇上一见，龙心大喜，邀西宫同坐，宫娥执壶，陪他吃酒。正饮之间，严汉莲满面生悲，双目流泪，欢无半点，恨有万千。皇上说："我的美人哪，俗说耕田寻耙，吃酒寻话。今日怎泪比酒多，悲比喜多，是何意思？对孤言明，孤当为你出气。"严汉莲说："主公既有怜小妃之心，容妃一奏——

我主呀，小妃不恨其别个，只恨陶相府上人。

只为换扇根由起，活活打死奴兄长两个人。

这两条人命冤似海，怎不叫奴苦伤心。

我父已到殿奏过本，你主公，为何把他拖出午朝门。

严家这等冤枉难以伸，奴父性命定难存。

格主公，今日求你开恩，为奴家报仇。奴父连丧二子，伸不到冤，理不到屈，就这样白白

挨陶家打死?如此含冤负屈,奴父将不是恨死,就是气死,严家不就此完结!"

弘治皇一听,又恼又恨。"严妃,你且平静,不必烦心。今晚提起你严家之事,还不能怪罪于陶府哩——

相府的金扇是朕赐,你兄明借暗抢是真情。

他欺君罔上本有罪,不可胡乱报冤仇。"

严汉莲说:"主公,想我两个哥哥被陶文灿打死,怎么又是胡乱报仇?难道陶家之人被严家打死?"皇上说:"你只知兄长身死之恨,不知你父兄违背圣旨,私夺国宝,擅自用兵,围困陶府,那陶文灿岂受无旨私困这胡为!理该打死,毫不冤屈,你也不用多烦了。"严妃说:"照此说来,我两个哥哥之冤,只好石沉大海?如此,奴也生无何求,一死了之!"说罢,手扯罗裙掩面,对准那根梁柱撞去,轰通一声,倒在平地,直手直脚,像死去一样。宫娥彩女报——

"万岁哎,娘娘撞柱倒在地,不知可有命残生。"

弘治一见,怒发冲冠,执指一指:"你这无德妖妃,你父兄、父女全是目无王法之辈,莫说你当朕撞头,纵然死了,又何足惜!"那些宫娥复去看时,果然娘娘死了。报:"万岁,娘娘一命完了!"弘治皇听得娘娘果然死了,龙心转念:"孤王不该用言语激她,谁知她会执意如此,叫我怎不悲伤啊!哎、哎、哎哎。"掉下龙泪,放声大哭——

"美人呀,你怎一气之下就撞死,只就打碎了玉石盆。

早知你真撞柱死,朕该准你把冤伸。"

皇上话言未了,只见娘娘叹气翻身,口喊:"冤枉啊——

我严家冤枉沉海底,请不动吾皇把冤伸。"

宫娥说:"恭喜主公,贺喜万岁,娘娘醒过来了。"皇上满心欢喜,叫宫娥扶起美人,用心服侍。严妃问:"主公何在?"皇上说:"孤家在此,美人尽管回宫养神要紧,孤王明日早朝,定当敕查此情。"

次日五鼓三点,君主坐殿。

文听钟声朝皇驾,武听鼓响拜明君。

众臣已到,分文武两班站立。早有逍遥王柳涛出班交旨奏道:"臣奉旨去相府查察,陶彦山果然吞金而死,一品夫人自缢身亡。"弘治皇听得御先生确系身亡,龙心大怒。众位,为何这时皇上对陶家发怒?关系到御先生在世,不便袒护严家,更不能向御先生下手。这叫人在人情在,人死两分开。这下,证实陶相已死,陶文灿打死两条人命,造成他父母双亡,身当不孝之罪。随即传旨,命过山王金刀王善,领兵捉拿陶府全家,切勿放走一人。金刀王善当殿领旨,到校场领兵去了。再说逍遥王柳涛向着他儿子太平王柳让递过眼色,暗示他上殿领旨带兵,协同王善去围困陶府。太平王领悟父意。连忙上前奏请皇上带兵相助。弘治皇十分高兴。遂发两支兵马,把陶府紧紧围住。这时,早有严奇父子在内叫喊:"各兵将谨防陶文灿逃走!"陶府人等惊得慌慌乱乱,只有陶文灿早把钢刀一口,紧握在手,来到厅前,对着严家父子高声大骂:"我把你这严奇奸贼——

用女儿换顶乌纱帽,用女儿换件紫罗袍。

不怕愧吃女儿裙边饭,不怕千载臭名万古标。"

陶文灿越骂越有气,只听御林军中喊声高。

"陶文灿你这小逆种,还不出来受钢刀!"

金刀王善协同严奇喝令众将到里边动手捉人。太平王柳让也叫道:"你们要防陶文灿上屋登高逃走!"众位,太平王柳让与陶文灿是嫡亲表兄弟,柳氏夫人是柳让的姑母,所以柳让叫喊乃是暗打兆语,叫他登高逃走。陶文灿听到柳让的叫声,即知其意,随即来到天

井，纵身一跳，上了屋檐，往下一看，只见人马如潮。陶文灿一声叫喊："你们这些囚徒，不要走，看老子的法宝取你的性命！"下面的兵将听说用法宝使来，吓得往开一让，陶文灿顺手抱起数十片瓦，"咣啦"一声，往下一掼，陶文灿趁着瓦碎之声，跳下屋来。众兵将惊惶未定，不敢近身，四散奔走。而陶文灿也不追杀，放开虎步而逃。众兵将见陶文灿逃走，齐声喊道："大叛逃走了，快快追捉回来！"早有太平王柳让看在眼中，亦喊："分头追赶，不可聚在一处。"众兵将四散追赶，柳让单身一人来到一僻静地方，指点他表弟陶文灿从东水关逃走，说，"其他地方皆有官兵把守。"这东水关早有四将，即董戈、乔虎、张龙、李奇在此把关。一见陶文灿到此，皆知陶府受屈，忠良有难，不加阻挡，开关放行。这四将自知回朝难以复命，就在东水关当着柳让之面，撞头而死。偏偏有四名更夫，不识时务，要捉陶文灿，被文灿当场杀死，用他人头之血当墨，看看四下无人，在城门上写了一首反诗——

五湖四海任我游，好似鳌鱼脱钓钩。
手下若有三千卒，定夺大明数百州。

陶文灿在城门留下反诗一首，直扑阳关而去。

再说御林军涌进陶府捉人，可怜二公子陶文彬见兵丁涌来，两眼掉泪，战战兢兢，哭上东书楼——

"爹娘呀，孩儿今日落贼手，要想活命难上难。
倘若兄长能逃脱，父母要照应二三分。
孩儿若落奸人手，只好枉死城里会双亲。"

陶文彬哭声未止，只听楼下挨杀得鬼哭神嚎。又听楼梯上有足迹之声，原来是兵将上楼。陶文彬一惊之间，就不要命了，两手撩衣遮面，倒不如跳楼而死，免得死于奸人刀下。随即苦苦暗叫："爹呀，苦命的娘呀，孩儿见你们来了！"纵身往下一跳。

只听风声呼呼响，刮进一座大花园。
轻风送落桂树下，汗毛总不伤一根。

这花园就是领旨捉拿陶府那个过山王金刀王善的家宅。陶文彬落在一棵丹桂树下，想起父母及全家的遭遇，心如刀绞，肉如钩搭，不觉大哭起来。

陶文彬，泪满腮，心惊胆颤，
哭一声，二双亲，苦坏儿身。
兄长不知逃何处，不知家人命何存。
我今落在这花园内，未知何时能逃生。

这边陶文彬泪纷纷，那边陶家家人一个个被绑得紧腾腾。

捉住陶家一百零四口，逃走了文灿与文彬。

过山王上殿交抄斩旨，柳王爷也上朝交查察文。弘治皇听报陶文灿兄弟二人皆逃走，恨他们斩草未除根。

万岁正发无名火，巡街御史又报上门。

"万岁在上，陶文灿从水关逃出，打死守将四名，杀掉更夫四人，在城门上留反诗一首。"巡街御史又将反诗原原本本，一字一句念上一遍。弘治听了更加动怒："原来陶文灿久有反意，孤王哪里知道。"遂叫两旁武士，将陶彦山夫妇死后斩下人头，全家人等一个不留，满门处斩。而老贼严奇将陶家资财，囊刮一空，私抄归己。并将陶府百零四人的尸体，在陶府院内，挖了个大坑，葬了个肉丘大坟。这时，皇上又下旨绘画陶文灿、陶文彬二人的面貌画册，张挂到各省州府县城，捉拿逃犯。并写明：隐藏者，与陶逆同罪；擒获者，官升三级。不愿为官者——

有两皮肉换两金，一两骨头换两银。

图像张挂十三省，各州府县总知闻。

陶文灿自从逃出东水关，一心到湖广襄阳去投亲。原来陶文灿有一姑父大人，姓赵名霸，在湖广掌管六府兵权，所以陶文灿一心到湖广投奔姑父，意欲借兵报仇。怎奈身无分文，只有五把穿金扇在身。事到如今，万分无奈，忍饥挨饿，非止一日。来到广陵扬州，进了钞关门，实在腹中饥饿，浑身无力。俗话说：人是铁，饭是钢，肚子里没有钢火，怎能行走？不觉来到一家茶店门口，摆着热气腾腾的大糕馒头，脚下走不向前。陶文灿想：人到难处，也顾不得羞丑。这叫人穷志短，马瘦毛长，脸皮老老，捞它一饱再说。想罢，信步走进茶店。店内堂倌问："客官是吃茶还是吃点心？""你这笨东西，当然既吃茶也吃点心，先用洗脸水与我洗脸。"那堂倌端水泡茶，接着端出六个大馒头上台。陶文灿饿得祖宗亡灵在眼前转，恨不能要替他死去的父母也吃上一饱。他一口点心一口茶，一口气吃下六盘，六六三十六个，连茶钱一共三百六十余文。

陶文灿吃了一大饱，抹抹嘴巴就动身。

堂倌说："客官，你三百六十八文的点心钱还不曾付哩！""堂倌，这笔账先请你记上，欠一欠，等我投亲回来如数奉还。""哎，我家店内与你无人相识，你又不是扬州人，这笔账不能欠，请你想想法子。"陶文灿说："不论哪里人，欠账总是要还钱的。你这人不要瞎了眼，爷爷说过，投亲回来还钱！"说着，直往外边走去。堂倌一听，说他瞎了眼，受了侮辱，更加光火："你这混账哪里走？"说着，上前一把抓住陶文灿，举拳就要打。正在吵闹之间，惊动了店家老板。这老板姓贾，名叫贾志成，夫人王氏，年过半百，膝下没有男女，系扬州本城人氏。见堂倌与人吵嘴，连忙走出来问道："为何事争吵？"堂倌说："这人吃了馒头不给钱。"贾志成说："你们两下松手，有话好说。"陶文灿如此如此向贾志成说了一遍。贾老板看看这人品貌不俗，说道："客官，这几文钱不要紧，算我贾某会东，请坐，不要动气。请问你姓甚名谁，家住何方？到此何干。望客官讲明。"陶文灿说："店主呀——

要问小子名和姓，家住燕山北京城。
邹家庄上是独姓，邹文灿是我乳时名。
只因家宅遭天火，父母火中丧残生。
伤心啊，小生独自难生存，经此到湖广去投亲。
只因囊中无分文，拖欠饭费又不成。"

"哦，原来是邹大相公。眼下正逢天气寒冷之际，相公身上又没盘费，如何能去。但不知相公识字与否？"陶文灿说——

"幼年读过孔孟书，稍知礼义略懂文。"

贾老板说："既如此，老汉有事与你相商，不知相公意下如何？"文灿说："承蒙优待，小子无不依从。"

"相公呀，你就在我店中管账目，开年春暖再投亲。"

陶文灿暗想，只好将机就计，混到开年再走。

"老伯呀，既蒙大人以雅爱，谨遵台命当依从。"

陶文灿在贾家茶店做事，聪明能干，勤劳诚恳，贾志成夫妇欢喜不过，请人说合，将邹文灿收为义子。贾志成高兴得大办筵席，敬神酬宾，钞关一带的邻里好友前来恭贺，一连吃了三天喜酒。

钞关上有一位关官，姓秦名标，身边还有一位师爷，姓张名龙。说起这个张龙，武艺高强，刀枪棍棒之类兵器上的工夫，不在人下，所以关官秦标，爱他文武兼容，收他做了代笔师爷。但张龙手下有跟他学武的徒弟三十多人，每月俸金三百余两。张龙每日清晨，带领这些徒弟来贾志成店内吃茶，但见这些人一进茶坊，就打拳踢脚，陶文灿看在眼里，心里暗

想：他们只能在扬州称强，算不上什么高明，因而看不入眼。次日早晨，张龙又带徒弟来吃茶打拳，陶文灿就从柜台内走出来说："各位先生，兄弟也有一手毛拳，凡拳法棍棒，都不能用呆定之法，固而不化，宜相应变化，方为正理。"这班人见陶文灿说出这句话来，心里有些不悦，暗中骂道：这小子是哪里来的，敢说我们的不是，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活法！说道："你这位朋友是哪里来的？"贾志成连忙答话："各位先生，他是我新收的义子，望各位包涵！"众人道："谅你的义子，颇有点本事，请他赐教一套，与我们看看怎样？"陶文灿连忙转身，把手一拱道："各位先生，小的现丑了。"众人说："不必客气，请了。"只见陶文灿神态自若，步法娴熟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灵活进退，滴水不漏，耍了一套金蝉脱壳之法，博得众人喝彩。张龙一见，暗自赞赏。随即来到陶文灿身前，抱拳一揖："公子，我真是相见恨晚，不知可愿屈尊到我处教他们学艺？""在下不才，教字不敢，与兄弟们相学相练是了。""公子如此把光，就这定了。"

每月薪金二百两，喜坏了贾家二大人。

陶文灿在钞关当教头，时不多久，朝廷捉拿陶叛的面貌画册挂到扬州——

陶文灿暗自吃一惊，从此处处当好心，

日间不敢街坊上走，推故托事夜间行。

众位呀，暂且不提陶文灿，再讲二爷陶文彬。

陶文彬落在王家花园，他不知金刀王善是严奇老贼门下的人。王善未生多男多女，只生一女叫王素珍。说起王素珍，她武艺高强，可称女中之英，

外号叫神刀手，是金刀圣母的小门生。

王素珍闷坐高楼上，四肢无力少精神。

口喊："荷花、海棠，你们到花园打扫打扫，搀我到花园里透透气，散散心。"两个梅香献殷勤，把园内扫得干干净净，来到绣楼——

请她小姐下楼门，荷花海棠紧相跟。

主仆三个花园去，赏花观景散散心。

来到花亭之间，王素珍说："我们来此散心，现在天寒地冻，无多少可赏之花，亦无彩蝶可扑。我们来吟诗作对如何？我出一付上联与你们去对，对将出来，赏你们一席美酒，对不出来，重罚你们不才之罪。"荷花、海棠说："保你小姐对得出来，吃你的喜酒。""奴才，我有什么喜酒可吃？""小姐，恕我言词不当，是吃你的赏酒。""好哇，这还差不多。"王素珍转动秋波，见到梅花树下阴凉之处积雪未化，就以雪景为题吟道："雪地鸦翻好似梨花乱洒墨数点；"王素珍说："你们对吧，快快对来！"两个梅香你看她，她看你，二人相对翻眼皮。荷花说："海棠妹妹，我你不用翻眼皮，古语说，要得诗对成，只要嘴里哼，哼它几十声，功到自然成。"这不——

你一句来她一声，声声句句不成文。

陶文彬听了干着急，要出声来又不敢哼。

主仆三人，自午后进得花园来，直到红日西下，两个丫环也未能对出来。王素珍说："对不出来，今晚你俩休想上楼。"陶文彬听了着躁。心想，她们不上楼，若是我挨她们看见了，逃不走倒还罢，挨她家送上朝廷，哪还有命！这时偏巧有一群鸿雁从上空飞过，触景生情，下联在胸。陶文彬想，我来轻声送个下联给她，让她早点死走，不要在这里害我。这时，荷花又哼："雪地鸦翻好似梨花乱洒墨数点。"陶文彬轻声说："霞天雁过犹如鸿颈坠书字三行。"陶文彬吟完下联，把她们主仆三人吓了一跳。两个丫环说："哪里来的人，快去把他捉住，不要放走。"王素珍说："慢来，让我去看一看。"王素珍寻到桂树下一看，虽然外面天色将暗，但看得出此人好像面熟，吓了往后一退，对两个丫环说："这不是对门陶相府的二公子陶文

彬吗?我的梳妆台对着他的东书楼,常常见他在上面读书,所以相识。可怜只恨昏君不明,任邪用奸,只为十把穿金扇,害得他全家丧命,但不知他怎样落到我家花园里的?好一位俊俏书生,胸藏锦绣,腹隐珠玑,真是好人多磨!"王素珍暗想——

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
转过身来,对两个丫环说:"奴家欲去问问他,怎奈男女有碍,又怕你们要走漏风声。"二丫环深知小姐的心思。荷花说:"你只管去与公子谈话,当着海棠妹妹在此,我把话说明了,哪个走漏风声,叫她一世没饭吃。"海棠说:"哪个出去告诉别人,叫她一世没衣穿。""好,只要我们不对外说,难道小姐上街去贴告示?"王素珍说:"你们两边去看住点,恐别人进来,观之不雅。"王素珍稀稀步子来到陶文彬身前——

陶文彬吓得两腿像筛糠,牙齿敲叮哨。

战战兢兢如同踏在薄冰上,顷刻之间要下河塘。

"小姐呀,高抬贵手饶恕我,黄沙盖面不忘恩。"

说着,陶文彬就要向小姐下跪。王素珍连忙一把扶起。"陶二公子,奴来并非歹意,望公子不要害怕。因你全家被害,不知你如何落到我家花园来的?幸遇奴家,若遇别人,风声出去,奸贼耳目众多,况且现在张挂你兄弟二人图像,叫我有何妙计搭救于你?"陶文彬说——

"只求小姐放我去逃生,我剜肉烧香报你恩。"

王素珍一想:"公子呀——

放你逃走不费难,只是何日得相逢。"

不料荷花、海棠走过来说:"请小姐上楼,现在已是二更交初。"王素珍说:"我上楼不关紧要,只是时值天寒地冻,陶公子在此,岂不活活冻死!"两个丫环早已看出小姐有意于陶公子,乃暗对小姐说:"你且请回高楼,这里的事,包在我们身上,望小姐不必担心。"说罢,王素珍回楼去了。

两个丫环商议一阵,荷花说:"海棠妹妹——

我们今日来做红娘,引他公子上楼房。

日间躲上床顶板,夜来二人睡一床。

一可搭救陶公子,二度小姐过春荒。"

二人计议停当,对陶公子说:"相公,你不能在花园过宿,倘被他人看见,很不稳便。"陶文彬说:"二位姐姐,只要你们打开园门,小生趁此黑夜便可逃走。"荷花说:"我们放你不难,只是有人要向我们要人,如何是好?""有谁向你们要人?"海棠说:"我家小姐向我们要人。你岂不知小姐有意搭救你吗?""如此说来,小生的性命全赖于二位姐姐了!"说着,三人一齐上楼。王素珍暗自欢喜:"难为你们二位了。""这倒不要紧,只望小姐不要像有些吝啬人家,'新人进了房,媒人甩过墙'就是了。"王素珍腼腆用手一指:"死丫头,嘴不饶人,快去安睡吧!"梅香顺手替他们把房门一关——

讲讲说说鱼得水,轻弹细唱燕穿梁。

众位须知,王素珍自幼许配五国舅严方,直到严方被陶文灿打死,她并不生悲。因见严方奸恶放荡,早有不愿之心——

恨不得要点点蜡烛烧烧香,他早死一天好一天。

东书房里陶文彬,早已进入她眼帘。

就此陶文彬祸中得了福,王素珍苦中得了甜。

陶文彬自从上了王素珍绣楼——

日间藏在床顶板,晚来鸳鸯共枕头。

光阴似箭,日月如梭,不觉王素珍有了身孕,面黄肌瘦,吃食拣嘴——

腰坠背酸浑身疼，四肢无力少精神。

偏遇荷花、海棠两个丫头，她们不是生儿育女的过来之人，不懂得小姐是病喜。只当是小姐生了病，连忙去报与王大人和太太得知。王善夫妇一生无子，只生一位小姐，爱如掌上明珠。听到小姐有病，连忙着人到太医院请了一位老太医先生来隔床牵丝搭脉。太医暗吃一惊：乃是喜脉。连忙问王善大人："令爱可曾出室？"王善说："小女尚未择偶，她的病症如何？"太医暗叹：幸好喜脉二字未曾出口。乃道："王大人放心，小姐是患的十月鼓，不关紧要。"王善一听，倒也吃惊。复问："先生，何谓十月鼓？"太医自觉漏嘴，遂改口道："是日月补，不是十月鼓。因小姐久居楼上，长时受不到日月光照，要补足日月光辉，再服些药，多晒太阳自会好的。"

王善听到这一声，心才放到足后跟。

王善接过太医开的药方，交与荷花上街抓药——

又称银子二十两，赏与先生转回程。

荷花上街抓药，偏遇那药店小倌精细不过。他说："这方子是孕妇吃的，用丹竹叶做引，不宜多吃，只好随意而饮。"

荷花听到这一声，心里明白八九分。

荷花将药拿到楼上，就把这事告诉海棠。海棠说："你这是告诉我，在老爷和太太面上万万不可说的。如说了出去，我你是陶文彬牵线之人，引他上楼的，不但我们和小姐难有命，连害陶公子也要挨杀头。姐姐，我你要当心，不能无意中漏出嘴。"荷花说："这我知道。但这副药要不要给小姐吃？""不能给她吃。假使小姐的喜胎打下来，那就丧了大德，对不起陶姑爷了。"荷花说："那就将药与药方一同抛入枯井之中，免得外人知道。"

两个梅香手脚慌，枯井之中沉药方。

二人回楼，悄悄将此事告诉小姐，又对陶文彬说了一遍。陶文彬屈指一数，王素珍足有五个月身孕，将来肚腹越大，难免要被她父母看出。再则，我陶文彬终日屈居床顶，也十分难受。随即叫丫环将楼门关起，与王素珍计议章程。

王素珍说："相公，你不要急，也不用慌——

我虽是个女流辈，不是无智少谋人。

你且扮作梅香样，充当新买的小梅香。"

这下，荷花、海棠捧出花衣花鞋，把陶文彬叫到梳妆台前——

大红头绳绕七绕，八宝环子挂耳梢。

杭州花粉搽白脸，口点胭脂赛樱桃。

雪花丝裤管又大，三寸横量脚不小。

就是这双鳊鱼脚，不像丫头女窈窕。

荷花说："姑爷，你男扮女装，去向小姐端茶送汤。"陶文彬用手指对她额上一指："死丫头，殊不知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不要说送汤，就是倒盆，也只好听小姐的吩咐。"海棠说："姑老爷，你这身打扮呗，从此走路身子要学轻飘点，说话声音要放细软点，最好向我与荷花姐姐学它两三天，看看像不像个好梅香。"哎，陶文彬读书聪明，学女人也伶俐。他在楼上学了两天——

走一走，摆一摆，窈窕淑女，

说句话，多柔软，鹦鹉之声。

喜煞小姐王素珍，笑坏了丫环两个人。

正在她们发笑时，楼下丫环报："太太上楼来了，快开楼门。"王素珍闻报，连忙起身，开门迎接。太太来到楼上，丫环献茶。太太用茶过后，问道："女儿这些时来，身体好吗？""多谢

母亲惦念，女儿病势已好，请母亲放心 。”“儿呀，自己身体靠自己保重，别的事情不用烦神。”“母亲，我无所烦神，也无所操心。”太太在楼上与小姐闲谈了一会，看见楼上多出一个人来，问：“儿呀，你楼上只有荷花、海棠二人，如今又多一个是谁？”“娘，这是女儿托张妈妈才买来的。”“买了多少银子？”小姐说：“花去五十两银子，实在不贵。”太太一看，忙说：“实在不贵，人品不错，清清秀秀的。儿呀，娘的经堂里正缺一个使女，叫她跟我到经堂里去，早晚侍奉于我，但不知她叫什么名字？”小姐说：“刚来几天，还未取名，请母亲替她取个名字。”太太说：“她新买来的，就叫新来吧。”小姐说：“好的。”太太说：“新来，跟我到经堂里听听使唤。”这时，陶文彬心里像十五个吊桶打水——七上八下，跳个不停，眼睛只朝小姐与荷花、海棠身上翻。荷花心领神悟，晓得公子的难处。随向王素珍小姐使个眼色说：“小姐，新来妹妹去太太那里听唤，我同她到内房去拿点洗换衣服带走。”王素珍会意，说：“好的。新来，跟荷花姐姐去拿点衣服，跟太太下去。”陶文彬跟荷花来到内房，荷花用嘴贴近陶文彬的耳边，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通，随即捧几件衣服对陶文彬手上一塞，说：“不要慌，胆大点，包你太太平平回来。”

新来挽住太太手，兴致溜溜下楼门。

太太把新来带到经堂。“新来，替我把地扫一扫。”陶文彬乖乖巧巧，拿起扫帚，故意在太太面前用扫帚柄在地上画来画去。太太说：“新来呀，你怎这么个扫法，看你人倒生得眉清目秀，做起事来怎笨手笨脚。扫地末，应当将扫帚把子朝下，怎么拿扫帚柄朝下，这是怎么扫法？”陶文彬羞得满面通红，连忙把扫帚顺过来，东一扫，灰向西，西一扫，灰向东，一下扫到下晚，扫得沙灰蓬蓬。太太说：“今晚不用上楼，就在经堂内与我同宿。”陶文彬明里答应，暗里在想，你留我在经堂里过宿，我要闹得你不得安宁，自然要把我送上楼去。太太说：“新来，关门睡觉，明早起来，替我到佛前点香。”陶文彬把门一关，牵好床铺，脱了鞋，就在太太脚头睡下。不到一刻工夫，陶文彬故意鼾声如雷，翻身打滚。二足一蹬，呼嗵一声，被窝翻身，把太太蹬了对里床一滚。太太坐起来，把被窝扯扯好，叹道：“我怎前世里作得孽，买到你这个疯婆子！起来，起来，替我死上楼去！”陶文彬假装不醒，故意格外打呼。太太没法，只好把他推醒：“新来，快快醒来，替我上楼去睡——

只有小姐欢喜你，不要在经堂里吵神明。”

陶文彬说：“太太，这深更半夜的，叫我再去吵小姐？留我在此过一宿，明天再走也不迟。”“啊依喂，你这蛮囚——

如果留你到天明，我一夜总不得闭眼睛。”

“太太，我不去。”“不去也得去！小姐欢喜你这便宜货，我不要你。你去吵她。”文彬他——

场面在那发诈杠，骨里笑了肚子疼。

这时，王素珍与荷花、海棠还未熄灯，静听陶文彬在太太房里做的什么把戏，猜到太太一定要送他上楼，所以坐着等他。荷花在楼上问：“哪个上楼？”太太说：“是我送新来上楼。”荷花说：“太太，你留新来在经堂里过宿的呢？怎又送她上楼？”“不要提起这个丫头，她是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——

看看人倒聪明很，骨子里是绣花枕头稻草撑。

你们爱者收她去，非关我老身半毫分。”

荷花说：“太太，我送你回去？”“不用了，我自个儿走吧！”

陶文彬嬉皮笑脸上楼门，四人笑了肚里疼。

一夜话语休提表，金鸡三唱天又明。

天明各自起身，梳洗完毕，用过早膳之后，忽有报事梅香报到楼上，楼下来了方翠莲千

金，要会我家小姐。王素珍说："请她进来绣楼相见。"梅香遵命出去迎接。

众位，来者这位方翠莲小姐，她是都御史方廷之女。方廷还有一个义女。说起方廷的义女，即弘治皇的正宫娘娘马兆荣。马兆荣是山东济南府人。她父名叫马小山，系一榜文举出身。因避兵乱，领一家人等逃到江南嘉兴府兴水县花金龙府中教书。后被奸人暗算，借银索婚，欲占马兆荣为妾。谁知马兆荣情愿卖身为奴还债，誓死不卖与他人为妾。头一次卖与柳树春为婢，帮衬银子了事。第二次卖于方廷老大人家，收为义女。后来弘治皇将她选入正宫。所以方翠莲与马娘娘是恩姊义妹，方小姐与王素珍又是表姊妹，又受同一师父传艺，都是金光山金刀圣母的门徒，既是表姊妹，又是师姐妹相称。

报事梅香将方翠莲接到王素珍绣楼，见过礼，献过茶。王素珍道："方贤妹，我你长久不见，不知今日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，真是三生有幸！"方翠莲说："姐呀，自家姐妹，何用客气。自从仙山一别，常常把姐姐挂念在心，只为我父明日是六十寿辰之期，故而特来请姐姐到我家吃寿面的。"王素珍说："愚姐理应到时前去拜寿，何劳贤妹相请。"众位，方小姐这一请，王素珍惊喜交加。惊的是有孕在身，难以见人；喜的是正好到城外找个僻静的地方分娩。再则也要打发陶文彬往湖广投亲，借兵报仇。说道："荷花、海棠，还有新来，你们三人各自收拾收拾，同奴家去方府拜寿。"方翠莲见王素珍楼上三个丫头，荷花、海棠皆是面熟，只有新来未曾见过。只见她生得眉清目秀，煞是喜人，乃轻启朱唇问道："素珍姐呀——

你原来只有荷花与海棠，何时又添个好梅香？
看她非是小家女，定是宦家的好姑娘。
举止言谈不轻狂，真是贵人还用贵梅香。"

王素珍说："贤妹，你过抬举我了——

如是贤妹能见爱，让他侍奉你身旁。"

方翠莲说："姐姐，你能让我能受，

得恩之处我永不忘。"

王素珍说："新来倘有不是处，

切莫出口将她伤。"

方翠莲说：

"愚妹岂无容人量，姐姐不必挂心肠。
今当荷花海棠面，就此认定无悔言。

姐姐，就此说定了。外面天色不早，请你们收拾动身。"说罢，王素珍连忙带领三个丫环与表妹方翠莲一同下楼，拜别爹娘，往方府而去。来到方府，进了方小姐绣楼，方翠莲茶点款待，吩咐摆酒。只有王素珍暗中与荷花、海棠定计，说道："你们今晚，各自用心将方翠莲劝醉，奴家重重有赏。"荷花说："我们是陪你来拜寿的，怎好把主人劝醉！"王素珍说："其中有妙计可施。"于是便如此这般地对荷花说一遍。荷花说："劝酒必须要你小姐领头，我们做奴婢的不好放肆。"说话之间，楼上酒筵已摆整齐，方翠莲邀王素珍入座。陶文彬坐在方翠莲对面，王素珍坐的一边靠陶文彬，一边靠方翠莲，荷花、海棠与王素珍对面而坐，执壶斟酒。王素珍说："贤妹，我们姊妹自仙山一别多时，今日晚间同宴，实乃万幸！明日又是表伯六十寿庆，真是双喜临门，应该高兴一番，痛饮一次。痛快饮酒，还是吟诗，还是作对，以助酒兴！"方翠莲说："吟诗作对，均由姐姐作主。"王素珍说："请贤妹出题。"方翠莲想了一会，从头上取下一朵珠花放在台上。王素珍说："我只当以什么博古为题呢，原来是珠花一朵。"说着，向陶文彬递个眼色，陶文彬会意。王素珍说："贤妹，恕愚姐偷懒，这个题，让我的'新来'为奴代劳。""新来"说："奴婢不才，遵命现丑。"说罢，随口吟道：

芳枝作合伐枝头，行客村前醉不休。

斜出萧墙春正暖，不施胭脂自风流。

陶文彬吟诗完毕，方翠莲夸赞不已。原来这新来是有才有貌之人。王素珍说："贤妹不要夸赞，请你对答一首，如不把光，罚酒三杯。"方翠莲说："姐姐，愚妹也不必现丑，仍请新来再吟一首。"王素珍说："那要罚酒六杯。"随即在席上斟满六杯，方翠莲一饮而尽，说道："只要你们吟诗，吃酒自有小妹。"荷花朝陶文彬递过一眼，陶文彬察颜观色，又吟一首：

一枝春寄小江南，独自冰霜独自寒。

淡月西厢情逗处，玉人和泪倚栏杆。

方翠莲说："好诗呀好诗，说到奴的心坎处了。"王素珍说："说好诗，还要罚酒。"又是三杯，三三共计九杯。早有荷花、海棠存心——

你三杯他三杯，杯杯盏盏不推诿。

方翠莲喝得酩酊醉，乘兴又要两三杯。

王素珍说："你不能再喝了，也不必再吟诗，如有兴致，明日再饮。"说罢，叫荷花、海棠扶方翠莲上床休息。一面对陶文彬说："方小姐已有爱你之心，所以我与荷花、海棠定计，借吟诗作对，把她劝醉。如今已中机关，可以暗作秦晋之好。即使方翠莲酒醒之后要娇，只要你竭尽才华之能，以好言相慰，谅她方翠莲也会成全于你。如你得到方翠莲相认，何愁你陶家冤仇不报！"陶文彬听了王素珍一番话——

忐忐忑忑身不动，急得面如肚肺红。

王素珍向荷花、海棠递上一眼说："你们依计行事，成全他们之好，将来可为陶家报仇。快，快推他进去，莫让他出来。"

两个梅香手慌忙，把陶文彬推了进绣房。

陶文彬两腿打抖像筛糠，恨不能出声喊爹娘。

荷花将陶文彬推进绣房，把门掩上，在外侧耳细听——

文质彬彬陶文彬，今夜陪伴女豪英。

方翠莲睡到酒将醒，心头一涌往外喷。

吓得公子无处躲，浑身上下战兢兢。

方翠莲酒醒头脑清，忽见房中有一人。

方翠莲一惊，头脑更清，喝声："大胆毛贼，敢来我房，要干何事？"这时，早有王素珍主仆三人，在房外防范小姐把事闹开，于是三人一齐进门，问道："妹妹为何事叫喊，把愚姐都吓坏了。"方翠莲说："我房内有人。荷花、海棠快点灯看是哪个大胆！"方小姐用灯火一照，是个男子。王素珍连忙说："贤妹，是你心爱之人，是姐有意让他来的。"方翠莲问："谁家之子，姓甚名谁？

对我如实一一说，不得含糊瞒真情。

若是欺瞒一个字，叫他千个残生活不成。"

王素珍说："妹妹不要动怒，让他好好的说来。"

陶文彬深深一礼，一躬到底。"小姐在上，容我落难之人一一禀来。

我落难之人家不远，不是无名少姓人。

以前是高山点灯明头大，现在是蛙落井底难又深。

家住燕山北京地，太平街上有家门。

父是当朝一品相，母封诰命正夫人。

双亲未生多儿女，所生我弟兄两个人。

哥哥名叫陶文灿，我名叫作陶文彬。"

方翠莲听到这里，喝声："不要讲了，我听家父说过，你全家百零四人全遭杀没，惨不忍

睹。但问你是如何逃出来的?必须如实讲来!”陶文彬想:她哪像是爱我,简直是在审犯人?但不能不讲。罢,要得美事成,八成当十成!“小姐呀——

幸亏苍天有慧眼,逃出我兄弟两个人。
兄长逃在何方地,是死是活不知闻。
我跳楼飘落到王府内,素珍她成全我难中人。
今日冒昧来贵府,是五百年前定终身。
万望小姐怜念我,决不做忘恩负义人。”

方翠莲听到这里,故意大喝一声:“来人啊,将陶家叛根拿下!”

吓得文曲星身发抖,王素珍小姐忙开声。

“表妹呀,你且息怒。古书云:君子成人之美,不成人之恶也。妹妹若是先前没有爱他之心,愚姐万万不敢放肆,让他进得你房。现在事已如此,俗话说,好事不出门,坏事传千里。倘若妹妹张扬开去,名声也不好听。况且陶相公乃宰相之子,忠良之后,文才你是见识过了。这样的人,与你妹妹相配,也是郎才女貌,你武他文,门户相当的呀!望妹妹听姐姐之言,宽宏大量,包罗万象,毋再多言。”陶文彬立即上前,把手一拱:“望小姐包涵为要!”荷花、海棠也一齐劝道:“方小姐乃明亮之人,至此定为天长地久,琴瑟和谐,日后儿孙满堂。”说得她们一齐笑了起来。方翠莲叹了一口气道:“罢也罢了,不瞒你们说——

我早爱上陶公子,只是中间少媒人。”

荷花、海棠赶忙上前——

“小姐若不嫌奴身贱,愿为千金当红娘。”

王素珍上前一手拉住陶文彬,一手拉住方翠莲——

“不嫌我素珍多情义,愿在其中当伴娘。”

众位呀,她们费了一夜心,讲讲说说天又明。

再讲方府在三天之前,就内外打扫,张灯结彩,今日正是方廷老大人六十寿庆之期。但见府外车马盈门,来的都是王侯公卿,方府自有人迎来送往,忙个不停。内厅设筵款待,大厅唱戏助兴,热闹非凡。其中又来了逍遥王柳涛和八美人一齐前来拜寿。哪八美呢?第一华爱珠,第二柴素娥,第三田素日,第四田素月,第五陆素娥,第六陆翠娥,第七张金定,第八沈月姑等,一齐至方府拜寿。拜过寿入席饮酒,酒过之后,来到大厅看戏。这时,梅香报上楼来,请二位小姐到前厅拜寿。方翠莲同王素珍、荷花、海棠、新来等一齐到前厅与老大人拜过寿,也到大厅看戏去了。原来方府有现成的戏楼,两边现成的廓耳观台,分男左女右,方小姐与王素珍等人,故此在右耳台看戏。谁想到八美人一见王素珍身边站着一个使女,好像是外甥陶文彬。再一细看,果然不错。又见王素珍肚大腰圆,身像有孕,沈月姑就暗对柳涛说——

“外甥招赘王素珍,男扮女装陪夫人。”

复又细细偷着看,千真万确是陶文彬。

八美人并不作声,只是不时偷看,朝王素珍望来望去。王素珍知道,她被八美人识破了,谅来不能在此看戏。随即与方翠莲咬了个耳朵:“妹妹,我们回楼,此处有人识破我你之机。”方小姐回头一看,只见八美人目不转珠的望着她们。于是王、方二位小姐带陶文彬等人回楼定计,打发陶文彬动身,到湖广投亲。

方翠莲二目流热泪,哭得难舍又难分。

王素珍说:“妹妹不必伤心,陶二公子不是忘恩负义之人,后会自然有期。妹妹早些收拾盘费包裹,明早送他动身。”说罢,荷花、海棠替陶二爷收拾停当,陶文彬从身上取出两把穿金扇,将头一把王母主扇送与首妻王素珍,第二把送与方翠莲收执。

各赠一把穿金扇，更改没有半毫分。
日后二人相见面，宝扇是个证婚人。

王素珍深怕公子在路上遇难——

送他一张纸画人，遇难之时当替身。
若到生死关头处，纸人可以代真人。

讲讲说说天将明，王素珍将公子对身上一背，全凭自己的工夫，不经楼梯，从楼窗纵身跳下，出了花园门，直扑南门而去。直至荒野之地才将陶文彬放下，二人相互叮嘱一番，挥泪告别——

一个走上阳关路，一个回转绣楼门。
楼上之事暂不表，再讲公子陶文彬。
一心要到湖广地，姑父身边去借兵。
众位呀，陶公子此去遇大难，蒋赛花死去又还魂。

陶文彬离开方府，晓行夜宿，直往湖广襄阳而行。那一日来到山东地方，心惊胆颤，往前而行。耳边忽听马铃叮当，抬头一看，只见对面来了两个骑马的人，并马而行。众位，这两个骑马的人，总是奸臣的儿子。一个姓严名穰，绰号叫合天霸王；一个姓严名先，外号叫醉仙太保。他们由山东进京，与陶文彬擦肩而过。严穰叫道："才间不是陶彦山之子陶文彬吗？"严先说："不错，正是反叛！"二人调转马头就追。陶文彬一见，喊声不好："吾命休矣！"

嘴里说话脚下溜，踉跄一个大跟斗。
一跌之时打个滚，忽然想到用替身。

两个奸贼正赶上陶文彬，下马擒拿，陶文彬想到王素珍给他的法宝——替身郎。随即从身上摸出纸画人往后一甩——

飞沙走石了不得，面东不见面西人。

狂风一息，假陶文彬对马旁一立，真陶文彬被狂风送出百里之外，假陶文彬束手就擒。于是两个奸贼将陶文彬捆得严严实实。谁知纸人越收越小，捆到临了，绑住一张白纸。两个奸贼气塌塌，嘴直哑——

到手的黄金飞了走，官升三级成水泡。

陶文彬在百里之外，安然无恙。不过，他受此一惊，格外小心——

阳关大道不敢走，荒村小路日夜行。

偏偏这时走到一处险恶松林，不觉心中害怕，急急而行。忽然那松林里跳出一帮强盗："肥羊慢走，丢下买路钱来！"说着，将陶文彬打倒在地。吓得陶文彬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，动也不动，听其剥衣搜身，剥得只剩一身单薄衣裤，所有金钱物件洗劫一空，强盗扬长而去。可怜陶文彬在这天寒地冻的夜晚，单衣薄裳，腹中饥饿，蜷缩一团，又不知何处有栖身之地，不免呜呜抽泣——

"苍天呀，朝中奸贼当了道，忠良遭难不应该。
灰堆上反生灵芝草，落水沉香不如柴。
指望逃出虎狼口，谁知途中又遭灾。"
陶文彬一面哭来一面走，一步一步慢慢挨。
抬头举目向前看，远远看到灯光来。

陶文彬看到有一丝灯光，心中高兴，也忘了饥饿，快步向前。只见三间茅草屋内，坐着一位年老婆婆，在灯下缝补破衣，乃上前哀告，把个老婆婆吓了一跳。抬头一看，只见饥色抖抖一个人站在面前。那婆婆说："哎呀，你是什么人，深更半夜到我家干什么？"陶文彬道："婆婆在上，吾乃落难之人，在路上又被抢劫，包裹盘川，衣服物件，一尽抢去，求你老人家

行行好，送件破衣给我暂且遮身。”“哎呀，原来你相公遭人短劫到此，可怜，可怜！好，我这里有补补纳纳的衣服一件，破裤一条，先去穿上。我那锅里还有两碗汤粥，也给你吃下充饥御寒。”陶文彬上前一礼：

“多谢婆婆发善心，晚生决不忘恩情。”

那婆婆说：“相公，不要谢了，你快些吃下去走吧！我有三个儿子，都是忤逆子，叫他们看见，你我都不得过身。”“格婆婆，这深更半夜，天气又冷，我到哪去安身？求婆婆好事做到底，修修来生福！

给我一个安身处，明朝绝早就动身。”

那婆婆想：这倒是的，深更半夜在外不挨冻死？于是说：“你就在我家灶面前草窝里睡它一夜吧。”陶文彬向婆婆千多万谢，攻进草窝，动也不动。

众位，这个人家姓胡。在松林里抢劫陶文彬的就是他家三个儿子。长子名叫胡顺，绰号叫披头鬼；次子胡林，绰号叫急脚鬼；三子胡通，绰号叫短命鬼。外边人统叫他们胡家三鬼，专做黑夜生意，远近皆知。他父亲早已死了，名叫胡标，曾做过守备副官。其母姜氏，吃斋念佛，恨三子不孝，任意打骂老娘。这时，胡家三鬼走进门来，朝他老娘骂道：“你这老不死的，吃我们的现成饭，把你牙齿养脱了，眼睛养瞎了，看不到我们三人回来吗？快去收拾收拾锅灶，我们要烧饭吃哩！”姜氏被他儿子一骂，吓得浑身发抖。原来这三鬼，抢了陶文彬的盘川银子，在街上买了牛肉烧酒回来吃。披头鬼胡顺说：“二弟去切牛肉，三弟去烧火炒菜，先弄酒吃。”说罢，短命鬼胡通去灶前烧火，往下一坐，不偏不倚坐在陶文彬身上。陶文彬吓了一弹，短命鬼也吓了一跳：“不好，灶前草里有人！”随手将陶文彬拖了出来，喊道：“大哥、二哥，你们看这老东西，叫她替我们看守门户，她竟把这贼骨头藏在家里。”大二两鬼说：“把他拖出去杀了！”陶文彬吓得魂不附体，姜氏吓得头顶冒煞，只是苦苦求饶：“儿呀，要杀把你娘杀了吧，灶前草里睡的是个落难公子，你们要修心积德，饶他性命。”三鬼说：“要杀全杀，要不杀，一个也不杀。”三鬼把陶文彬放下，对他仔细看看，此人虽是落难，生得倒也端正，看来不是大家之子，也是官宦家后代。就问：“你小子家住哪里，姓甚名谁？为何来到我家？

说得好，饶你一条狗性命，说不好，将你一刀丧残生。”

陶文彬说：“三位爷爷饶命！我乃北京邹家庄人氏，只因父母双亡，家产又遭天火烧尽。

小子名叫邹文彬，要奔襄阳去投亲。
路过山东遭短劫，落得身无一分文。
投来府上住一宿，明朝一早就动身。
三位爷呀，我句句说的是实话，只求爷爷开大恩。”

胡家三鬼商议说：“看来此情是真，不知他可识字，如果识字，留他替我们管管账目，倒是好的。”三鬼忙问：“你可识字？”陶文彬说：“自小读书写字，攻读孔孟经文。只因家门不幸，才去襄阳投亲。”“既然识字会写，你就在我这里帮管账目，望望风情，也算为我们出力做事。”披头鬼胡顺说：“留在这里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今晚我们就结拜弟兄，不要三心二意，就一起共事。”三鬼也不问陶文彬愿意与否，就点烛烧香，在神前各报年庚。陶文彬排行第四。说罢，拉陶文彬一同跪到神前发誓：“苍天在上，神明有灵，我们四人结拜兄弟，只愿同日死，不愿同日生，如有三心二意，应遭五雷轰顶！”四人拜过神，发过誓，陶文彬亦与胡母见礼，邀胡母入席，胡母不敢就坐，他们四人开怀畅饮，陶文彬落得饱饱一顿酒饭。酒席之中，披头鬼胡顺说：“三位兄弟，你们听着，耳闻蒋家村蒋员外有个女儿叫蒋赛花，只因在校场跑马射箭，在马上吃鸡蛋噎死了，置在一口大棺材里，内有无数金珠陪葬，还用金砖垫

脚，她的坟墓离这里不远，今晚吃过酒，前去盗她的墓，我们兄弟四个不是能发一笔财吗？去时我家三人动手，邹兄弟替我们望风。”胡家二鬼三鬼说——

这档生意应该做，丢下酒杯就动身。

四人来到蒋赛花坟前，叫陶文彬：“你站在远处，替我们望风。”陶文彬不知什么叫望风，便问：“二位哥哥，今晚并没有大风，叫我看什么风呢？”三鬼说：“不是看东风西风，是叫你看人。我们三人在那盗墓里的东西，你看望远处可有人来，如有人来，就喊‘风来了’！我们就知道有人来了，暂停动手。”陶文彬说：“这我会。叫我看人就说看人，怎么叫望风？”说着，陶文彬站在远处，胡家三鬼就去掘墓。陶文彬不曾做过这种买卖，心中害怕，怕的是被人看见，大家性命难保，所以更加当心望风。他左顾右望，好像右方有一人影晃动，便喊：“风来了，风来了！”

三鬼听到这一声，四散而逃寻躲身。

蹲下身来细细听，风不吹来草不惊。

胡家三鬼仔细观望，并没有人，乃远处一个土坟边的一棵紫荆花树，人把高，一晃一摇。三鬼朝陶文彬骂道：“无用的混蛋，叫你望风，风不曾见到，几乎把我们吓死了！恨不得要把你这王八蛋杀掉！”胡顺说：“不要跟他啰嗦，我们还是去干正事！”于是胡家三鬼，慌慌张张，将棺材的后合头打开，躬身进去，把所有金银首饰和蒋赛花的一身新衣全部剥下掳出。胡林说：“依我看邹文彬留他无用，不如将他送进棺里去，以免后患！

就算我们把媒做，让他们在枉死城里配成婚。”

胡通说：“这倒挑他一件好事，只怕他不肯进去。”胡顺说：“我有办法，就说棺材里还有一对金砖，只因我们三人身块粗大，攻不进去，叫他到里边去拿金砖，等他头攻进去，我们把他的屁股往里一送，把棺材合头一封，外边用土一拥，不就万事成功。这样——

人不知来鬼不晓，消声灭迹不露风。”

三鬼章程已定，叫道：“邹兄弟，你来！”陶文彬迈步走来。三鬼说：“叫你无别，只因棺材内还有一对金砖，我们攻不进去，你身子细小，替我们进去把金砖取出来！”陶文彬听说要他往棺材攻，大吃一惊，面上失色，心往下一忒，话也说不出来。过了一会说道：“三位哥哥，我实在胆小，不敢进去。”三鬼说：“你敢是不敢？再说一声不敢，就在这个地方把你杀了！”说着，三鬼哗啦啦亮出钢刀。陶文彬一吓：“三位哥哥不要动怒，让小弟进去是了。”可怜陶文彬被逼不过，只好往棺材里攻。刚把头伸进去，胡家三鬼抓住陶文彬两腿，往里一送，按好合头，拥上泥土，盖得严严实实，三鬼背上盗得的珠宝，匆匆而去。他们想——

谅来邹文彬无救星，我们稳笃金刚得金银。

再讲东斗星身入棺材，只吓得——

魂飞天外三千里，魄散巫山十二峰。

陶文彬伤心哩！哭泪叫声苍天哎——

胡家三人好狠毒，盗走珠宝又杀人。

我今死在棺材内，翠莲小姐又不知闻。

我今被害在此地，王素珍十月怀胎要分身。

若是生得一男子，也好为我把冤伸。

陶文彬哭泪之中又想到哥哥陶文灿。

哥哥呀，你逃在何处我不知晓，要报家仇，

只能靠你一个人。

自古道：人不伤心难得死，陶文彬在棺材内手又舞来脚又蹬，

只听“哎呀”一声叫，吓死了东斗陶文彬。

他三魂渺渺归地府，七魄进了枉死城。

众位，刚才棺材里喊出“哎呀”一声，是蒋赛花还魂。因为蒋赛花逞能，在马上一边射箭一边吃鸡蛋，哪晓顾了手上箭，顾不到嘴里嚼，整蛋往喉咙里一滑，对气嗓里一卡，人倒卡死了。也是蒋小姐命该有救，遇到胡家三鬼盗墓，又想害陶文彬一命。陶文彬在棺材里哭得发躁，自然舞手蹬脚，倒把蒋赛花喉咙里的鸡蛋蹬吐出来了。蒋赛花活转过来，心上一惊：不得了啦，我怎么到这个棺材里来的？纵然我死只有一人，为何有男人在内？莫非我在阴司地府，杳杳冥冥？随即将指头咬破，摸摸还有鲜血。又定了定神，到底未死；又摸一摸身边一人，果然是一双大脚。小姐惊恐不安，心里发躁，把浑身精力提了一提，双脚举起来猛力对棺材盖反面连蹬三蹬，只听咯咋一声，上面泥土往两边一分，棺材盖对旁边一滚，看到了天上星星眨眼，现在大约是鼓打四更。又摸一摸那个男尸，怎么与我合葬一棺，这是何因？再摸一摸男尸的胸口，还有热气，哦，谅必此人定是死不多久，于是在他的胸口连推几推，用手指在他嘴里连掏几掏，背住他两手往上一提，陶文彬叹出一口阳气，慢慢苏醒过来，骂道——

“你这强盗害死我，阎王又不受我忠良人。
你若再要来加害，拼死同你见阎君。”

蒋赛花问：“你是何人？家住哪里？姓甚名谁？怎么进棺材的？只要你说出家乡故里，奴家送你回去！”陶文彬一听，睁开二目一看，是一位赤身露体，只穿一条裤子的女人。心中明白了，这定是胡家三鬼盗的墓里佳人。随口问道：“小姐，你是何人？请说详情。”蒋小姐说——

“相公呀，你若问我名和姓，山东地方稍有名。
家住此地蒋家村，父亲单名叫蒋正。
皇上封他御员外，母亲洪氏老安人。
未生多男并多女，只有我姐弟两个人。
弟在仙山学道法，奴是骊山老母一门生。
名字叫作蒋赛花，逐日骑射学本领。

相公，只因我马上争强好胜，在马上射箭时，手里开弓，口里吃蛋，一个不慎，噎死丧生。

爹娘把我葬在此，偏巧遇你才还魂。
相公呀，你何以得进棺材内，望你把根由说分明。”

陶文彬听了蒋赛花之言，就知她是忠良之女，也不必说谎，乃如实而言：“小姐在上，问小生之事，苦不堪言。吾乃北京人氏，父是当朝首相陶彦山，娘是柳氏正夫人。所生我弟兄二人，只为十把穿金扇，祸遭满门抄斩，逃出兄弟两个，兄长陶文灿，我叫陶文彬。”如此如此对蒋小姐说了一遍。蒋赛花一听，大吃一惊：“哦，你就是太平王柳让的御表弟？”陶文彬说：“正是。”蒋小姐说：“相公，久闻其名，未见你人，今日天缘之遇，实乃万幸！来、来、来，此处不是谈话之处，况且天已黎明，一同到我蒋家再说。”陶文彬说：“望小姐成全性命，我将铭于肺腑，刻骨不忘，来日当报重恩！”“相公，我乃忠良之后，你当我是何人？怎说出这种话来？”说着，将陶文彬往背上一背——

急急行来急急奔，拿陶文彬背了转家门。

那时，有个看坟的呆子叫蒋德，胡家三鬼盗墓时，他睡在坟园旁边一个草棚里，天气又冷，头对被窝里一攻，像睡死过去一样，盗墓之声，他一点也没听到。等到蒋赛花从棺材里出来，与陶文彬讲话时，他尿急难忍，醒过来小解。一见蒋赛花与一男子点头数脑，驮驮抱抱，吓得屁滚尿流，拎着裤腰放虎跳对蒋家村跑。边跑边叫：“不得了啦，小姐僵尸了，还驮

了一个男鬼回家啰!”蒋员外听到,便问:“蒋德、蒋德,外面天已大亮,你呆头呆脑,日清日白见什么鬼?”“员外,我见小姐僵尸鬼,还驮了一个男鬼往家跑。”这时,府内又有家佣报:“员外老爷,小姐果然是僵尸了!”员外说:“果真是小姐僵尸,那你们快去把吊桥撤下,不要让她进家。”那些正在为小姐做斋的和尚一听,吓得往经台下面攻。一个老和尚有经验,胆也大,对那些躲在台下的小和尚骂一声——

“你们都是无知僧,哪有僵尸出土坟。”

蒋赛花来到护庄河外,见到吊桥已撤,在对岸大声叫喊——

“爹娘哎,女儿并非僵尸鬼,为何不让儿进门。

爹娘哎,女儿确是还魂转,绝处之中又逢生。”

蒋员外听听喊声不止,心中倒有五分害怕,五分不怕。所怕者,女儿确实死去了又葬进坟墓,为何能僵尸回来;不怕者,毕竟是亲生之女,况且现在光天化日之下,哪会有僵尸出现?但又不敢相信真是女儿还魂。便说——

“小姐呀,如是你死得不瞑目,僧道正在荐你魂。

如在冥府没钱用,多化纸锞你早动身。”

蒋员外不信女儿是真的还魂,蒋赛花躁得顿脚,就使功法:“陶二相公,你在肩上抱抱紧,我带你跳将过去!”

只见她一个急步跑,两脚一跃跳过桥。

脚一蹬来腰一晃,轻轻跳上绣楼房。

将身放下陶公子,开箱倒笼寻衣裳。

从头换到足后跟,体体面面像新人。

蒋府合家人等见小姐上了楼,无不惊恐万状,唯有洪氏夫人不怕。她说:“你们不要怕,小姐是我一阵痛肠一阵疼肠养的,我不信她是僵尸鬼?是鬼是人我上楼去看!”小姐见母亲来到楼上,

一把背住洪氏手,亲亲老母叫几声。

“孩儿真的还魂转,听儿细细说原因。”

洪氏夫人见蒋赛花手掌滚热烫烫,说话响响琅琅,随口便叫:“员外,你们不要怕,小姐真的活出来了!”蒋员外连忙对家人说:“快去把和尚、道士回掉。叫他们——

不要念来不要唱,收收经担回山门。”

和尚说:“员外,我们在你家念上一整天,不曾吃你家一袋烟,就叫我们空手回去!”道士说:“员外,我们拜了一天台子脚,你竟一个工钱总不发!”员外说:“各位师父、先生——

你们不要闹不要争,一斋一衬转家门。”

蒋员外和府内人等,惊讶万分,一齐来到楼上,问小姐如何还魂,如何又带回一个男人,其中到底是何原故?蒋赛花把陶公子途中遭劫,被胡家三鬼逼他盗墓内金银珠宝,因这位相公说了一句错话,恼怒了胡家三鬼,把金珠宝贝盗走了,就将这位公子拱进棺材,毁人灭口。谁知活人进棺,手舞足蹬,挣扎求生,就把我喉咙里的鸡蛋蹬出来了!

“父亲呀,不是公子用脚蹬,孩儿怎得转还魂。

该应爹爹福气好,他是奴的救命人。”

蒋员外一听,大吃一惊,说道:“原来胡家三鬼这么可恶,我将要重重办他。但不知相公是哪里人氏,请你说出真情实姓,老夫当报救命之恩!”陶文彬连忙起身,一躬到底,行一个大礼:“老员外在上,晚生误入贵府,万望恕罪!既到贵府,在真人面前不说假,假人面前不道真。

陶文彬开口泪纷纷,员外在上听真情。

小生故乡是燕京地，父姓陶，母是皇封诰命正夫人。”

蒋员外一听：“哎哟，你莫非是当朝首相陶彦山之令郎？”“老员外，正是晚生。”“陶相公，老朽失敬了！请问相公为何来到山东之地，又有何干？”陶文彬说：“员外在上，容晚生恭禀。

只为十把穿金扇，恼了严奇国丈亲。
他纵子去夺皇赠扇，私下领兵困我门。
我兄文灿动了怒，一举打死他两个人。
我父惧奸坠金死，母亲自缢也捐生。”

蒋员外说：“陶公子，不必再讲，老朽明白了。大概是全家斩绝，逃出你兄弟两个。你相公天缘奇遇，落到我蒋家村，但不知你兄陶文灿逃向何方去了，你可知道？”

陶文彬一听嚎啕哭，犹如尖刀刺在心。
“员外呀，兄长不知何方去，未知死来未知生。”

蒋员外见陶文彬伤心悲泪，便安慰道：“你且安心在我处住下，慢慢打听你哥哥的下落，我这里自有道理待你。”说罢，蒋员外离开公子与女儿下楼。

员外来到楼下，随叫蒋兴、蒋禄、蒋安、蒋福四名家将：“你们替我去把胡家三鬼叫来，就说员外因小姐死了，家内请了僧道两班，为小姐念经拜忏，无人管理事情，请他弟兄三个去帮员外忙忙，不能迟慢，立刻要到。”

四个家将动身走，不肯耽搁片时辰。

那胡家三鬼，自从短劫陶文彬，又盗蒋赛花的墓，真是发了大财。这一天，他们兄弟三人在家摆下酒，开怀畅饮。吃着谈着，想洗手不做这短劫生意，想开木行，想开油坊，又想开典当，还想买田办庄房，真是小人发财如受罪，日夜睡不着，不知做哪一行好。正在这时，只听门外有脚步声。兄弟三人抬头一望，原来有四个人站在门前。所有四个家将，胡家三鬼总认识的。三鬼随即起身相迎：“四位爷爷，请进来吃酒！”蒋兴、蒋福说：“好说，好说，不必客气！”三鬼问：“四位爷爷，来此何事？”四人说道：“我们受了员外差遣，只因府内为小姐做斋，缺少人管事，特来请你们三位兄弟前去帮忙。”胡家三鬼暗自吃惊，莫非那件事情透风了？三人暗暗商量。胡顺道：“我们那趟生意谅来无人知道。哪个走漏消息？莫非是那个邹文彬从坟里爬出来，送信到蒋家村？”三鬼胡通说：“谅来那个邹文彬变穿山甲也爬不出来。蒋员外既然叫我们去帮做事，我们还是去的好，不去，反被嫌疑。”三鬼正在暗中商议，四个家将催促动身。三鬼说：“就来了。”临走时，对他娘一声呼喝：“老东西，我们出去干事，你把门户看好！不然，当心你的老命！”四个家将暗暗骂声——

“三个王八果然是逆子，谅你此去难过门。”

一路行走，进得蒋家门来。进一重门，那些家将关一重门，道道门关得紧腾腾——

进了三重门，绳捆篾扎紧缠身。
把他推到大厅上，五十皮鞭就上身。

胡家三鬼问：“员外老爷，小人无罪，为何要杖打我们？”蒋员外说：“你们这三个恶棍，开棺盗墓，毁人灭口，触犯天条，如再抵赖，定斩不饶！”随口又叫家将把公子与小姐请下楼来。陶文彬与蒋赛花来到大厅，三鬼一见，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。员外问：“胡家三鬼，你们认得这两个人吗？”三鬼哪敢回答，身子只是筛糠乱抖，一个也不开口。员外喝声：“拖下去把他们杀掉！”两边走出几名家将，如鹰抓燕鹊，虎扑羊羔，拖了就走。旁边蒋赛花上前开口：“爹爹在上，容女儿有言相禀。自古道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暂且留他们一条性命，只要逼他交出赃物就罢了，算来他们也是孩儿的救命恩人，他们如不去盗墓，孩儿怎能还魂？”

员外听到这一声，此言不错半毫分。

若是他们不盗墓，女儿怎得再逢春。

随即向胡家三鬼说："依理今朝要杀掉你们，方解胸中之恨！因我女儿讨情，饶恕你们一命。你们赶快把赃物交出来！"胡家三鬼连忙叩头到底，像鸡子拾米："谢员外不杀之恩，我们情愿交赃。"正走之时，陶文彬上前喊声："三鬼慢走，我还有话说。"陶文彬对员外说："别的赃物犹小可，只是我的三把穿金扇，乃是紧要之物，断不可少，亦要他们交全！"胡家三鬼在旁听了，忙说："小爷放心，我们一齐交来。"于是蒋府四个家将押着胡家三鬼来到胡家，清点各色珠宝，连同三把宝扇——

一概交与家将手，带着三鬼回府门。

三鬼跪到尘埃地，谢谢员外不杀恩。

御员外蒋正说："我早已知道，你们三个都是忤逆之子，如今放你们回去，第一要孝敬你母，第二要知过必改，第三我这里赏你们五十两白银，回去做个正当的生意买卖。"胡家三鬼又是叩头谢恩，一齐开口——

"谨遵员外忠言命，一定孝敬老母亲。

如是说的违心话，五雷轰顶火焚身。"

这三鬼拿了员外的赏银，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。离开蒋府，顺便从街坊买了许多素菜素果，又买二斤挂面，来到家中，进门就满脸陪笑，亲亲热热地叫声母亲。随后就在神前点烛烧香，寻一根茅竹板子放在神前，然后三鬼一齐下跪，叫声"母亲呀——

先责孩儿不孝罪，五十板子杖儿身。

后治孩儿不行正，败坏家风又犯国刑。"

姜氏老母一看，心中暗想：这是何故？简直是西天太阳往东行。"哦，我知道了，这定是蒋员外行的好，叫他们如此待我。"想罢，便说："儿呀，知过必改，善莫大焉，何必重责！"三鬼说："娘呀，所责者触及体肤灵魂，以赎前愆，求娘不要饶恕。娘不责打，儿不起身！"姜氏奶奶无奈，这才拿起竹板——

姜氏提板泪纷纷，"叫声冤家你听真。

从今以后行正道，何必要竹板打上身。

为娘心肠不愿打，不打儿又不起身。

为娘只好掮得高来打得轻，打在儿身娘痛心。"

姜氏打一板来流滴泪，三鬼吃一板子笑一声。

这叫玉不磨琢不成器，人不受教不知义。

不是员外来教导，三鬼哪知行孝悌。

胡家三鬼受蒋员外教导一番，并当场发誓改过。放他们回去之后，蒋员外常常着人打听三鬼对他娘可有孝心，可再出去拦路剪径。早有家佣报与员外说："现在胡家三人真能改恶从善，孝敬娘亲。在家日出而作，做些肩担小卖生意；日落而息，烧煮洗涤，侍奉老母。左邻右舍都称赞胡家三鬼洗心革面，一如新人。"蒋员外一听，满心高兴，叫家将去把他们三人请来。

胡家三鬼来到蒋家大厅，员外命坐。三鬼开口："员外在上，不知唤小人前来有何吩咐？望员外赐教，小的无不遵命！""老夫请你们前来，是因得知你兄弟已痛改前非，孝敬母亲，勤劳务业，与人相敬，老夫万分高兴。看来，你们还是个愿走正道的有用之人，将来定能为社稷尽力。我想，在这东南方百里之遥，有一高山，名叫青龙山。山上地势平坦，山下树木葱笼，山峭壁陡，可以屯兵积粮。因此叫你们兄弟三人，带你母亲一同上山，招兵买马，屯草积粮，只等兵精粮足，将来好为陶公子报仇。我这里先发白银一千两，作开办之用，日后兵马所需粮饷，概由老夫陆续补足。此事不可有违！"三鬼说："小的遵命，请大人

放心!”自此——

胡家三鬼在青龙高山招兵马,日后为陶家报冤仇。

此话丢开容后表,再讲蒋府忙招亲。

御员外蒋正安顿好胡家三鬼去青龙山招兵屯粮之后,回到绣楼与洪氏夫人讲了:“夫人,陶公子救得小姐一命,又为小姐所爱,真是天赐良缘,也是我们的福份。依我看,就选个良时吉日,将陶公子招为女婿,你看如何?”“依我看,虽然我们看出了他们有爱慕之意,但还是要再问一问公子的意愿为好。”“对,夫人此言有理。”于是蒋员外叫家将把陶公子请来问:“陶公子,老夫有话不知当讲不当讲?”“员外请讲,小生洗耳恭听。”“关系婚姻之事,自古就有‘生同罗帐死同坟’的说法,你与我家赛花已经生生死死先同坟了,此话传扬开去,不免要为外人耻笑!我看,你们巧遇,乃天之意,不如将巧就巧——

不嫌赛花人品丑,你们两下就结同心。”

其实,陶文彬早就想听员外这句话了。经员外这么一说,心上更加欢乐——

“员外呀,晚生处在落难境,一切听从您老大人。”

员外一听,格外高兴。洪氏夫人说:“员外,我你说句笑话,鱼嘛挂在灯钩上,猫儿看了嘴又馋,还拖延什么时日呢?拣日不如撞日,撞日不如当日,今晚就让他们成亲。”员外说:“照此办理。”随即吩咐厨房,杀猪宰羊,各厅摆酒,犒赏府内家将,安童、梅香、使女人等总有喜酒。自古说,有钱无难事。一刻辰光,酒菜停当,叫丫环上楼替小姐梳洗换装,好做新娘——

丫环不消停,迈步上楼门。

未言先带笑,姑娘在上听。

领了员外令,上楼报喜讯。

叫你快梳妆,今晚就成亲。

小姐一听心欢喜,忙坏了描眉丫环女桂英。

蒋赛花将身坐上美人椅,面对青铜明镜挽乌云。三把梳成美人髻,凤头金钗插一根。芙蓉面上加宫粉,朱点红唇牙如银。耳饰八宝点翡翠,柳叶眉毛画丹青。

姑娘一对秋波眼,铜铃深处含真情。

穿一件,上盖衣,百褶浪裙。

裹脚套,用的是,绵绸绘彩。

足下蹬,水红菱,锦绣花鞋。

走一步来摆三摆,赛过观音下莲台。

这边佳人忙打扮,那边陶公子上楼来。

头戴逍遥八字巾,身穿长衫蓝海青。

腰束一根丝罗带,文质彬彬一书生。

楼上佳人忙打扮,满堂张挂琉璃灯。

笙箫细乐闹盈盈,拿公子请了上高厅。

酒饮数杯,菜上几道。陶文彬敬过泰山泰水酒,又敬家将和来宾。

司仪一声喜娘到,邀请公子上楼台。

陶文彬一听,满面含羞,只得随喜娘上楼。抬头一看,暗中欢喜——

好一个陶二郎,抬头用目望。

三间楼房屋,东西两头房。

一对富贵椅,书桌有两张。

回头房里看,不住笑嚷嚷。

一张梳妆桌，紧紧靠西窗。
上有天花板，下有踏步床。
红绿鸳鸯被，枕头配成双。
金钩倒挂红罗帐，一对玉珠挂两旁。
蒋赛花站在踏板上，满面春风等新郎。

一对喜娘把陶公子送进香房，斟满两杯富贵酒，双双交杯，一饮而尽。洞房里不分大和小，热热闹闹吵新房。丫环使女争喜果，贴身梅香要看新郎。

罚他们吟诗又作对，还要公子哼文章。
洞房里说说笑笑多热闹，只听谯楼更鼓二记敲。
众人闹罢各自散，好让他双双度鹊桥。
他二人红罗帐里偕连理，忽听得风吹檐前铁马摇。
两下欢合嫌夜短，只听得架上金鸡喊声高。

东方发白，天明大亮，夫妻二人起身梳洗已毕，喜娘搀新郎新娘下楼——

堂上铺起红毡毯，夫妻双双拜年高。

蒋员外和洪氏夫人，喜笑颜开，欢乐不已。随手到神前点起香烛，叫他们神前拜过天和地，百年好合过时光。从此——

陶文彬虽得安身处，还是在，日夜想念报冤仇。
一部《十把穿金扇》本来路程远——
稍停片刻再团圆。

二、陶文灿两兄弟南下借兵　刁王方诸美人奇遇招亲

一月新婚恩似海，二月夫妻两分开。
三年奔波投湖广，四面八方找兄台。

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凉风冬有雪。
若是四季无作为，空负人间好时节。

眼前遇难莫心焦，岂是平步上九霄。
只待人间春来到，不报冤仇非英豪。

生死死生何日了，害人人害几时休。
冤家宜解不宜结，愿君悔悟早回头。

上册经文讲到陶文彬落在山东蒋家村，为蒋员外夫妇和蒋赛花小姐所爱，招赘蒋赛花为三夫人。夫妻恩爱，相敬相亲，暂且不提。

一文劝过一文来，金花谢过银花开。
谢金花陶文彬喜得三美女，开银花陶文灿流落扬州得裙钗。

陶文灿流落扬州被茶店老板贾志成收为义子，何以能与刁婵梅小姐相遇，这要从北京御史府方老大人六十大寿寿庆之事说起。三日前，方廷御史府内外打扫清净，堂内张灯结彩，扎紫披红，所有诸亲六眷，早已备礼前来祝贺。弘治皇也传旨众臣前来拜寿。到了正日，府前车水马龙，纷纷而来——

来的不是其别个，总是王亲众大臣。

方大人为他们接风洗尘，各大厅设酒款待，花厅上还有梨园子弟唱戏，大门前鼓乐相迎，热闹非常。方廷老大人吩咐家将方福，去逍遥王府请上下八美前来看戏。因上下八美有事不能前来，所有寿礼着柳兴送到方府，太平王柳让随礼到达。家将方福，见八美人再三致歉，托方福回府美言相告，方福只得回府。方福在路上经关帝庙门口，见庙里人头挤挤，锣鼓铮铮，遂钻进去看个究竟。只见一位老者，一位妇人，还有三个壮汉和一位年轻女子。那女子十分美貌，在锣鼓声中开场聚众，玩的都是真刀真枪，煞是精彩。方福看了一会，也就走开。

众位，这玩把戏的是谁?就是《八美图》上柳涛吃了瘅哑药，在苏州三塘街被逼化缘，大闹太湖，在水里杀死了四方山的老贼刁蟒的二弟，名叫刁洪，夫人马氏。生三子一女，长子刁文，次子刁武，三子是个呆子，名叫刁英。那个体面女子叫刁婵梅，也是骊山老母的门生。她一身武艺过人，马上马下，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，还有百般仙法、宝贝拿人。所以刁洪一家早有为兄长刁蟒报仇之心，只是未有机会下手。如今打探得北京方老大人贺寿，想必柳涛定在方府拜寿，所以刁洪带领一家人等，假装玩把戏的混进京都，想行刺柳涛。这刁洪本住在太湖水球寨称王。一到北京，故意在关帝庙摆设把戏场，并不图钱，只为掩人耳目，窥探柳涛。

再说方福一直来到府中，先将上下八美不能前来祝寿之事禀告一遍，后说在关帝庙看到玩把戏的十分热闹，且总是真刀真枪。方大人听了，随即叫方福："既有把戏班子在此，你

代我去请他们来玩一场把戏助兴，好与诸位大人散心。”方福一听，不晓多兴，一阵风似的来到关帝庙，对那玩把戏的老儿刁洪说明：“不宜迟延，方大人叫你们快去！”那刁洪一听，心中暗喜——

总说开店不生财，生意照常上门来。

随即来到御史府，敲敲锣鼓玩起来。

真是锣鼓响，脚底痒，所有来贺寿的诸位大人，均被请来花楼看戏，府内家眷人等也云集两边花厅，向着大厅之下，看玩刀枪棍棒，跌打滚爬。早有荷花、海棠两个丫环报上高楼：“二位小姐在上，府内又来了一班玩把戏的，内有一位女子，人品生得美貌无比。”方翠莲与王素珍说：“你们快到楼下将这位女子请上楼来。”刁婵梅一到楼上，也不与王、方二位小姐行礼，往下一坐，方翠莲心中不悦，暗中说道：“既在江湖混迹，怎么目中无人？”王素珍问：“你姑娘的本事，是家传还是师传，或是仙传？”刁婵梅昂着头说：“我乃仙传武艺。”王、方二位小姐见了更加不悦，随叫荷花从抽屉内拿出五两银子，叫她回去。刁婵梅不要，竟自下楼而去。方翠莲叫荷花等不要送她，对刁婵梅非常生气。

刁婵梅下了楼梯，转弯抹角，抹角转弯，弯弯曲曲，摸不着从哪个门户出去，偏偏摸到方府库房门前，用目一望，只见门上八个大字：“库房要地，请君莫入。”刁婵梅将此处留在心上，摸到天井，仍与父母和三个兄长，一起舞刀弄枪。但这班人的举止行色，早被太平王柳让看出，随即对方大人说：“老大人在上，依我看来，这班玩把戏的决非好人——

不是偷鸡捉狗贼，定是江洋大盗人。

恐怕黑夜事有变，打发他们早动身。”

方老大人接口说：“我也察觉，此等之人并非以戏为业，可能另有他图。”当即取出二百两纹银，送与那老头。那老头拿了银子，收了场子，回客栈去了。这时，夕阳西下，各宾客散去。方老大人恐今夜有变，便留住了太平王柳让，与方大人作伴。

单说老贼刁洪听刁婵梅说见到方府库房所在之处，便在客栈内集全家之人，共议今夜到方府盗劫库银。刁贼一家吃过晚饭，暗中各人打扮，带着短刀棍棒，每人又带麻布口袋，准备停当。等到谯楼鼓打三更之时，刁洪对客店老板说：“今夜有个吴公馆请我们去做把戏，你替我看好房门，回来小账从优。”店家答应一声：“晓得了。”刁洪带着三男一女，由刁婵梅引路——

五人一路如猫追鼠，直奔方家一府门。

一个旋风上了屋，轻手轻脚步如云。

他们五人有非凡的轻功，跃身上屋，登高如走平地一样。刁婵梅引到库房屋上，揭去砖瓦，开了天窗，由刁文、刁武、呆子刁英，一齐进内，其余二人在外望风，预防方府发觉。刁文、刁武用麻袋装上金银，量力而行，立刻就从窗口吊走。唯有呆子刁英，贪得无厌，把麻袋装得结结实实，吊又吊不上，舍又舍不得，老贼刁洪在天窗口上轻声催促，他肆无忌惮，充耳不闻。刁洪在上面望风，只听他在里面响动，随即又喊：“刁英上来，恐有风声！”刁英回答：“莫说风声——

就是雨声和雷声，也要拿银子弄动身。”

说罢，搬动麻袋，对背上一甩，想从天窗口跳上。

脚还不曾离地面，咣啷一声掉下来。

咣啷一声响，惊动柳让太平王。

柳王爷连忙穿衣，并喊府内家将：“大家快来，府内有恶贼作狂。”方大人听柳王爷一叫，连忙来到女儿绣楼上，唤起方翠莲与王素珍小姐。这下，全家人等，掮枪舞棍，点起灯笼火把，照得如同白昼。老贼刁洪听到府内大动，带领三人早已越墙逃走。方翠莲、王素珍在

黑夜中追赶未及回转。

方府上灯火如雪片，柳王爷翻身上库房。

用灯火一照，只见屋上开了天窗；再一细看，库内还有一人。柳王爷说："各位家将人等，上面守住天窗，下面围困库房，莫让恶贼逃走！"

里一层外一层，库房围得密层层。

唯有呆子刁英，他装的满袋银子弄不出去，心上发躁，便叫："你们吵什么嗓，把方府上的人吵醒了，怎得了哇！"柳王爷说："喔，你这个贼胆倒大哩，还把我们当作是你窝里人？好，让我来生擒于你！"只见柳让——

纵身一跳下库房，犹如猛虎扑羔羊。

把刁英一个反剪绑，拖到厅上就过堂。

众家将两边排列，方、柳二王爷坐堂。那刁英见了二位王爷，立而不跪。方大人喝道："大胆恶贼，黑夜盗劫库银，该当何罪？见了王爷，还不下跪！"刁英说："你是人，我也是人，叫我跪，你也要跪！"方大人道："恶贼如此嚣张，将他拖下去，重打四十大棍，看他跪是不跪！"方大人开口，家将动手。

一五一十四十棍，打了过后又开声。

刁英挨打四十棍，仍旧站着说："打了四十棍，可让我走？"方爷说："要想放走，比登天还难！"刁英道："我没有杀你人，不曾放你家火，除非杀人放火，你不能要我性命。你家银子在你库内，还有我刁英一只麻布袋在内，也该交把我，不能应其古例——偷鸡不到蚀把米，银子分文未捞到，还倒贴一个麻布袋。"方大人说："你不要胡说，只怕你人头保不住了。"呆子一听，哈哈大笑："你们这二人枉在世上，真乃不是君子，你们就没有读过孔孟之书：'大丈夫生而何欢，死而何惧'，还不是视死如归乎？"

众位，方大人、柳王爷捉住呆子刁英，打他不怕，杀他不惧，难以下手。坐在下首的太平王柳让，看看不信撬不开他的口招供，便拍桌大怒："你这个呆贼，你住哪里，姓甚名谁？你们党羽共有多少？必须从实招来，方饶你命，不然，定斩不饶！"呆子说："啊哎哎，你算比他狠一点？开口先拍桌子，难道我刁三就怕你不成？你这是问了我家乡姓名，要问旁的，我刁三爷就是不答，看你怎么样？你问我家乡，我如不说，就不算好汉，倒要把家乡住地，尊姓大名告诉你哩。你们必须洗耳恭听！"两边家将喝道："不准胡扯！"刁三呆子说："三爷我从不胡说，全是金玉良言——

呆子开了声，尊声两个人，

若问名和姓，吓坏你许多人。"

家将喝道："要尊声二大人，怎么两个人？"刁英说："他们不是与我一样高，一样长，何为大人，何为小人？你们会说，就让你们说吧！"呆子把嘴一咕，对那一站，就像城隍庙里的马——屁不放，尿不撒。方大人说："你不是说，不说家乡姓名不算好汉吗？快说，做个英雄好汉！"呆子挨方大人一激将，他说："这才像问话，听我三爷道来！"呆子说——

"问起我家乡名和姓，不是无名少姓人。

家住江南太湖地，水球大寨是家门。

我父刁洪称寨主，我娘马氏武艺精。

生我们兄妹人四个，都是飞檐走壁人。"

方大人问："你一家居住水球寨，做什么买卖，作何勾当，一并说来。"呆子道："我家一不做生意，二不做买卖，全靠招兵买马，屯积粮草。""你家招兵买马，是想夺江山，还是有仇未报？"呆子说："皇帝我家不想做，不是真龙星下凡。报仇不是兵多粮足，怎么报仇！"方大人问："但不知要报谁的仇？要不要我助你家一臂之力！"呆子说："报仇者，要杀柳涛全家，

如果你们肯帮忙，就到我水球寨去吧！”柳让问：“你与柳家有何冤恨？”呆子说：“你们也太啰嗦了。没得仇恨，怎要杀他全家！他当年大闹太湖时，在四方山将我大伯父赶到水里，还把他杀了。看来此仇不共戴天，岂能不报！”方、柳二位大人听罢这番话，心想，幸亏今朝捉住一个，不然祸患无穷。随叫左右家将听命，

将他打入囚车内，速速押上午朝门。

这时，正逢五鼓敲过，弘治皇坐殿。文东武西，各站两边。方、柳二位大人将囚车停在午门外，越众上朝，往上参拜，口称：“吾皇万岁万万岁，微臣见驾！”弘治皇问：“阶下可是都御史正宫国丈方廷老太师？那边可是孤王干殿下太平王柳让？孤王无旨相诏，一老一少前来见驾，有何本奏？”柳王爷说：“万岁在上，因儿臣在方府夜间捉得一名反叛贼徒，已据实供认，他是水球寨刁洪之三子，名叫刁英。刁洪在水球寨招兵买马，操练兵卒，聚草积粮，装作江湖卖艺人混入京城，行刺儿臣之父，未便下手，乃在方府打劫库银，逃去他父兄妹四人，捉住刁洪的第三子刁英一人。现在午朝门之外，请圣上发落。”

弘治皇一听，陡吃一惊，孤不知水球寨还有一支反叛！忙问文武两边：“众位爱卿，哪位卿家替孤王领兵去征剿水球寨？

得胜回朝转，官上加官重封赠。”

早有太平王出班奏道：“主公，儿臣领旨，前去捉贼。”皇上说：“既是干殿下领旨——

赐你三千兵和将，不日祭旗就出征。

将囚车里的刁英放出来，叫他带路，一到水球寨，先行将他斩掉，然后剿灭水寨，不得有违！”太平王当殿领旨，校场点兵——

号炮连天动身走，队队兵马出皇城。

再讲老贼刁洪，自从方家逃出，一家来到水寨，单单不见刁英，满心惊怕。只恨三子呆里呆气，身落罗网，看样子性命难保。刁婵梅随口答道：“爹爹在上，我三兄长刁英，如其丧命，倒也罢了，只怕他在方府招出实供，那时一定有官兵前来剿灭！”老贼说：“不错。望女儿施一良计，求吉避凶，方为上策，不然，定被官兵抓获。”刁婵梅说：“爹爹，女儿有个章程，赶紧将寨内金银细软等物，埋藏荒野湖边，人马远避，打听官兵的动向。”随即刁文、刁武一齐说道：“妹妹不必胆小，非是愚兄夸口，即使有百万官兵也无奈于我们。将寨内一切贵重资财转移埋藏，这是正事，但寨内人马万万不可躲避，这个风声一传出去，还说我们是望风而逃，以后怎有脸面为人？”于是众人，一面分头埋藏宝物，一面重整寨内兵器，准备抵敌官兵，决一死战。

夜茫茫，静悄悄，水球寨中乱糟糟。

珠宝深埋土中去，兵丁人等擦枪刀。

这边柳王爷领兵出城，早惊动了他八位夫人“下八美”。她们放心不下，随后来到金殿得旨跟随后队，一齐动身，向太湖水球寨进发。

柳让领兵出皇城，后跟八美一班人。

旌旗招展天色昏，炮声隆隆如响雷阵。

人如猛虎下山，马如蛟龙出海。柳王爷人马多英俊，刀枪剑戟密如林。

乌鸦吓得停了翅，野兽奔跑忘了群。

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。地方官做向导，老百姓看热闹。

一路行程不耽搁，水球寨到面前呈。

兵马正在前进，忽见蓝旗报事官，肩扛“令”字旗，怀抱虎狼威，直至中军队里报：“王爷，大兵不可前进，前面已近太湖，离水球寨只有十里之遥。”柳王爷随即吩咐：“在此选一开阔之地，安营扎寨。扎营之处，前要有进剿之路，后要有屯粮之地。三军就近取水，埋锅造

饭，探信官刺探敌情，一时三报。”这下，三军忙碌，前安朱雀，后安玄武，左安青龙，右安白虎，按阵布营。营门外按十八层防障——倒马毒、绊马索、铁蒺藜、挡军木、陷马坑、滚刀轴等等，防守严密。九宫八卦，位列三才，各安停当——

兵对兵，将对将，铜盔铁甲，
刀对刀，枪对枪，寒光逼人。
柳王爷，按兵法，智运孙武，
八美人，怀揣宝，略队前行。
“嗒了伦登”三声狼烟炮，惊动水寨得知闻。

刁婵梅听得炮声响亮，知道官兵前来征剿，知会小将当心守防。老贼刁洪问：“哪个出马迎敌？”刁婵梅道：“女儿前去迎敌官兵，用法宝伤人，少不得是生擒活捉于他。”老贼说：“叫你两个哥哥与你压阵，务必当心，不可轻敌。”刁婵梅答应一声：“晓得，爹爹不必操心。”说罢，披挂上马，暗藏宝器，一马跃出水寨，刁文、刁武随后跟上。三人来到战场，用目一望，只见对阵来了一将，跨下坐的五虎必龙喷火兽，手执九耳八环象鼻刀，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。刁婵梅在马上炸开樱桃口，高声叫道：“对阵的小子，胆有天大，敢来犯我大寨！识时务者，速速领兵回去，不识相的，丢下头来，姑奶奶替你埋尸！”柳王爷一听，勃然大怒：“这黄毛丫头，不知天高地厚，敢在阵前夸口，且看本王来取你首级！”

两人对话琅琅响，脸嘴一变就动刀枪。

刀对刀，叮哨响，枪碰枪，冒火星。柳王爷刀快，杀人如同切菜。一刀砍来，刁婵梅在马上拨转马头，身子一晃，让过这一刀，用手在怀中摸一件宝贝，名叫“八卦分金炉”，厉害无比，着人一下，化骨成灰。随即取出来，口念真言，往上一抛，只见金光一道，直扑柳让而来。柳王大惊，喊声：“不好，势在危险！”这时，早有“下八美”江翠屏看柳王爷不能招架，也取出一宝，往上空一掼，炸开灿烂金光，只听呼的一声，二宝合在一处，

江翠屏速速把手招，两宝收来进腰包。
刁婵梅慌得没主意，拨马回头转身逃。

众位须知，刁婵梅、江翠屏二人，总是骊山老母的门徒，但不是同时学法，所以互不相识。这“八卦分金炉”，本是上下两个盖子，合成一副，江翠屏是上盖，刁婵梅是下盖。学道时，江翠屏在前满师，得了上盖，刁婵梅在后，得的下盖。刁婵梅身在中原，江翠屏是西凉人氏，所以骊山老母赐她们分金炉，就是能叫她师姐妹相会。

刁婵梅见宝贝挨江翠屏收去，惊慌失措，只得拨马败走，刁文、刁武也早已逃回寨去。老贼刁洪见女儿败阵回去，连忙吩咐手下放大炮攻打，只听得咕咙咚一声炮响，直对柳王的坐骑。这柳王的坐骑，名叫五虎必龙喷火兽。此兽口内能喷火，肛门也能喷火，只是轻易不喷，一旦有火靠近，它能两头喷火，势不可挡。

也该刁贼恶满贯，自己放火烧自身。

那刁贼的炮火，一靠近马头，马口里就喷出火来，火往两边分开，足有一丈多宽的火势，直往前喷。马尾往上一竖，肛门亦喷出火来，格外厉害，不用鞭打，所向无敌，见人烧人，遇马烧马，把一座水球大寨，烧得冰消瓦碎——

石头烧得粉粉碎，人马烧成一堆灰。
河里鱼虾尽烧死，分不出哪是甲鱼哪是龟。

唯有刁婵梅见火势难挡，直往寨后而逃，一口气跑了半天，来到扬子江边。正在望着江心掉泪，吼哭三声，正准备跳江自尽，忽见江边一只小舟，心中欢喜，连忙爬上小船，随波逐浪在江心飘荡。

柳王爷扫灭了水寨，得胜回朝交旨。弘治皇龙心大喜，大犒三军——

酒来打起逍遥鼓，菜来弹动七弦琴。

庆功行赏暂不表，再谈江中女千金。

刁婵梅上了小船，在船上放声大哭——

哭一声爹娘呀火中死，哭一声二兄被火焚。

我刁家大小死干净，只剩奴身落江心。

柳家冤仇未得报，反落我刁家灭门庭。

奴是蛇入曲洞无退路，老鼠过街见不得人。

刁姑娘正在无路走，空中忽降一个人。

来者是骊山老母，身站船头，用手对舱里指道："徒弟，休要糊涂！"刁婵梅抬头一看，是师父到来，喊声："师父，搭救徒儿性命！"骊山老母说："救你不难，只恨你逆天行事，罪犯天条，你不用宝物伤太平王柳让，他也不用五虎必龙喷火兽杀你。他是弘治皇儿干殿下，你是何人，怎可与殿下动手，此乃一也。二者，不该在方府见财动心，盗劫库银，这都是你的罪过，应遭此惊险。来，来，来，徒女听了：我今救你一命，把这颗丹丸吃下就全然无事，顷刻就能到达彼岸，有救星收留于你。"众位，这颗丸药名叫哑口丹，刁婵梅往腹中一吞，口哑百天，才能说话。骊山老母运动妙法，口念真言，只听船身一动——

飘飘荡荡一阵风，小船吹了上天空。

按落云头，小船落在扬州钞关内河，骊山老母也不多说，驾起祥云竟自去了。

扬州钞关内河，正对贾志成茶馆后门，所有茶店用水，淘米洗菜，总在内河。这天，正逢贾老儿来到河边挑水，忽见码头上有一只小船，舱内坐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子，随即向船上问道："谁的小船，停泊在此？"连问数声，未见回答。又见那女子形容悲戚，又问："女子，可是你腹中饥饿，不愿说话？"刁婵梅虽不能说话，心里却是明白，听得问她肚子可饿，就用头点了几点，表示肚里正饿得发慌。贾老儿连忙到店内拿来六个馒头，不觉被贾奶奶发觉，便问："这馒头送与何人？"贾老儿如此如此告诉一遍，贾奶奶便跟上码头去看，果然不错，生得标致非常，就是不能开口说话，猜她是在江中失风，惊吓到这种样子。贾老儿随手送馒头与她吃，刁婵梅双手一拱，表示谢意，就伸出玉手，接过馒头吃了。贾奶奶遂与贾老儿商议，意欲将她收为义女，贾老儿也十分有意，于是将刁姑娘搀扶上岸，来到家中。次日，贾老儿点上香烛，备上祭品，在堂前敬过神，祭过祖，刁婵梅端正下拜，认贾家二老为义父义母。贾老儿又把陶文灿叫过来，叫他们义兄义妹相称。左邻右舍知道贾家收一义女，又来恭贺三天，逐日办酒款待。闹了三天，邻里之人都知道贾家有个美貌义女，大家为他高兴。

一日，贾老儿到钞关有事，贾奶奶去河边淘米洗菜，刁姑娘在灶前烧火，陶文灿突然来到灶前，先是对刁婵梅一笑，后是用手在刁婵梅腿上摸了一把，惹得刁姑娘粉面一红，反起一腿，向陶文灿踢来。陶文灿把身子一让，刁姑娘又是一拳。两人斗了数合，陶文灿不是刁婵梅的对手，冷不防——

刁婵梅起个金鸡独立势，把陶文灿踢上屋梁间。

陶文灿使个壁虎式，伏在梁上不下来。

刁婵梅用手向上招了几下，意思是："哥哥，你下来呀！"陶文灿说："男子汉说不下来就不下来，看你怎样？"刁婵梅身子一缩，用脚一蹬，地上陷下三寸多深，仰面斜立像一根木棍斜插在地上。陶文灿抓起梁上的燕子窝往刁婵梅脸上掼来，刁婵梅眼明手快，接过来就向陶文灿掼去。二人一个伏在梁上，一个斜立在地上，用燕子窝掷来掷去——

像小朋友打泥仗，你上他下争江山。

贾奶奶从河边洗菜回来一看，故意指着刁婵梅道："你不得无礼，兄妹之间应当要你敬我爱，不得胡来？万不可见我们二老不在家就动手动脚！今日谅你们初犯，下次再犯，定责

不饶。”

二人一个从梁上下来，一个从地上站正——

掸掸堂灰拍拍尘，脸就红到耳后跟。

再说，陶文灿初见刁婵梅，就生爱慕之心，爱她人品绝妙，标致异常。所爱之心不能出口，往往总是眉来眼去，早被贾奶奶看在眼里。那日暗与贾老儿商议：将义女配给义子。谁知贾老儿也早有此心，对贾奶奶说：“你悄悄去问义女，我暗中去试探义子，看他们两人意下如何。”谁知久旱遇汛期，水到渠就成。一个哑口点点头，一个文灿喊遵命。二老眉笑颜开，邀亲约友，备办酒菜，张灯结彩，邻居也来恭贺。连忙三天，时逢吉日。点起七盏星灯朝北斗，一对红烛照南星，

堂前拜过家堂祖，又拜义父义母收留恩。

夫妻喝过交杯酒，兰桂香房去安身。

陶文灿在扬州与刁婵梅成亲，

刁婵梅也算得安身处，再讲东斗陶文彬。

陶文彬招赘在蒋家村与蒋赛花成婚，已非一日，

欢乐之中愁又到，想起全家被害情。

陶文彬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心中有话不好云。

倒是蒋赛花小姐看出丈夫的心情，就问：“相公，你近来心神不定，夜不入眠，可有什么心事在身？”“贤妻，不瞒你说，我全家被害，一心要到襄阳姑父那里借兵，一怕你不肯让我离开，二愁岳父母不准我动身。”“哎呀，相公你把我当作何人？你是铁骨铮铮男子汉，我也不是锅台灶边人，是一身热血长成，你的家仇就是奴的家仇，你要去湖广姑父那里搬兵报仇，我岂能阻拦你！再说，父母那里由我去说情，谅来二位大人也一定能准！不要顾忌，我们二人一同到父母那里请命！”说罢，夫妻双双，来到高堂，拜见岳父岳母。蒋员外说：“贤婿，今日一不是年节，二不是我们老身生日，为何如此有礼？”蒋赛花说：“父母大人，相公家仇在身，一心要暂离我家，到襄阳姑父那里借兵，报仇雪恨。”蒋员外说：“哦，就为这事，老夫早已为他操心，我安排胡家三鬼，在青龙山招兵，也是将来为你陶家报仇！你既有如此掌握兵马大权的姑父，应当速速投奔湖广去借兵，岂不更好！不过，外面张挂图像，缉拿严紧，你倒要格外当心，一路不能露机，走漏风声！”陶文彬说：“多蒙大人关照，小婿自然当心。”于是员外吩咐家人，收拾包裹盘川，择日动身。陶文彬说：“岳父在上，今日正是出行吉日，我早已选定，趁此春暖花开，风和日丽之际，不能再延迟了。”员外说：“打发两名家将随你而行。”“大人在上，多蒙好意，小婿只能单身而行，更为稳便。”说罢，陶文彬告别岳父岳母，告别蒋氏贤妻，留下一把宝扇与她，洒泪分手。

公子走上阳关路，蒋氏哭进绣楼门。

陶文彬出行是祸是福暂不表，再讲首妻王素珍。

王素珍十月怀孕将满，心烦意乱，深怕爹娘知道，怎么得了。因此上——

今日忧来明日愁，百味珍馐难进口。

荷花海棠心慌乱，整天忙了不得休。

荷花、海棠见王素珍身子如此沉重，也怕担当不起，只得报与金刀王善夫妇得知。王大人连忙吩咐家将去请太医。顷刻间，来了一位姓马的太医。荷花将马先生领上绣楼，在外就坐。荷花报与王素珍知道。王素珍暗吃一惊说：“荷花，这还了得吗，奴家并非有病，你我乃是恩主义仆，无话不谈，我是身怀足孕，倘被太医诊出脉情，那还得了！望你们总要为我想个上策，才不致泄漏天机。”荷花说：“小姐，正是为你安全之计，我才报与员外得知，请太医来解难的。小姐，只要你听我调拨，包你万无一失。”马太医吃过茶，吩咐牵线搭脉。荷花、

海棠随即把线牵到房内，不系小姐脉脐上，对床脚上一扣。马太医横一切竖一搭，脉线上动总不动，太医大惊失色，随即对王大人说——

“大人哪，小姐三脉总沉沦，就怕早已丧残生。

大人哪，我从来不看人去病，你要为我祛灾星。”

正在这时，楼上荷花、海棠哭闹起来，

“小姐呀，你刚才还把眼睛睁，怎舞舞手脚就不作声。”

太太听说小姐已死，要到床上去看，两个丫环一把抱住，假意说道：“太太，你千万不能撞头，不能发躁，如有三长两短，大老爷知道，总怪我们不好，怪我们不抱住你。太太，人已经死了，你躁死了她也不得还魂！俗话说，在顾在，死顾死，你要保重身体要紧。”就这样，荷花与海棠把太太抱住，不让她贴近小姐身。

王大人与太太想：人死不得复生，就用红纸封了三十两银子，打发太医回去，王府备办丧事。

眼见天色不早，玉兔东升，王夫人吩咐荷花、海棠二人陪伴小姐尸灵。于是王素珍将“替身郎”纸人放在床上，与小姐一模一样。众位，这“替身郎”乃仙山师父送给她的法宝，能替男女之身，所以能为小姐替死。这遭，王素珍悄悄收拾停当，身边带足金珠细软，叫荷花、海棠替她把马备好，还带一把神刀随身，准备五更一到，就逃出京城，寻一座僻静处去分娩。王素珍说——

“无论生男或生女，总是陶家后代根。”

耳听谯楼敲三更，小姐马跳出园门。

又对荷花说一声，“千万不要漏风声。

一旦有了安身处，自有传书送信人。”

王素珍用“替身郎”放在床上，星夜跳出家园，越过城墙，打马如飞，逃出京城，直扑阳关而去。家中王善夫妇悲伤万分，办了棺木将女儿收尸入殓，请了僧道两班敲敲打打，念念唱唱，做了几天道场，超度王素珍小姐。因为金刀王善没有后代，众朝臣又奉弘治皇旨前来吊唁三日，出殡安葬了事。

这边王素珍出走，寻找僻静之处分娩。那边陶文彬离开蒋赛花去襄阳投亲，借兵报仇。一路上不分昼夜，抄小道而行。一日来到一野村荒地，从荆棘中跳出两个强盗，拦路抢劫，将陶文彬包裹盘川一概抢去，好衣好裤也尽剥光。陶文彬苦苦哀求，好不容易才将两把扇子要回。众位，陶文彬处处遇难，其中有个缘故：他全家被斩之日，就是八败星上身之时，随他逃到天边，恶星就跟到海角，无可避免。从此陶文彬身无分文，只好带跑带要，径往襄阳。

日间饥饿讨饭吃，夜宿檐下暂安身。

再讲王素珍逃出京城，急急慌慌，催马前进。这一天来到山西地带，猛然抬头一看，只见一座高山挡路，不觉毛骨悚然！王素珍凭借神刀，斩开荆藤，直往山脚而进——

这座山，雾漫漫，巍峨崇峻，

山上树，山下水，曲径盘山。

白鹤叫，黄鹰喊，山猫打洞，

金钱豹，扑下山，虎把尸衔。

猩猩手搔手，猴子把眼翻。

未晚见鬼火，尸骨成大摊。

王素珍一见心暗怕，此山就赛鬼门关。

王素珍见此，只好慢慢催马前进。

忽听一阵锣声响，一群啰兵涌下山。

这群喽啰在半山腰就喊："肥羊慢走，丢下买路钱来——

如若不丢买路银，丢下头来往前行。"

王素珍暗想：原来此山还有这些狗养的，岂不知姑奶奶从此经过，竟敢在此为非作歹！倘若不是我怀孕在身，定杀你片甲不留，踏平山寨，为地方除害。再一想：凡事均宜三思。俗话说，能狼不敌地头犬，好汉还怕庸人多。明知不可伴，事急且随和，看他对我怎么样？想罢，王素珍勒马不走，站立等候。

众位，这座山在山西是有名的太行山。山上有个大王，名叫白魁，绰号叫小霸王。白魁招了许多兵马占山为王。小霸王来到山下，一见王素珍就放声大笑："哈哈，原来是美人到此？我大王山上黄的是金子，白的是银子，住的是华丽房子，就少一个美貌妻子。你能——

高山允就我，压寨夫人你当身。"

王素珍想：看来你这恶贼是个色鬼？好，色字刀在头。随手摸一下身上的刀，说道："大王见爱，小女子怎敢推诿？请将军先行，奴随后而来。"白魁说："美人不必恭谦。啰卒们，拥她上山！"但见喽啰，吆五喝六，前呼后拥，把王素珍一直送到高山聚义厅前坐下，吩咐："厨房办酒，今晚与美人合饮交杯，洞房花烛。"又叫："喽啰，挂灯结彩，今晚各人都有犒赏。"这下，喽啰个个欢天喜地，忙着去办酒菜。一刻辰光，酒菜停当，小霸王亲自起身，来到王素珍面前，弓身曲背，施了一礼，嬉皮笑脸说："你乃是我压寨夫人，今晚正是良辰吉日，请夫人入席，共饮交杯，以成鱼水之欢，永守天长地久！"王素珍说："但愿如此。"说着入席，自有喽啰把壶斟酒。王素珍在席上暗定章程：如不趁此机会暗算恶贼，等待何时？不如在席间将他劝醉，赶散喽啰，叫他死在神刀之下。王素珍定好主意，说道："弟兄们，今日奴家初入高山，相伴大王，乃五百年前姻缘注定，奴这里赏你们每人白银二两，你们到厨下吃喜酒去吧，这里自有奴执壶与大王对饮。"喽啰们谢压寨夫人赏赐之恩，尽欢而散。聚义厅只有他们二人对着辉煌灯烛，小霸王如入了广寒宫一样，心旷神怡，欢乐至极。王素珍见众人散去，故意装出风流体态，轻声细气："官人呀，今日天赐良缘，地逢佳期，应痛饮一醉，方赴阳台，共度银河。"小霸王听了这话，比吃蜜还甜，比闻花还香，如堕五里云雾。说道："美人请了。"王素珍说："官人请了。"说罢，白魁一饮而尽。王素珍说："官人连饮三杯，日后生子，连中三元。"白魁说："好，连中三元！"王素珍说："官人还有三元及第，再喝三杯！"白魁说："遵夫人之命！"又是三杯。王素珍见他酒有八分，舌根发硬，连忙一手执壶，一手执杯，说道："官人还有十分财气，须要尽量才是。"白魁只是语无伦次、迷迷糊糊说："酒足了，进房再吃吧。"说罢倒头伏案而睡，如同死猪一样。王素珍神刀出鞘，在靴底上一擦，提上来咯咋一刀——

小霸王头一滚来血一喷，呜呼哀哉丧残生。

王素珍装束停当，将神刀入鞘，在聚义厅拍桌大喝，操起鼓棰，擂动聚将鼓。山上喽啰听得鼓响，一齐喊道："我们大王今日新收一位压寨夫人，共饮交杯，谅来此时已入洞房，为何还擂鼓聚将，是何道理？"有的说："莫非大王趁着酒兴，与压寨夫人成亲，十分得意，叫我们去领赏啊！"于是众人起哄说："好、好、好，去领赏啊！"说着，一齐来到聚义厅上，抬头一看，只见那女人浑身是血，再看小白魁，尸首倒在一处，人头滚在一处，一个个回头就走。王素珍大声喝道："众小卒往哪里而走？违者，刀下丧生！"众卒一听，失魂落魄，一个个下跪哀求——

"女王呀，饶我们一条命残生，终身难忘不杀恩。"

王素珍道："呀呀呸，谁是女王？这个小贼白魁，已被姑奶奶杀了，你们如有不服者，就来与姑奶奶较量一番；服者，就要听我号令，以后不准下山短劫行人，只能替我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，精心学武，各练本领。"众卒道："小的遵命，决不违抗！"王素珍说："既遵我命，先

将小贼尸首拖下山去埋掉，打扫血迹。”众卒不敢怠慢，掩埋了尸体，厅上打扫干净。王素珍道：“你们仍至聚义厅服侍姑娘，听候调遣。”众卒说：“蒙你姑娘饶我等之命，还不知姑娘姓甚名谁？望姑娘留名，与小厮们知道。”王素珍说：“你们既要问我姓和名，我不是无名少姓人。家住燕山北京地，金刀王善是我父亲。母亲修心好念佛，朝朝夜夜诵真经。

可惜没得香烟后，只生我女儿王素珍。

自幼配与严方五国舅，是严奇奸贼的后代根。他父是奸贼子不正，私自带兵围困陶相府的门。陶府之人被激怒，一拳将他命丧生。照理夫死不能再改嫁，也是仙山师父算得真。严方空有夫妻意，他算我终身匹配陶文彬。陶公子是当朝首相的第二子，首相又是皇上御先生。

只为严家抢夺穿金扇，害得陶府灭满门。

逃走武艺高强的陶文灿，神风刮来公子陶文彬，偏巧刮进我花园内，奴将他藏在绣楼门，与他暗偕连理八个月，如今他离开奴家到湖广去投亲。一去多时没回信，奴家时刻挂在心。

只因寻夫出远门，路过高山遇此情。”

众啰卒一听：“哎哟，原来是王府的小姐，陶家后代的夫人，失敬失敬！有如此天大的冤仇，怎能不报！小姐放心，要为陶二相公铲除严贼，我等自当效力，只等兵精粮足，寻得陶二公子，那时发兵北上，捉拿严贼，扫除群奸！”王素珍说：“全仗你们虎威。”就此，王素珍落在太行山招兵，鸦鹊无声，风声不漏。

一日王素珍腹中疼痛，孩儿快要降生。偏巧山坳里住着一位姜妈妈，她是稳婆奶奶，连忙买了胡椒、红糖、粗纸等物，

连痛三个紧三阵，生下一位小官人。

香汤沐浴洗过澡，绵绸包了紧腾腾。

取名叫作陶天浪，是陶相府的后代根。

众位，这位小公子是上界玉石星临凡。一出娘胎，未曾有过哭声，所有山上众人个个称奇。到了满月那天，那玉石星才开口大哭，一哭不止，没日没夜地哭，害得王素珍叫苦连天。

哭得王素珍泪纷纷，母子哭成一条声。

哭得众人心慌乱，哭得日月暗昏昏。

哭得飞鸟停了翅，乌鸦在树上叫三声。

姜妈妈说：“小姐呀，不能再哭了，哭得山上人心乱，哭得乌鸦叫嚷嚷。俗话说，乌鸦叫，祸要到。你要是哭坏了身子，不是害了你自己？你将公子给我抱下山去散散心，见见山外之景，或许就不哭的。”王素珍一想，这倒有理，就将陶天浪交与姜妈妈抱下山去玩耍，王素珍也止住哭声。小公子下得山来，果然一声不哭。姜妈妈满心欢喜，绕着山路往前而行。正行之间，一阵狂风扑面而来，沙灰迷眼。姜妈妈随即把眼一闭，避过灰尘。又见风过之后，一阵腥气，忽又呼的一声响动，跳来一只吊眼白虎，直向姜妈妈扑来。姜妈妈一吓，咕咙咚往下一跌，将怀中的公子掼在一旁，那猛虎张开血盆大口，啊呜一口，把陶天浪衔了就走。姜妈妈连忙爬起，追赶老虎，急得喊出一声：“老虎哎——

你饿了吃我姜氏女，莫伤忠良的后代根。”

那吊眼白虎头也不回，只当没有听见。

姜氏只是抛来只是滚，我回山怎得见夫人。

姜氏想道，我空手回去，怎好向寨尊夫人交代呢，不如一死了之，倒还落得个干净！说着，手拉衣衫遮面，对乱石之上一头撞去！

眼看人命将断送，来了本山土地神。

本山土地变成一位白发老翁，用拐杖一指："老姜婆不要撞石，虎衔陶天浪，与你无干，这是天数注定，人力不能挽回。寨主王素珍也不怪罪于你，你尽管回去是了！"姜氏问道："老公公，你是山中何人？"老者说："这你不用问了，日后便知。"说罢，土地化作清光一道而去。姜妈妈这就知道，定是山神土地前来指点于我，其中定有妙情，只得迈步上山。来到后寨帐房，向王素珍哭诉："夫人，大事不好，祸比天高！"王素珍问："我的孩儿哪里去了？"姜妈妈边哭边诉，把在半山玩耍，公子被虎衔去之事，说了一遍。王素珍急问："这可是真？"姜氏说："老妇岂敢妄言！"

王素珍听到这一声，跟手跌倒地埃尘。
"我的姣儿呀，指望你传接陶家后，
脚未踏地就被虎吞。
别人家孩儿有爹娘养，你出世又未见父亲。
娘怀孩儿九月整，躲躲闪闪不出门。
深怕爹娘来知道，为娘只称病缠身。
心肝呀，正因你是忠良后，当作传家宝和珍。
几次避开太医面，多亏荷花巧计生。
这才逃出北京地，太行山上你降生。
谁知花刚吐艳遭霜打，未见你爹就被虎吞。"
王素珍哭到伤心处，姜氏吓死又还魂。

山上一众兵将都来劝解说："尊寨夫人，你不能过份伤心，人死总不能复生。况且你还要报仇雪恨，姜妈妈还吓昏在地呢。你如再哭下去，叫我们大众心上也不好受。也许是三遇三来七遇七，公子逢凶能化吉——

兴是神虎衔了去，仙山洞府办修行。"

王素珍这才放低悲声，渐渐止哭。"哎，我岂无知，倘若悲伤成病，有谁替我料理招兵？"想到这里，叫声："姜妈，你快起来，这件事情奴家绝不怪你，只怨我身无福份压住此儿，你还是去替我料理事吧。从此，你就算我的姨妈在这里安生。"又叫一声："各兵将听好——

各自回营习武艺，操兵练马做营生。"

再讲玉石星陶天浪被虎衔去。众位须知，此虎并非凡虎，是云梦山水帘洞王禅老祖座下的神虎。因王禅老祖见陶家冤屈难伸，故差神虎将陶天浪衔上高山，传授武艺，好叫他日后下山报仇。众位要问，陶天浪何时下山？

只要等清江城打擂比武艺，陶天浪才下山救双亲。

丢开陶天浪被虎衔上云梦高山不讲，再谈他父亲陶文彬去湖广投亲。饥餐渴饮往前行，半路之上遇强人。头一次银两包袱被抢去，第二次浑身剥得赤条条。

若问强盗名和姓，是张狼刘狗两个人。

张狼、刘狗这两个恶贼，在山东至淮城一带，大有恶名。人人见他害怕，专作短路大盗。官兵曾多次捉拿，都是顽抗脱逃。而陶文彬在路上两次遇盗，幸而强盗不识宝扇，总被陶文彬苦苦求饶，夺去包袱衣裤，归还他两把宝扇。而陶文彬虽有两把穿金扇在身，一不能变卖银两，二不能充饥当饱，无衣无食，沿途乞讨，令人悲伤！在路上又不敢问人，更不敢走阳关大道。惊慌中走岔路道，不觉来到淮安，栖宿在淮安北门城楼之下。只见城楼上高挂他兄弟二人图像，注明拿捉陶家二叛。因此，陶文彬宿在城楼一夜，明晨天不亮就离城往乡间乞讨。饥寒交迫，非止一日，在乡间带跑带要，不觉到了寒风刺骨的深秋时刻。一日来到一个李家大庄。二公子从东头进庄，见一家有三间草屋，大门朝南。陶文彬来到这家门前，见

一人在屋内吃粥，面前摆着一盘咸菜，靠着粥盆。陶文彬见了满心欢喜，就向这家讨粥，聊作充饥御寒。于是连忙往门里叫道："门内主人，行行好事，布施我落难之人一碗汤粥，暂度性命，功德无量。"那门内之人开口说道："你这花子，太不识相，我今天正在气满胸怀，你还啰啰嗦嗦向我要吃，赶快走开，莫叫我心烦！"陶文彬说："我这花子，只顾要饭，哪晓你肚子里有气，但不知所气何事？"那人说："实不相瞒，这里不是我的住宅，是一个不贤东家。我本姓李，叫李金波，在这庄上坐个学馆，教几个学生，都是他们轮流供饭。今天轮到这家供饭，走来一看，只一盆稀粥在此，我正要做一首诗羞辱这个不贤东家，却又遇见你来要粥，你说气不气也？"陶文彬说："原来李先生欲作佳句，暗骂东家，那就请先生做诗吧。如做得不当，也好让我花子批改批改。"李先生一听，大发雷霆："你这花子，讨饭不知饥饱，困觉不知颠倒，在我关爷面前舞刀？我黑墨水也吃了几瓢，倒不如你讨饭的花子啦！快滚开，不要扰乱我做诗的思路！"陶二公子说："先生不要动怒，你且做出来让我看看，倒底是长葫芦还是扁瓠子。"李先生说："我做出来，你要批削，如不及我之才，定不放你过门；如比我才学高超，这一盆粥我李某一口不吃，全给你是了。"陶文彬说："既是如此说法，做来我看。"李先生说："花子，你且听我吟来——

合米煮成粥一瓯，西风吹来浪波愁。
远看好似西湖水，缺少渔翁下钓钩。"

李先生吟完这首诗问道："花子，你听见了吗？"陶文彬说："我听见了，老夫子这四句之中，没有一句工整，全是狗屁不通，不堪入耳。"李先生一听，满脸通红，气急败坏地说："你这花子，真是满肚子稻草，一口马屁喷人。"陶文彬说："你没才能，不要出口伤人，听我花子批来。你说'合米煮成粥一瓯'，你知道，一升谓之十合，如一升米煮成十碗粥，那粥是不稀的了。下句话，'西风吹起浪波愁'，这个人家的门朝南，西风怎么吹得进来？既然风不得进来，无风怎么会起浪？'远看好似西湖水'，西湖水清澈见底，一碗粥虽汤且浊，怎好与西湖水相比？最后一句，更是狗屁，什么'缺少渔翁下钓钩'？这碗粥既不像西湖之水，又怎能下钓钩呢？请问，我花子批削得对与不对，快把粥端来给我花子充饥！"那李先生仍不服输："你照此吟上一首给我听听，如比我高，才有粥吃。"陶文彬说："如吟出来不比你高，我花子决不吃你一口粥汤！你且听我吟来——

数米煮成粥一瓯，鼻风吹起两条沟。
远看好似团圆镜，照见先生在里头。"

陶文彬吟罢："先生，你看如何？"先生这才说："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！你花子真是才高学深，请你再念一遍，让我用笔记下，再请你吃粥。"陶文彬巴不得立时粥要到嘴才好，无奈又念一遍。李先生写在纸上，又念几遍，连忙起身，请花子吃粥，陶文彬倒把粥吃得精光。先生一看，碗底朝天，咂咂嘴道："花子，怎么不留点给我？"陶文彬说："请原谅，今朝就算我跑的花子向坐的花子分点饭吃吃吧，日后让我有了升腾，再还饭与你。"先生叹了口气——

无可奈何花落去，紧一紧裤带去教学生。

陶文彬捞到一饱，也就沿着乡村小道，速速前行。行走一天，眼看夕阳西下，乌鸦归巢，心想，城里去不得，乡下较安宁，就在这乡间找个地方住下才好。于是一路留心，走到时已深更，才见一家廊檐之下有堆乱草。走廊墙壁上有一窗户，窗户内透出一点灯光。这里既有点亮光，下有乱草御寒，上有廊檐挡露，陶文彬就在此处住下。

这户人家姓张，外号叫张邋遢，夫妻二人又懒，远近闻名，无人不晓。

说起邋遢真邋遢，草堆头边连灶脚。
鸡子上台屙，鸭子满地拉。
天阴下雨烧不着，跺脚巴天哭菩萨。

这家夫妻二人，男的懒皱筋，女的懒得怕起身。有一天深夜，一个夜麻子——小偷，把他家的门撬开，到屋里偷东西。夫妻二人被撬门声惊醒了，男的用脚拱一拱女的，说："有贼进家了，你起来把贼赶走。"女的可起来？不起来，反用脚踢了男的三下："你不好起来，他又不是偷我一个人的！"于是二人都懒得怕起身。那小偷听见床上有人说话，晓得不好偷，就稀稀步子跑出门，不偷了。那男人在床上高声叫："喂，朋友——

你走也不替我关好门，省得我们再起身。"

这家夫妻二人，竟懒到这种功程。今夜陶文彬宿在他家廊檐下，他并不知道。三更过后，陶文彬一觉睡醒，只听夫妻二人咕咕哝哝的，男的说："我要小解。"叫女的把小马桶拿把他。女的说："小马桶满的，如何好用？"男人叫女的端出去倒掉。女的说："你要用，自动手。"俗话说，大、小二"恭"，霸王的力气总背不动啊！男的熬得实在不能再忍，只好自己爬起来，急得鞋子也来不及穿，端起个小马桶，走到窗户前，狠狠地从窗户上对外一泼——

没头没脑对陶文彬身上浇，一道白光上九霄。

众位，这一道白光是何缘故？弟子前面已经讲过："陶家挨满门抄斩之时，就是八败星上身之日，直至今晚，被张邋遢用尿桶一浇，就把陶文彬身上的八败星，化作一道白光吓走了。八败星脱离，陶文彬要交好运。

好运歹运且不论，浑身尿气臭难闻。

翻来复去睡不着，指望日出天大明。

恰巧架上金鸡猫咬死，谯楼上睡杀打更人。

陶文彬好容易熬到东方发白，连忙爬起来就走，来到一处僻静地方，把身上一件单薄衣裳，放水里洗净晒干，一连要了四五个村庄，才把肚子要饱。他想，今夜不能在乡间过宿，如再被那尿桶一泼，岂不要从头霉到脚。今夜必须偷进淮安城，睡到北门城楼下的穴洞中去。那是我睡过几次的老地方，虽在奸贼的眼皮下，倒未遭风险。陶文彬悄悄来到城楼下外面的洞窟，把乱草扯平，躺下来就睡。正入梦乡，忽听城楼上一声喝令："站住，听候搜查！"原来是个夜麻子——小偷，深夜出来行窃的。城楼上巡哨的下来一查，用面貌册一对照，不是陶家二叛。喝道："去你妈的，不关老子的事！"陶文彬听得清清爽爽，明明朗朗，是专缉他兄弟二人的。想到这里，不觉心惊胆怕，恐到天明，被奸人拿住，那还有命！不如早些离开这是非之地吧。于是连忙起身，听一听城楼上的动静，又往乡间而去。离城约有十里之遥，来到一座王家大庄。庄上有一大户姓王名寿，官居吏部尚书之职，即王天官是也。王寿生了一男一女，男儿名叫王瑞琳，女儿名叫王玉花。男儿读书笨拙，女儿美貌玲珑。因王天官退职还乡，在家教读子女。还有一个外甥名叫刘瑞琏，亦住在王府读书。

陶文彬来到王天官庄上，向庄户讨吃。讨了几家，因午饭过后，家家洗锅关门，没有讨到汤水下肚，腹中饥饿，神困力乏，就在王天官的花园墙外阳光下坐着。一者是歇歇脚养养神，二者将身上的虱子捉捉干净。正捉之间，只听墙内有吟诗咏对的咿唔之声。原来是王天官出一对联与他儿子王瑞琳、外甥刘瑞琏，叫他们对上。那上联是："洪泽湖片片是水"，谁知他们表兄弟二人，横一遍竖一遍地哼呀念呀，都不得成联。陶文彬听了替他们干着急：这些笨蛋，此下联呢，俯首可拾，何必如此费心？欲想给他们解困。等墙内二人再次念出"洪泽湖片片是水"时，陶文彬不禁站起身来："峻嵩岭处处皆山"。王瑞琳表兄二人一听，猛然一惊："刚才花园外谁人出句，听来极为合辙。"说罢，二人来到园外，东寻西找，不见行人，顿觉事出蹊跷。于是回头沿着花园墙向西张看。举目一望，只见一个讨饭花子坐在墙下，别无他人。刘瑞琏说："表弟，待我前去一问，以释谜团。"刘瑞琏走近陶文彬身旁："花郎，适才可见是谁在此念一诗联？"陶文彬对他二人看看，说道："是我花子的拙句，见笑见笑。""很好很好，我等不及你才，请再复念一遍如何？"陶公子觉得好笑，无奈又复念一遍。刘、王二人

如获至宝，进花园去了。哪知这二人离嘴忘句，刚进园内，又把下联忘了。王瑞琳说："表弟，你可记得下联？"刘瑞琏说："我一个字都记不得了，你可记得几个字？""啊呀，我如记得，还用问你！"他们二人在那光翻白眼。刘瑞琏说："我们不要在此煞费苦心，快去到园外把花子请到书房里来，叫他写在我们手上，要是忘了，对手心一看就是了。"表兄弟二人来到园外，向陶文彬说了许多好话，才把花子请到书房。刘瑞琏磨墨掭笔，说："我们二人断不让你白劳，多少总是要送你一些银子。"陶文彬说："二位公子既有如此说法，须知古人之言：诗文同骨肉，决不为钱财，钱财如粪土，仁义值千金。"说罢，接过狼毫，把下联写上他们的手心，当即告别二位公子要走。王瑞琳说："且慢，请用一杯茶，我们还有些菲薄之敬，以作茶资。"说罢，从身边取出二两银子。陶文彬一见，更加要走，说道："二位公子在上，莫看我讨饭花子，并非是爱财之人。诗书云：'德者，本也；财者，末也'。今日既蒙雅爱，看得起我落难之人，比送我银子还好！"谁知王、刘二位公子执意要送他钱文，在两下推辞之际，只听一声咳嗽，老天官来了。王、刘二人一听咳嗽之声，连忙把陶文彬往门后边一藏，怕被王天官看见有花子在书房里，必定要受责罚。他们把陶文彬藏好，就见王天官进了书房，往桌案椅上一坐，问道："你们的对子对出了吗？"刘瑞琏说："早对好了。""既对好，拿来我看。"哪知他们二人又忘记了，各人只是偷看手心。天官说："你们早已对好，为什么迟迟不给我看，光看手掌，我又不曾责打你们手心，手心不红不痛，难道手上有字不成？把手伸来我看！"事已如此，两人无言以对，只得磨磨蹭蹭来到天官面前。老天官"叭"的一声，拍动桌子，大声喝道："把手伸出来！"表兄弟二人一吓，一齐把手伸到天官面前。天官一看，手心里正是写的下联：峻嵩岭处处皆山。老天官一看大吃一惊，忙问："这句下联是谁替你们对的？必须从实说来，万事全休，不然，每人重责四十手心，还要把那出对之人交来，你们说是不说？"老天官连问几声，他二人你对我相，我对你望，一言不答。

个个当着天官面，眼不眨来气不伸。

可怜陶文彬吓得在门后发抖，倘若他们把我招出来，这位大人定然不饶，把我交到北京定罪，不是死路一条?!他越想越怕，越怕越抖——

抖动门板像打筛，把天官惊得站起来。

天官问："门内何物作响？"王、刘二公子连忙答："老鼠作响！"天官说："你们读书愚笨，听响声倒很灵敏！我不相信，晴天白日之时，老鼠就出来造反啦，让我去看！"说罢，天官走过去把门一拉，只见一人，衣衫褴褛，不堪入目。陶文彬连忙下跪，口内只喊饶命！天官说："不要说饶你命，险险乎把我的命都吓走了。我问你，为何躲在书房门后？还是想偷书，还是想偷笔？谅你这等落魄之人，偷去书笔，也是无用，要说偷衣、偷钱，书房里没有。你究竟来此作甚？必须把家乡地址，姓甚名谁，干何勾当，一一从实招来，饶你一命，如有半点含糊，立即就此重办！"可怜把陶文彬吓得面如土色，心往下一忒，有话也说不出。

王天官又说："你好好说来，我饶你性命，但不能有半点隐瞒！"陶文彬说："老太爷在上，容花子禀告。

大人哪，问起花子家不远，家住北京邹家村。
父名叫作邹员外，母是吃斋念佛人。
生我们兄弟人两个，总是知文达礼人。
不幸爹娘归西去，家被天火烧干净。
我兄弟双双无生路，直往湖广去投亲。
兄长不知归何处，未知死来也未知生。
我今讨饭到此地，路经淮安这座城。
今日正从贵庄过，只听园内有念诗声。

怪我小子冒昧很，隔墙听句答诗文。”

王天官说：“喔，原来他们手心里的对句，是你的佳作！”“大人在上，正是小子信口胡谈，望大人海涵！”“哦，看来你也是书家子弟。”随命书童泡茶相待。王天官又说：“依你讲来，你乃北京大邹庄人氏，老夫问你一人，但不知你可认识？”“大人在上，问起北京之人，有名则知，无名不晓，但不知所问何人？”天官说：“要问这人，在北京他如雷贯耳，在弘治皇下为臣，官拜当朝首相，姓陶名彦山。因听得他全家被严贼斩绝，只逃出两个公子，大公子陶文灿，二公子陶文彬，不知逃往何处？你可知情？”陶文彬一听，心下一惊，故意赖道：“问小子这事，我绝不知情。”“喔，你既是北京人，为何不知？你在外沿街乞讨，岂不知画影图形，捉拿他兄弟两个叛逆？”陶文彬听罢，心像十五个吊桶打水——七上八下，忐忑不安，二目含泪，一言不发。王天官见此情景，亦是惊疑不止，故作诈言说：“你正是叛党之后陶文彬吗？不可满口胡言。”陶文彬听得此言，只吓得心惊肉跳，浑身发抖，口中只喊：“大人哪，小子实不信陶，望大人不要错认，万望成全落难之人，胜造七级浮屠！”王天官说：“来，来，来，你不必如此哀求，站起来一旁就坐，老夫有话问你。”说罢，陶文彬站起身来，坐在一旁，书童又送过茶来，像是为陶公子压惊。王天官说：“你不用害怕，老夫对你实说了吧。陶首相本与老夫是八拜之交，又是一殿称臣，同朝好友。闻他被害之后，老夫心怀愤懑，暗恨严贼，久要替陶相爷报仇，只因时机未到，不便下手，只要你对我说出实情，老夫无不成全于你！”陶文彬听罢，觉得王天官和颜悦色，说的是一片好言，并无恶意诈我，只好说出真情：“大人在上，既蒙高抬贵手，小子则掏心恭禀，求大人恩庇！

大人哪，在下正是陶文彬，不敢虚言哄大人。

我被狂风刮进王善花园内，从王府逃出到如今。

兄长杀出北京城，逃往何处不知情。”

王天官一听，万分高兴。“原来贤侄到此，真乃万千之喜！贤侄，老夫刚才言语吓唬，受惊受惊，望勿记怀！”“大人何出此言，小的感恩也来不及，又何敢记怀！”王天官叫道：“我儿王瑞琳与甥侄刘瑞琏前来见礼！”陶文彬顶礼相还。王大人又吩咐家童取出新衣给陶文彬——

香汤沐浴洗个澡，上下换得簇簇新。

王大人又唤来府内家将、童仆、奴婢使女：“不准走漏风声，就此只叫邹公子，不叫陶公子。”家将等人个个答应，唯大人是命，决不走漏风声。王天官又对陶文彬说：“贤侄呀，老夫有一言与你相商，但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陶文彬说：“大人有话请讲，小侄无不从命！”王大人说：“没有别事相谈，一则贤侄落在我处，请放心守候；二则老夫自告老归家，教读我的小子与外甥。谁想他们两个愚笨至极，老夫也无这大的精力教授他们。如今贤侄既来，就暂且屈驾，教授他俩读书，老夫断不白烦，所有修金，如数奉上。”陶文彬道：“小侄自知不才，深恐误失令郎，如不嫌弃，小侄谨遵台命，决不推诿。”说罢，就在书房叫王、刘二位公子对陶文彬重新见礼，拜师为尊。从此陶文彬在王府，一边教书，一边自习。

莺声琅琅哼诗文，惊动王府女佳人。

陶文彬在天官府与二位公子伴读，后楼王玉花小姐身边有两个丫环，一个叫春梅，一个叫秋菊，她们常到书楼送茶送水，竟把陶文彬看在眼里。暗想，这人生得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两耳垂肩，两手过膝，十分俊俏，谅非寻常之人。春梅、秋菊这两个丫头，竟把陶文彬的品貌，一一传到后楼，向王玉花小姐说道：“府内新来这位相公，他的美貌，真是天上少有，地上无双，不亚于仙子降世。”王玉花小姐说：“凭你们眼光就把他说成盖世无双，我就不信。”两个丫环说：“你小姐耳听是虚，眼见是实，不信，跟我们一同前去，你在屏风后面看看如何？”谁想，小姐竟被她们说动，连忙跟春梅、秋菊二人悄悄来到屏风后面，偷眼向陶文

彬一望，王玉花浑身打了一个寒噤，果然这位公子生得美不可言，不由得暗暗赞道："但见他——

又不高，又不矮，体态文雅，
天庭圆，地阁方，美貌男郎。
吕布难与他比美，广寒仙子也欠三分。
王玉花越看越想看，心像猫抓少章程。
奴家空有花月貌，只怕嫁个郎君不如他。

王玉花一见陶文彬就如痴如醉，恨不能立时要叫他上楼相会，才称她意。身边两个丫环说："小姐，我们回楼去吧，天色不早了。"王小姐嘴上答应，脚下丝毫不动。等两个丫环催促数次，催得小姐脸上发红，才跚跚上楼。小姐来到楼上，茶也不思，饭也不想，满面生愁，懒谈闲事，只问两个丫环如何能把公子请上楼来，商议婚姻之事。二丫环说："不能，他是个教书之人，每日陪公子读书，怎能离开？况且——

全府上下人丁旺，筛子看门眼又多。"

王玉花说："这如何是好？"只急得小姐唉声叹气，一筹莫展。春梅与秋菊见小姐如此心境，遂说："小姐，奴有妙计，包管小姐心想事成。"王小姐问："你们有何良策，快快说来。"春梅说："小姐呀，明日清晨我替你备一杯净水，折一根杨枝来，你咬破舌尖，口吐鲜血，披头散发，乱跳乱舞，说有菩萨下凡，指点婚姻大事，不致贻误终身。"小姐说："此计甚好，我到时可随机应变，见风使舵，想来父母必信无疑。你们速速与我取茶杯一个，杨枝一根，备我应用。"早点过后，王玉花打散青丝，咬破舌尖，狂舞乱跳，装神弄鬼。早有春梅、秋菊急急下楼，报与老爷、太太："大事不好，小姐口吐鲜血，乱说乱舞，只吓得小婢不敢靠近她身，故而前来报与老爷。"王天官夫妇二人听得此言，猛吃一惊。忙问："此事可真？""老爷，奴婢岂敢妄报，请老爷、太太速速上楼。"天官夫妇哪敢耽搁，来到楼上，只见小姐披头散发，口吐血沫，手舞杨枝，口中念道："慈航普渡，遍及众生，吾神到此，广开善门。"小姐叫嚷不息，王天官吓得不知所措，老夫人连忙下跪祷告："苍天在上，神明有灵，我女癫狂，是何原因？伏乞菩萨示明，我等苍生当恭听神命，决不食言。"说罢，老夫人又叩几个响头。这话正中王玉花心意，便故意说道："吾神并非无名，南海观音是也！"王天官说："原来是大慈大悲的观音老母，阿弥陀佛！"念罢，夫妻二人又叩头在地："但不知菩萨下凡为了何事？"王玉花故意说："只为你女儿玉花的终身大事，吾神特来指点，她与陶文彬五百年前有月老牵定，故吾神将陶文彬指引到此，目下良时将近，必须择日完婚，不可迟延！吾神已经言明，但不知你们做父母的意下如何？"王天官夫妇一齐说："既是菩萨为媒，我等亦无异说，谨遵神圣之言，请菩萨回銮去吧！"王小姐又故意说："吾神回銮不难，你夫妻不能阳奉阴违。如有违者，男遭霹雳，女遭火焚，你等休当儿戏！"说着，王玉花把口一张，打个呵欠，伸个懒腰，好似神灵退去。王天官连忙吩咐春梅打盆水来，替小姐洗脸梳头。王玉花说："爹娘何故上楼，怎不叫小女迎接！春梅，你们兴到哪里去了？爹爹上楼，也不通报一声！"王天官说："儿呀，你莫怪春梅，刚才有神附上你身，是春梅报到楼下，我们才上楼看你来的。你方才说的那些言词，还记得吗？""爹爹，女儿好生得很，没有说什么话语。"王天官说："儿呀，刚才菩萨临凡为你作媒的。"小姐听说"为媒"二字，故意不答，不理不睬。老夫人说："老爷呀，你不必在此多问，让女儿好好睡吧。我们且下楼去，商议他们的婚姻大事。"

天官夫妇下楼去，两人讲讲也称心。
玉花惊出一身汗，梅香笑了肚里疼。
也是梅香花样精，请出菩萨做媒人。

王天官夫妇来到楼下，叫家童到小书房把陶二公子请来。王天官说："贤侄请坐。"陶文

彬说："谢谢大人，告坐了。不知呼唤小侄来此，有何吩咐？"王天官说："有请贤侄，非为别事，只因小女王玉花，昨日有神明附体，云及婚姻二字，本与贤侄五百年前就有缘注定，所以神明把你指引来此，就为撮合你们姻缘相会，望贤侄切莫推辞。神明还说——

好男不愿遭雷打，好女不允被火焚。

贤侄呀，趁此秋高气爽节，你们两人就完姻。"

陶文彬一听，心中暗想：我不能随口答应。我有血海深仇未报，还要去襄阳借兵，怎可招赘在此享乐？想罢，对王天官说："承蒙大人怜念小侄孤苦，收留在此，理应遵命，无奈小侄大仇未报，不敢在此妄贪令爱，望年伯大人见谅！"天官说："此乃神圣之言，焉能推托？贤侄不必多言，我老夫择日办事。"陶文彬见此情景，谅难推托，只得回书房而去。

王天官扳开通书万年历，择个良辰是九月初九重阳节。吩咐家佣杀猪宰羊，备办酒浆。又请裁缝把新衣做，大红枕上绣鸳鸯，嫁妆就在淮城办，要请厨师到酒楼，门前高搭红绿彩，一对绣球挂两边。

自古有钱无难事，各色物件办齐全。

老夫人连忙迈步上楼说："闺女，你不必描龙绣凤了，你的喜期就在明日重阳佳节。赶快梳梳洗洗，叫春梅把楼上葺理葺理，其他的衣服、妆奁，一切都已办齐，所以娘来向你道喜。"

众位，你晓王玉花回的什么话？她故意说："娘，我年纪还小，还不懂地厚天高，况且我也不曾见过那个公子，是高子矮子、王二麻子，还是长葫芦扁瓠子，年纪轻轻就与他同帐子！"老夫人说："小姐，你不曾见过那公子，我和你爹爹见过不知多少遍哩。那公子，人品端正，才貌双全，我们做父母的还骗你？观音菩萨还骗你？好，听娘的话，我下楼去了。"

王老太太下楼房，喜坏了小姐女红妆。

九月初九那天，王府张灯结彩，灯烛辉煌，府内大小人等，个个换上新装。陶文彬香汤沐浴洗过澡，王玉花梳头打扮换衣裳。正因为陶公子在王府躲难，王天官操办女儿的喜事，也不对外声张——

满堂共饮喜庆酒，全府上下贺新房。

喜娘将小姐与公子搀到高厅，王玉花对公子一细看，真不愧是忠臣的后代，好人家的子孙，品貌出众，举止斯文，也不亏我王玉花一生。陶文彬乍对王玉花一看，好像嫦娥降世，昭君再生。

只说以前三美才貌好，竟比她们胜三分。

良时一到，喜娘催促新郎新娘拜堂。七盏明灯朝北斗，一对红烛照南星。先拜家堂和神祖，后拜天官二大人，

夫妻拜过和合相，喜娘搀了入洞房。

淮安地方的风俗，跟黄河上下、大江南北差不多，新婚之期，三日之内无分长幼尊卑，都可闹新房的。喜娘搀新人入房，后面跟着一众家童、奴婢，还有家将人等都来凑热闹，讨喜糖喜果，还要新郎新娘吟诗作对。陶文彬落落大方，不负众望，乃借谢枋得的《庆全庵桃花》诵上一首：

寻得桃源好避秦，桃红又见一年春。

花飞莫遣随流水，怕有渔郎来问津。

众人听了莫名其妙，哈哈大笑。有一能作家将听了赞叹不已：这是陶公子遇难得喜的感叹，妙极，妙极！这时，鼓打三更，喜娘催促众人散场，让新人入欢。众人散去，喜娘关门离开。

开头一对新人像画眉叫，后来就雨打"知了"不作声。

陶文彬在王府招亲又算得到安身处，再讲陶文灿身在扬州过光阴。

陶文灿在扬州贾家与刁婵梅成亲，虽然夫妻恩爱，相敬相亲，就是刁婵梅不能开口说话，陶文灿有难言之苦。一天，贾老头夫妇到平山堂进香。因为收了义子义女，心上高兴，每月初一、月半两期，都如期敬神了愿。这天，陶文灿也被钞关那班徒弟请去吃酒。刁婵梅正在房中闲坐，忽听一阵风声过后，就听到有人喊："徒女过来！"刁姑娘一听，连忙站起来朝窗外一看，原来是骊山老母到此。刁婵梅只得把头点了几点，作拜见师父之礼。骊山老母随即从身边取出丹丸一粒，说道："徒女，你的哑口之难已满，速将此丸吞下，即可开口说话。"刁姑娘就在窗内伸手接过丹丸，向师父点头致谢之时，只见一道祥光而去。刁婵梅——

一粒丹丸吞下肚，响响琅琅就开声。

这时正逢陶文灿从钞关回来。刁姑娘说："官人，你回来了吗？"陶文灿大吃一惊，转而高兴："贤妻，今日为何能开口说话，真乃天大的造化，还要请父母大人来高兴高兴。"正说之间，贾老头夫妇从平山堂进香打转。那刁姑娘眼明嘴快，连忙叫声："父母大人安好。"二老一见，惊得目瞪口呆。贾母转而一喜——

"该应我俩福气好，哑子开口叫爹娘。"

贾志成高兴得哈哈一笑——

哈哈哈哈一声笑，一颗门牙掉下来。

贾老头问："儿呀，快说快说，你至今从未开口说话，这半天之中怎会说话的？"刁婵梅见公婆大人和丈夫急急催问，她倒为难了。如说真情，恐有诸多不便，无奈只好说谎："大人在上，问到儿媳为何哑口，说来却是话长——

奴家住扬子江边张家墩，父亲有名张善人，
母亲吃斋多行善，张门没有后代根，
只生小奴人一个，奶名叫作张凤珍。

我家有万贯，田连阡陌。那年正逢春江水暖，鸟语花香之时，全家乘船游江散心。先是朗朗晴天，后是日色昏昏，忽然一阵龙卷风裹来，把船底吹了朝天，全家落入江心。

该应张家不断根，渔船救了我张凤珍。
一直来到瓜洲地，依靠渔婆过光阴。

谁知破屋又遭连夜雨，堤破又遭浪来冲。不幸渔公渔婆得急病，双双无救命归阴。

可怜只剩奴一命，日夜啼哭苦伤心。
自从那时吓破胆，不能开口把话云。
哭得几番想投江死，又怕张家断了根。

俗话说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遇到愁烦气沉沉。那日正在船中睡，一阵狂风又来临，眼看小船吹动身，一箭吹落到扬州城。

多亏恩父恩母救，一条性命到如今。"

刁姑娘虽然胡编一篇谎言，贾老夫妇倒也信以为真。说道："原来儿媳受这等惊吓，怪不得哑口失音！"陶文灿问："你家可有远房近族，亲戚故友？""相公，要问我门房氏族，奴家有一叔父，亦住扬子江边。官人，提到叔父，我倒想起一桩事情来了。想我全家俱没，我那一份家产余资，估计尽被我叔父占去。最好明日我们备只小船，前去探听真情，如果被叔父占去，我还要将我爹一份家财收回来呢，但不知公婆与官人意下如何？"陶文灿说："有这份家当，应当儿女收回。"贾老夫妇道："我有个章程，你们买上四色厚礼，当作回家探亲，然后提出家财事情，谅来你叔父也不能推托。幸好你飘来那只小船还在，明早你们就收拾动身，把应得的家产弄来。"章程已定，一夜无语。明日清早贾老买了一担大礼挑到船上。贾老说："你们二人不会划船，我去请个水手来替你们摇船。"刁婵梅说："这就不用公婆大人费心

了，奴家自幼在江边长大，要讲弄船，我还是个熟手呢！”说罢，二人辞别义父义母，登船启程。只见刁姑娘用竹篙对码头上一点，小船像一支离弦的箭，飞速向前。顷刻之间，贾老站在码头上只见到一个黑点，眨眼之间，就看它不见。

水浅之处撑篙走，船进深水把橹摇。

水路滔滔来得快，扬子江在面前呈。

小船沿江行走数日，刁姑娘将船靠岸，陶文灿在舱内伸头一看，岸上荒无人烟，一片草地，荆棘丛生。只见刁姑娘走到一口显葬棺材跟前，用手猛力将棺材盖掀在一旁，从中拎出许多麻布包来，总是重重镇镇的，然后一包一包拎到船上。陶文灿拆开一看，尽是些黄金白银，珍珠玛瑙。随即问道：“妻呀，这些金银财宝，你是从何而来？”“官人哪，我们暂且开船，让我慢慢说与你听。”刁姑娘把小船摇到乡下一条僻静河道之内，停泊下来，走进舱内坐定，与陶文灿对面谈心。说道：“官人，奴家这回向你讲出实情，望你不必惊怕！奴家并不姓张，我父名叫刁洪，母亲马氏，还有个伯父名叫刁蟒，住在苏州太湖四方山上聚哨，不觉那年被杭州柳树春在水内杀死，将四方山踏为平地，所以我父刁洪心怀仇恨，欲替伯父报仇，故扮成江湖玩把戏的混进北京，指望刺杀那柳家父子，未及下手，就在方府内劫库银回来，不料我兄长刁英，落在方府，交出口供，皇上命太平王带兵征剿我刁家水球寨，全家尽灭，只逃出我奴家一人，我名叫刁婵梅是也。”陶文灿一听，暗自吃惊：“哦，贤妻原来是水球寨人氏。”随即陶文灿也说出自家身世，被害经过。刁婵梅听了也大吃惊：“官人原是陶相之后，奴家失敬了！”陶文灿说：“我你如今已成夫妻，就不必客套了，我们快快开船往扬州去罢。”刁姑娘说：“相公，我你两家之情，只可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万万不可给别人得知。”陶文灿说：“不必叮咛，我你各自当心。”

讲讲说说来得快，小船开进扬州城。

船靠钞关码头，人上岸来，早有贾老二人在码头盼望。二老见儿媳双双回来，欢喜万分，随即将船上大包小袋的物件搬进店内，贾老二人一看，全是金银珠宝，不觉大惊失色，亦喜亦惊。刁姑娘说，义父母大人在上，此乃我父母的一份家财，被小女收回来了。贾老妈妈喜得眉舞眼笑：“老头子——

不是收留义子女，哪来修得这份财。”

贾老儿说：“我们家有这么大的本钱，可以不开茶店，改做大的买卖了。”陶文灿说：“全靠义父作主，四书上云：‘父在子不专’。”贾老说：“儿呀，我不过是说个主意，我们这一大把年纪，是风前烛，草上霜，今朝穿了鞋儿袜，未知明日着不着，将来兴家创业，全凭你小夫妻俩作主，自家父子，就不必客套了。”陶文灿对刁婵梅看看，意思是问她意下如何？刁姑娘会意：“相公，你定夺吧！”陶文灿说：“爹娘呀，儿闻埂子街有一家京广绸缎店，本是广东人开的，如今他要回广州，欲将这爿店招盘拍卖，儿想明日请几个可靠之人，前去说合，如合意者，就买来重新开张，但不知爹娘和贤妻意下如何？”贾老说：“好，就这样定下！”

一夜无话不必表，金鸡三唱天又明。

明日清早，陶文灿来到钞关习武班，请两个可靠朋友，来到这爿绸缎店。谁知一个急等要卖，一个立时要买，情投意合，不到一顿饭工夫，花三千两银子成交，当场立据画押，中证签字。原店主设宴款待，新买主赐发中费，皆大欢喜。银钱交讫，旧店主搬出。贾老儿亦把茶店卖与他人，一家收拾停当，搬进埂子街绸缎店去了。从此京广绸缎店，老店新开，重换招牌。

择日开张贺新店，红漆招牌又挂出来。

新开老板资本大，卖出货真利又低，庭前若市，顾客盈门。

刁姑娘堂内管银账，师傅伙计上柜台。

陶文灿眼看生意兴隆，人财两旺，不觉乐极生悲。想道："我陶文灿怎忘了根本大事，去湖广投亲借兵，报仇洗恨！"不由满面生悲，二目掉泪。刁婵梅看在眼里，想在心里，就开口问了："相公，近来你好像精神不振，愁绪万千，究竟何故，望对奴家说来，也好与你分担几分。"这时，陶文灿也不想在妻子面前隐瞒，就叫："贤妻，你且坐下，听愚夫道来——

贤妻呀，我们虽有安身处，血海深仇常挂心。
思想起来泪不止，一心要到湖广去投亲。
借到兵马剿严贼，斩尽奸党除祸根。
贤妻呀，我早已发下盟天誓，定把严家也成肉丘坟。
我一怕义父义母不让走，二不知贤妻可通情。"

刁婵梅一听，非常谅情，也陪着公子流泪。就说："相公呀，胸怀父母全家之仇，与严家不共戴天之恨，奴也赞成，理当报仇。只是必须告诉义父义母，奴家才好打发你动身。"陶文灿说："贤妻呀，全靠你在义父义母面前说合，千万不可在他们面前吐露真情，如果让他们知道我到湖广借兵，那时我则更难成行了。"刁姑娘说："相公放心，奴家自知此言紧要。"说罢，即去会见公婆，将丈夫要到湖广投亲说了一遍。贾老道："贾文灿投亲这个念头，并非一日，只是遇到你来，两下成亲，才耽误了他的时日，如今不能阻挡他了，只是望他早去早回，不使他寒心。儿媳呀，你去把相公叫来，老汉打发他动身是了。"刁姑娘把陶文灿带到前面，见了义父义母，告别要去投亲。贾老道："儿去投亲不妨，但要早去早回，店内无人照应，休当儿戏。"陶公子说："为儿知道，不用叮咛。"于是与刁氏收拾行囊，陶文灿从身边取出一把穿金扇交与刁姑娘，嘱咐她："千万收好，不可遗失。"刁婵梅接过扇子，爱不释手，暗对陶文灿说："你此去借兵，不知何日回来？奴家已有孕在身，倘若生下男儿，你该替他取个名字丢下来。"陶文灿一听此言，暗暗叫苦，万般无奈，说道："贤妻呀，倘若生男，这也是苍天庇护陶门后代，取名就叫陶天成吧！永保长生，再无更改。如果生下女子，全凭贤妻取名。"说到此处，夫妻二人，各自掉泪，来到前堂与义父义母告别。贾老二大人送至门外，刁姑娘上路送了一程。陶文灿回头对刁小姐说："贤妻呀——

送君千里终须别，你早点回转店堂门。"

刁婵梅送了一程，见要分手回转，又千叮咛，万嘱咐——

"千言万语并成一句说，路上行走要当心。"

刁婵梅回到店内，每日早晚在佛台上烧香，暗自祷告："神明呀，保佑我夫一路平安，早早来到襄阳城，倘若借到兵马报得恨，定许三台神戏重谢恩。"

谁知陶文灿年纪轻，出门方向未看清。心怕图像捉拿紧，尽拣小路往前行。他不知南辕北辙反其道，本是往南他向东行。一路上，无心观赏山水景，饥餐夜宿步不停。

晓行夜宿不耽搁，到了龙泉一座城。
龙泉县城不敢进，南城门外寻安身。

一日，陶文灿来到龙泉县城南门外，天色将暗，店家关门。他想，就在这城郊寻个客店住下，明日再行。信步走了一阵，抬头一望，只见有一灯笼火挂在檐下灯钩上，上有五个大字："王小山客寓"。心想，就此暂住一宿，明晨再走。于是大步走进店内，店主王小山前来殷勤服侍，先送一盆洗脸水，后送一壶茉莉茶，随即问："客官，今晚要用些什么饭菜？"陶大爷说："随便什么饭菜，只要充饥就好。""客官喜吃酒吗？""酒倒喜欢，不知店内可有好酒？"王小山说："店内有十年陈窖、高粱老烧，还有大曲，不知客官喜欢吃哪种酒？""你拿十斤陈窖，切十斤红烧牛肉过来，与我美餐一顿。"于是王小山将酒、肉共二十斤送来，放在桌上。陶文灿走了一天路，又饿又渴，不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今晚店内客少，店主无事，就坐在陶文灿对面，看他吃酒。王小山仔细地对陶文灿看看，心生疑窦，此人好像与街上挂的图像

相同?于是便问:“客官风尘劳苦,不知从何处而来,姓甚名谁,来此龙泉县有何贵干?”陶文灿说:“店家,我从扬州钞关而来,父亲姓贾名志成,我叫贾文灿,来此做些小买卖。”王小山一听,大不相信。我姑父贾志成并无儿女,本来想领我承嗣,因我赌钱好酒,不务正业,惹他生厌,就作罢了。看来此人有假,不能放过。想罢,复又留神细看,又偷上街去复对图像,果然不错,是叛逆陶文灿。暗想——

往日做梦想发财,今朝财神进门来。

因此他故意稳住陶文灿说:“客官远道风尘到此,一路辛苦,你慢慢吃吧,因我有个瞎子干娘,住在后街,每顿由我送饭,我此去送饭,少顷即来陪你。”说罢,即外出去了。

众位,这个王小山并非说的实话,他是龙泉县有名的百痞。他哪是为什么干娘送饭,是去龙泉县衙报告叛逆陶文灿住在他店内,指望报官领赏。王小山一路快步如飞,来到衙前号房报名而入,这时,正值龙泉县升堂理事。这位县老爷姓张名文儒,安徽人氏,为官清正廉洁,毫不徇私,不下宋朝包拯。这恶棍来到堂前,啪秃一声,对老爷面前一跪:“太爷在上,小民王小山叩见大人。”张知县朝下一看,拍动“惊堂”问道:“你来有何事报告?”王小山道:“太爷在上,小人来此无别,只因小的店内有一客官,生得淡红面目,身材魁梧,一派英雄气概。小人细看,正与街坊挂的图像相同,只怕此人就是陶家反叛逆党,所以小人既知,不敢不来报告,望大人案下定夺。”张知县听罢,面带怒色,说道:“王小山,你可认得实在吗?事关重大,非同儿戏,倘然妄报不实者,与叛党同罪!”“太爷呀,小民虽开一家饭店,做事非常精细,事不确实,何敢妄报,望大人鉴察!”张知县说:“叫快班过来,将王小山押下去坐罪!”

这边把王小山押入监牢坐罪,那边张知县退堂,备轿出衙,直往总镇府而来。原来这个总镇府官大人,姓严名烺,绰号合天霸王。他是清江总兵严党之子,还有个协镇府姓严名先,绰号叫醒太保,也是千成关总兵之子,均系奸党后代,陶门对头。

众位,原来奸党之子严烺把持总镇府有条命令,凡有人报告叛逆之子陶文灿的下落,先行到县,知县再到这两处武官衙门报告,发兵捉拿。张知县来到两处衙门,报明此事,返回县衙理事。严烺、严先两个奸贼得此报告,两处发兵,共发三千人马,直扑南门外王小山饭店而来。这时已鼓打四更。这三千兵马,各执灯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日,就将王小山饭店围得水泄不通,人嘶马吼,喊声震天。那南门外所有居民,均皆熟睡,听到如此嘈嚷之声,家家披衣而起,慌慌张张,不知何事。来到门前一看,满街满巷,尽是兵马。

外面人声嘈闹,灯火通明,惊动正在熟睡的海洪星。陶文灿披衣起身,从窗口对外一望,喊声:“不好,定是店内的小贼,将我识破,报官前来捉我了!”随即操起钢刀,虎步迈到天井,只听奸贼严烺、严先叫嚷:“众兵丁要各自当心,莫让逆贼陶文灿逃走!”眼看官兵直对店里涌,陶文灿一个猫步蹿上了屋顶,对下一望,灯火耀眼,刀枪剑戟如林,围困得密密层层。陶文灿急中生智,把钢刀入鞘,两手捧起一堆瓦片往下喝道:“奸贼看宝!”一堆瓦片——

咣啷啷一声如山倒,砸得他官兵头上冒血浆。
官兵一吓往开让,陶文灿乘机落地平。

一心想杀开一条路,怎奈官兵围上好几层。大刀闪划如雪片,长枪短剑像竹林。陶文灿一见无奈何,只用钢刀保自身。又见铜棍铁尺如闪电,直扑英雄脑梁门。

陶文灿见此难取胜,挥动钢刀杀官兵。
杀得那人头如瓜滚,杀得马头如同切菜根。
二贼越杀兵越广,陶文灿杀来杀去一个人。
众位呀,龙入浅水遭虾戏,虎落平原被犬欺。
只见挠钩套索层层逼,拿海洪星捆得紧腾腾。

陶文灿被严家二奸捉住,带到总镇衙内,拷究审问。陶文灿英雄气概,毫不畏惧:“你老

子正是陶文灿，要杀要剐，听贼两便，大丈夫视死如归，何惧之有！”两个奸贼听了，气急败坏，但又不敢轻易对他怎样，只得吩咐手下：“办囚车伺候，明日清早起解上京城发落，决不轻饶！”

次日天明，严烺、严先二贼，差遣三十名兵卒，亲自押送囚车进京。

解差押车如狼虎，严贼坐马端枪后头跟。
路上行走不耽搁，来到一座大山前。
只听一阵锣鼓响，山中涌下数百人。

山中涌下一群喽啰，来至山下，大声喝道：“你等莽牛往哪里而行？这车解往何方？丢下买路钱来，放你过去，

如果没银来买路，丢下囚车抵金银。”

喝罢，一众喽啰将囚车与一众解差团团围住。严烺、严先赶上前说：“众喽啰们，休管闲事，敢在我们腰里掏钱，岂不是在老虎头上拍苍蝇！我们是龙泉县两镇总兵，因捉得大叛陶文灿，解往京都发落，从此经过，你们不得胡为。如若不遵皇命教化，将要踏平山寨，灭尽你等草寇，那时悔之晚矣！”喽啰说：“不说这吓人的话则已，越是你狗鼻里插葱——装象，越是不放你过山，要等我山上寨尊下来定夺。”这时，王素珍在山上看得清楚，早披挂停当，手执一口神刀，坐上桃花征驹，一马来至山下，朝二奸一望，认得是严贼之后。严烺、严先原来也认得王素珍的，连忙笑脸相迎，说道：“你不是王府小姐王素珍吗？为何在此？”王素珍问：“你们从此地何往，囚车内解的何人？”二奸说：“这是龙泉县捉来的陶文灿大叛，解往北京发落，你小姐不可阻挡，让我等起解动身，不得有误！”王素珍怒道：“呀呸！我看你这狗娘养的，眼睛瞎了，你们岂不知朝中昏君不明，你等奸贼当道，坑害了多少好人！今日既从我高山经过，就得将囚车里的英雄放下，万事全休，不然，顷刻之间教你人头落地，尸横尘埃，你两小子拎着头去见鬼！”严烺道：“你是怎讲？”王素珍说：“我就这样讲！狗养的，如再多言，请看刀。”说罢，举刀就砍。二奸端枪相迎，枪来刀去，刀去枪迎。严先喊道：“王素珍，你为何起这等反意？倘若收兵回山，万事不提，各走各路；牙关里如吐出半个不字，看我的宝贝取你！”说罢，把肩上葫芦塞子一拔，内中放出妖火，厉害非凡。原来这奸贼受妖人传教，所以才有这种妖物。那葫芦中喷出的火，有二丈多远，两边分开一丈多宽，令人害怕，太行山的喽啰兵不敢上前抵敌，只吓得四散奔跑。王素珍说：“啰兵们不必惊逃，自有本寨主扫灭他的怪火。”随即从身上摸出回火宝扇，朝着火头一扇，任凭它什么大火，能将它扇回去烧其自身。两奸贼早知王素珍法宝多端，趁回火宝扇未展开之时，连人带马就冲下山凹，躲身去了，所以未受伤害。那三十名解差，充当替罪羊羔，被回火扇上的宝光灼灼，化为灰烬。严烺、严先两个奸贼，虽未被回火伤命，亦吓得如痴如呆，等他苏醒过来时一看，肩头上葫芦也挨炸得粉碎。二人随即磕开马缰，伏鞍而逃，直扑燕山北京，去金殿奏明皇上，要皇上发兵前来，剿灭这座太行山，捉拿王素珍刀下正法。

两贼像个惊弓鸟，直往京城报凶情。

王素珍用回火扇烧死解差，吓走二贼，打发啰兵把囚车抬上高山，说道：“替我把囚车打破，放出英雄，备办酒菜，替将军压惊！”不说山上杀猪宰羊，备办酒菜，忙碌不停，再讲陶文灿放出囚笼，细细一看，内心暗想：“这不是我陶府对门金刀王善之女、神刀手王素珍？她为何落在此处？”随即说：“多蒙相救，恩不能忘！”王素珍答道：“将军不必如此客套，且听奴把细底说与你听。”陶文灿说：“小姐请讲。”——

“尊一声陶府大官人，奴是你府后王素珍。
那日你府遭残害，逃出了你兄弟两个人。
令弟被神风刮进我王府，花园内不住有哭声。

小奴家悲叹心伤感，打发丫环去探个真。
荷花、海棠上楼报，说是相府的陶文彬。
小奴一听魂不在，只怕我父没好心。
若被别人看见了，二公子定要遭杀身。
奴家万般无妙计，只好把他藏进高楼门。
自古道救人必须救到底，才暗同公子结成亲。
伯伯呀，实为搭救陶家后，不是奴身贱骨头轻。”

陶文灿说：“我陶某感恩也来不及呢，岂可有非议之理。如此说来，王小姐该是我的弟媳了！但不知后来怎又落到此处，想来路途一定坎坷！”王素珍说：“伯伯呀，此情说来话长。二公子藏在楼上八个月，不觉奴怀了陶家后代根。那时又怕爹娘要识破，又怕怀胎要分身。多亏丫环生巧计，扯东补西操尽了心。临到九月要分娩，心烦意躁如火焚。

情急之中生一计，单人独马逃出城。

一路风尘，从此山经过，山上草寇要索讨买路银钱。我一动怒，神刀杀了草寇寨主，就在此山重招兵马，屯草积粮，等待时机为陶家报仇。就在这刚刚安身之际，不觉孩儿降生。这孩儿说也奇怪，落地一月都不开声，但在满月之期，忽然开声大哭，一哭就不休止，哭得我五脏俱裂，哭得我心对儿疼。老妈子见我心疼，就把孩儿抱出去散心。一到山下，孩儿立即止哭，眼张眼识，看看山景。不料突然来了一只吊眼白虎，把孩儿衔了就走，现在生死不明。奴正为这事伤心，打发众啰兵下山找寻——

偏巧伯伯从山下过，救得你伯伯骨肉亲。”

说话之间，寨上酒菜齐备。王素珍吩咐摆上酒菜，全寨上下开怀畅饮，祝贺寨尊夫人家人会聚。众啰兵啰将，吃得高兴，谈笑风生。王素珍与陶文灿对坐，自有管家寨将相陪，二人边饮边谈，又谈了许多分离的细情，如诉如泣，酒泪同杯，好不伤心。宴毕，自有山上杂役收拾，不须赘言。

陶文灿在太行高山得到安身处，再讲扬州一段情。

众位，再讲何来？再讲陶文灿从扬州辞别义父义母与刁婵梅小姐，动身去湖广投亲——

刁姑娘每日佛前点香烛，求神灵保佑他一路得安宁。

贾志成夫妇见儿媳表面强颜欢笑，背地里愁肠百结，面有憔容，贾老夫妇暗想，这也难怪，少年夫妻，两处分离，谁不把谁惦记。就对刁姑娘说：“儿呀，为父知你有思夫之意，谅来我义子不是忘恩负义之人。此去投亲，不会耽搁多久，定能如期归来的，望你不必挂念，回楼保重要紧。”刁姑娘亦未多言，回楼去了。贾奶奶见义女回楼，眼泪扑簌簌像断线珍珠抛下，贾老爹见了就问：“奶奶呀，你又为何事掉泪？现在女儿有思夫之意，如痴如迷，我们应当用好言相慰，才是道理。为何你也陪她流泪，这不引起她更加悲伤，越发不安！”贾奶奶说：“老头儿，你想错了，我伤心的不是儿媳的事，是想起我娘家来了。可怜我哥哥空守一世清寒，未有升腾之日。我还有个侄儿，就是你的内侄，叫王小山，听说在龙泉县南门开了一家客寓，亦是贫苦不过，至今未来扬州探望，想来是衣破不堪，不得见人，所以不来探亲。想到这里，怎不难过？如今我们手中富了，想叫你带上千儿八百个银两，到龙泉县探望探望，接济他一把，才不愧做姑父姑母的心意。”“奶奶呀，你有这个心思，尽管言明，有何不可？何必眼泪珠抛！你且放心，我今晚备好银两，明早我就启程。”贾奶奶说：“明日动身，要多带些银子，除了接济侄儿的银两，还要买些山东的大枣，药中的全蝎带回，我有关节疼痛毛病，听说全蝎煨红枣，一吃病就好，你既到山东去，就买些回来。”老头说：“可以可以，你放心是了。”一夜无话，明日清早，老头辞别老伴和儿媳，又将店内之事托付总管，动身往龙泉县而去。贾志成上路，急急而行——

逢山不看山中景，遇水不看钓鱼人。

只见生意买卖多忙碌，朝为利来夜为名。

这些事情无心想，急急赶路往前行。抬头看见城头上炮，还有手执长枪盘查兵。

老汉开口问一声，竟是龙泉锦绣城。

贾老汉来到龙泉县城南门，遇到一位老者，上前躬身请问："老伯，此处有个王小山客寓在哪条街上，望乞指教！"那老者对贾志成一望，说道："你与王小山是亲是故？是朋是友？"贾志成故意不说真话，随口答道："我与他一不是亲，二不是故，有过一面之交，今日路过此地，只是问问而已。如他还在此地就去看看，若不在此地，也就罢了。"那老者说："你既与他非亲非故，我小老儿就告诉你吧。如今的王小山不是从前的王小山，目下发得大财了。"贾老儿问："财从何来？"那老者说："王小山是发的绝子绝孙的财。我这个人平素不喜欢骂人，只怪他做了绝子绝孙的坏事。前不久，他店中来了一位红面大汉，说他与图像相同，暗向龙泉县衙报告，说是反叛陶文灿，张知县恐有妄报，随即将他拘禁坐罪，然后，张知县又到总镇、协镇两处武衙报知。不料这两处武衙的严烺、严先均是奸贼，与陶府久有仇恨，冰冻黄河，非一日之寒。现在外面捕风捉影，严拿陶家后代。前天，两处武衙得报，带来三四千兵马，将那红面大汉捉住，目下解往北京去了。那知县见事属实，就将王小山放出，赏他白银三千两。如今饭店不开了，另买了一座楼房，又想开木行，又想开油坊，还想开典当，几乎没有他过的日子。喏"，老者用手一指说，"那座新房，就是王小山的住宅。"说着，同贾老儿来到他的门前，用手朝门里一指："那睡在藤交椅上的人就是王小山，你进去吧！"贾志成谢过老者指点之恩，就进门去了。进门就叫："贤侄呀，愚姑夫久未与你相聚……"贾志成说了两句，王小山目不转睛，只当没有听见。他心上想：这个穷姑夫，知我发了财，必定是来沾光的。停了一会，才开口问："你可曾吃饭了？"贾志成说："吃过了。"但见王小山仍是睡在藤椅上，一动不动。贾老头见此光景，暗暗痛恨："你这小人得志，连眼睛都瞎了！你哪不知我路途遥遥，关山重叠前来看你，就给吃一顿闭门羹？不如走吧！"想罢，迈步出门。这回王小山才回过头来说："我也没工夫陪你，走就走吧。等我典当开门，你再来玩吧！"贾志成气得好笑，咯咯咯咯，苦笑一声，拔脚就走，到街坊饭店买一碗饭吃了，也忘记替老伴买红枣、全蝎，闷着头就回扬州。

贾志成不哼声，气气闷闷转家门。

回家进门，把肩上的包袱放下来，一声"啪秃"，重重地对台上一搁，银子在包里发出"赤栗壳落"的声音。贾奶奶问："老头儿，你长飞毛腿啦，怎么才只几天就回来了？"一看台上包袱，还是原来那么多银子，又问："没有找到侄儿的人呀？还是完璧带回？"老头子气咕唠叨地说："人是找到了，还没有死，只是他发了大财，发的绝子绝孙的财！""老头儿，王小山什么事情得罪你了，这么切齿大骂？他是我的侄儿，即使有些不好，也该看看我的份上。"贾志成说："朝你面上看看，你也不是好根！"正当老夫妻俩你一言，他一语的争吵，惊动了刁婵梅从楼上下来。来到后堂，说道："爹爹回来了？"贾老说："回来了。"刁姑娘说："爹爹，你老人家回来与母亲为了何事争吵？"贾老说："儿呀，你坐下来，让我说给你听。他娘家哥哥生个侄儿王小山，在龙泉县城南门开了爿饭店，按理生意人应以良心待人，可她的侄儿在那地方，上昧天理，下丧良心，残害好人，无恶不作，我回来不过骂他几句，你义母认为我不给她面子，就与我争吵起来。"刁姑娘问："爹爹呀，难道你看见他做什么坏事吗？""儿呀，可惜我迟去三天，要是早去三天，这种坏事定能看见。"贾奶奶在旁叽咕啰嗦地说："你见到什么鬼呀，非要你说出来，不然，我与你吵个没完没了，你竟坍我娘家的台！""哦，你也怕坍台？我说出来看你坍台不坍台！"刁姑娘说："爹、妈，不要斗气了，请爹爹说说看，到底见到了何事？""儿呀，你不问，我也说，她不吵，我也要讲。她那个侄儿王小山，那天他店里来了

一位淡红面目的住客，他一看就想发财，暗中到龙泉县衙报告，说是反叛陶文灿落在他家，龙泉知县随即将王小山扣押，以防妄报。龙泉县又报到总镇、协镇两个武衙，领了三千兵马，将陶文灿捉去拷问。那个客人真是英雄气概，毫不畏惧，自认是陶相府后代陶文灿，不料那总镇与协镇的头领，与陶家久有仇恨，就将那英雄打入囚车，解往京城发落去了。龙泉县见王小山除叛有功，将他从牢中放出，赏他三千两白银，发了断子绝孙的大财。前天我到他那里，他睡在藤椅上，我叫他几声，他对我理也不理，睬也不睬，茶也没喝，凳也没坐，我气得拔脚就回，这时他才起身说：好吧，我没工夫作陪，你回去吧！你们说，他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，还算人吗？"

刁婵梅闻听这一声，脸色苍白失掉魂。

凭空跌倒尘埃地，止不住腮边泪纷纷。

贾老夫妇一见，不知何故，吓得手足无措。便叫："儿呀，你、你、你，醒、醒、醒醒！"连忙把她扶起问："儿呀，你究竟有何心事，快对我二老讲来，自然会替你出气。"刁姑娘这才慢慢缓过来，说道："爹娘呀，事到如今，实不相瞒——

捉住的大叛陶文灿，是你的义子奴夫君。"

贾志成说："儿呀，你不要认错人。龙泉县捉的是陶文灿，我的义子是北京大邹庄，原姓是邹，落难来到我家，改姓贾，他叫贾文灿。"刁婵梅说："爹爹呀，

他姓邹姓贾全不是，是当朝首相陶家根。

只为安南进贡穿金扇，害得他满门抄斩断尽根。

当时陶相府只逃出他们兄弟二人。兄弟陶文彬，现下落何处，生死不明；他哥哥陶文灿，落难逃到扬州，被二老收留为义子，直到如今。因外面挂图张像捉拿紧，才不敢露出真姓名。爹娘呀——

这是暗中讲真话，连你二老也不知情。"

贾老二人一听，惊慌失色，嚎啕痛哭——

王小山畜生丧良心，断绝了忠良的后代根。

刁婵梅一想，纵然我一家哭死，也是无用，总要想个章程，前去搭救丈夫，才为正事。想罢，揩揩眼泪，说道："爹娘呀，你二老不要伤心，总要想个妙策，前去搭救才好。"贾志成说："儿呀，我们年老力衰，飞不高，跳不远，怎么搭救呀！""爹呀，娘呀，只要你们照管好门户，搭救公子的事为儿自有办法。不然，也不能尽我为人之媳，为人之妻的贤孝之道，请爹娘放心。"说罢，连忙上楼收拾，装束齐备，带足盘费，暗藏一口利刀及仙山宝贝。一切停当，来到前堂，告别二老。

二老叮嘱几句话："路上千万要当心。

逢人只说三分话，君子旁边有小人。

坐船莫坐船头上，须防水手起歹心。

睡卧切莫靠墙脚，恐有那钻墙挖洞人。

儿呀，为父只说三五句，多说又怕你记不清。"

刁姑娘说："二老放心，只望你们把门户管好。为儿在外才不挂念，请二老不必远送了。"

一个走上阳关路，二老回转店堂门。

刁姑娘出扬州北门，看一看旁边无人，连忙从身上取出蹬云鞋。这个蹬云鞋，乃仙山之宝，穿在脚上，可蹬云飞渡。刁婵梅将蹬云鞋穿在脚上，口中念念有词，词到终句，说声："起！"只听呼的一声，顷刻腾空，在空中比风还快，直往前行——

刁婵梅，蹬云鞋，逍遥自在，

眨眼间，乘风走，千里朝开。
不时地，拨云头，往下观看，
到哪山，到哪水，好落尘埃。
那时夕阳正西下，收起云雾脱宝鞋。

刁姑娘收落云头，脱下宝鞋，对怀里一揣，步行走进一座村庄，庄上出来一位庄客。刁婵梅移步上前，深深一礼，一躬到底："少请教，贵庄叫什么名字，属何处管辖？"那庄客答道："此地属山东济南府管辖。本庄叫蒋家村。请问姑娘，你来此地有何贵干？"刁姑娘又问："但不知贵庄庄主姓甚名谁？"那庄客说："我们庄主在山东很有名望，当年曾干过一番大事，所以江湖上送他个雅号，叫'巡海夜叉'蒋正。"刁姑娘说："贵庄主既名扬海内，必然世理通达。为今之计，我乃过路女子，因天色不早，烦你向庄主通报一声，就说庄外有一女子前来，恳求借宿一宵，明日清早便走。"庄客说："你在此稍待片刻，我替你进去通报是了。"于是那庄客来到厅前，报与蒋员外知道。蒋员外说："既是过路之人，容他进来，就在套房内安睡吧。"那庄客来到外边，将刁姑娘领至套房坐下。这时，蒋府丫环看见刁姑娘生得标致异常，人品出众，连忙报与蒋小姐知道。蒋小姐人美，她也爱美人。听说来了一位美貌小姐前来投宿，连忙叫丫环带路，来到套房。刁姑娘见这位女子来到套房，连忙起身笑眯眯地说："小姐请坐，奴家奉拜！"蒋小姐说："你这位小姐不用客气了。"说罢，连忙请教道："但不知你这位姐姐，今日从何方而来，意欲往哪里而去？奴家听你声音不对，言语不同，亦不知仙乡何处，姓甚名谁？为何单身涉水登山，受尽风霜之苦，想来定有要事，能否请道其详？"刁婵梅细心一想：看来此户确是有名之人，对人善良，并无歹意，我亦不必对她说谎，就把真情与她说吧，谅也无妨。随即答道："小姐，奴乃广陵扬州人氏，因寻夫到此。"蒋小姐问："你的丈夫叫什么名字，做何种生意？"刁小姐见蒋小姐如此问她，不觉目中掉下泪来，说道："蒋小姐在上，问奴丈夫，实不相瞒，他是当朝首相之子，姓陶名文灿。因为十把穿金扇，遭全家抄斩。当时逃出两个公子，大公子陶文灿落在扬州，与奴成亲，已有数月身孕。因奴的官人急欲到湖广襄阳投亲，借兵报仇，不料路过龙泉县，被奸党捉住，解往北京发落。奴家一得此信，心如刀绞，坐立不安，所以告别爹娘，赶往北京救人心切，今晚路过贵府，望乞暂借一宿，明日清晨就走。"蒋小姐一听，大惊过喜："啊呀，原来嫂嫂到此，愚妹失敬了！"刁婵梅暗想，怎么我说了实话，她倒认我是嫂嫂了？其中定有缘故。说道："蒋小姐莫非与陶家有亲有故吗？"蒋小姐说："小姐呀，此地不是说话之处，请嫂嫂上楼，再为细谈。"于是刁姑娘跟蒋赛花上得高楼，蒋姑娘重行见礼，分宾主坐下，香茶糕点款待。蒋小姐道——

"我你原是一家人，理该妯娌来相称。
你的官人陶文灿，我的丈夫陶文彬。
不是嫂嫂来到此，奴家何能得知情。"

刁婵梅说："你小姐就是陶二官人之令正？"蒋小姐道："嫂嫂，你我皆是一样，不必客套。嫂嫂，请你少坐片刻，我去禀告父母。"于是蒋赛花就将父母请到楼上，说道："爹娘呀，这位嫂嫂就是奴的妯娌，陶大官人的夫人。"蒋员外说："原来就是陶大官人的夫人，老汉失敬了！"刁姑娘说："老大人不必客气，小奴家欠礼，少请你二老金安！"蒋员外问："但不知你姑娘在何处招赘陶大官人，且又来到此地？"于是刁婵梅就将水球寨父名母姓，装江湖暗刺柳涛全家，被柳让的马口喷火将全家烧没，只逃出她刁婵梅落在扬州，贾志成收为义女，陶文灿亦是贾老收的义子，如此如此，这等这等，说了一遍。蒋员外说："哎呀，原来你就是刁洪之女刁小姐吗？如今欲往何方？"刁姑娘将往北京之情，又说了一遍。蒋员外大惊，连忙吩咐备酒款待。酒毕，时交二更，蒋员外吩咐她们各自安睡。

一夜无话不必表，东方发白现晓星。

刁婵梅因救夫心切，一大早就起身梳洗，蒋赛花亦起身打发丫环送来点心，二人共进早餐。刁婵梅说——

“贤妹呀，日出东方往上升，愚嫂要动身上京城。
倘若救出我夫主，回来妯娌再逢春。”

蒋赛花说：“嫂嫂不必心急，奴家与你一同前行。奴帮你燕山救出大伯伯，暗中打听我夫陶文彬。现在只知大伯龙泉县被捉，也不知陶文彬在路上可安宁？嫂嫂呀——

我们总是陶家后，这血海深仇定要伸。
待奴禀告双父母，我们妯娌一同行。”

刁婵梅道：“贤妹呀，能如此，是再好不过了。但不知令尊大人如何看待？”蒋赛花说：“嫂嫂，此举谅我父母不会阻挠。因我父亲为替陶家报仇，已差胡家三鬼在青龙山招兵，就是为的日后报仇之用，况且今有嫂嫂与我作伴同行，岂有不准之理？请你嫂嫂在此稍坐片刻，我去堂前辞别父母，顷刻就来，收拾动身。”刁姑娘说：“贤妹速去速来，切勿迟延。”

蒋赛花答应一声说：“晓得了。”随即移动金莲下楼，来到堂前向父母请安问好之后，随即又深深一礼：“二位大人，奴有一紧要事情相禀，那刁小姐急欲去北京救夫，奴也是陶家之人，救陶文灿就是救自家人，其中又可探听你东床陶文彬，如果求得他们兄弟相会，自然陶家的翅膀变硬，可以同心协力报仇雪恨。爹娘呀——

我们妯娌定章程，搭救公子陶家根。
万望爹娘莫阻挡，打发女儿早动身。”

蒋员外夫妇见女儿执意如此，看光景也不能阻留，只得准口，便叫使女、童仆，收拾包裹盘川。蒋小姐装束停当，催促嫂嫂立即启程。蒋员外夫妇一家相送，叮嘱她们路上小心，快去快回，免得爹娘挂念。

员外夫妇送出村，妯娌两个上路行。

走了一程，刁姑娘说：“承蒙贤妹一片好心，与我同行，但此去路途遥远，涉水登山，履步艰难——

我有一双蹬云鞋，你鞋尖足小步难行。”

蒋姑娘说：“嫂嫂，你不要小看你弟媳，你有宝鞋，我哪没有宝鞋！那时，我在仙山学道，师父亦送我一件宝贝，名叫‘腾云花’，如插在身上，能腾云驾雾。”妯娌相对一笑——

一个蹬鞋腾云走，一个插花起翅飞。
飞到北京又回转，玉门关上劫夫君。

只因严家奸贼诡计多端，事态瞬息万变，刁婵梅、蒋赛花二位夫人途中受折，只能——

万里长城慢慢造，沙里取金慢慢淘。
正宣之中打个顿，下文再来劝善人。

三、赵巧云计摆姻缘擂　总兵府大聚众豪英

堪叹人生一梦中，争名夺利乱哄哄。
蓦地金鸡一报晓，醒来原是一场空。

洪海勇敢士当先，祭扫忙忙去若烟。
苏葛防守多严紧，逼得英雄闯天边。

冤仇扰扰战争时，浑似英雄棋一局。
最好当机先一着，由他诈狠到头输。

英雄传遍古今，俱是夺利争名。
爱的忠孝节义，恨的奸盗邪淫。

一文劝过一文来，再将先场接后台。

上册经文讲到刁婵梅与蒋赛花，全仗本领高强，随身带有仙山法宝，离开蒋家村，直扑燕京，进了皇城，眼见天色已晚，二人投宿客店。在店却逢有二位老者，在那吃酒闲谈。其中一位老者说："亲家，我有一小儿在山东做生意买卖，数日之前，他在龙泉县亲目所见，陶文灿被奸党之人捉住，目下解往玉门关去开刀处斩。"另一老人道："哎呀，亲家，据此讲来，陶相爷的血海深冤只好石沉海底，何时得报呢？"刁婵梅一听此言，吓得立改面色，连忙上前请教："伯伯在上，此话可真？"老人道："事关重要，谁敢妄谈！"说罢，二老各散。

众位，这个谣言从何而来，原来严烺、严先两个奸贼在龙泉县捉住陶文灿之时，预先就着报马进京，报与严奇、苏葛。这两个老贼就着家将在皇城内外，造谣惑众，说陶文灿不到皇城处斩，解往玉门关开刀去了。为何奸贼要造谣惑众扰乱视听？是因为柳涛柳王爷、张银龙张王爷，还有殿西侯周方周王爷等，都是陶府的亲戚，怕他们兔死狐悲，暗中弄出人来抢劫法场，故而放出谣言，叫他们得不到实信。刁婵梅、蒋赛花听了此说，当然不知其中有诈，便信以为真。只在皇城过了一宿，次日清晨，付了房宿饭钱，妯娌二人，出离京城，扑上古道，往玉门关而行。一路上二人气愤填膺——

一个说，捉住奸贼动刀砍，陶家冤仇定要伸。
一个说，严奇若到我的手，剥他皮肉上笼蒸。
一个说，只怪昏皇无道理，西宫严妃不是人。
一个说，妖淫乱宫迷皇上，奸党结帮害忠臣。
骂骂咧咧不觉累，玉门关到面前呈。

二人来到玉门关，外面已是夕阳西沉，连忙收起宝贝，进了东关门，欲投宿店，慢慢打探陶官人之情。不觉抬头一望，前面有一家门口挂着一盏灯笼，上写："薛家旅店"。妯娌二人朝里一望，房屋虽然不多，倒也干干净净的，便走进投宿。

众位，这薛家饭店是个薛奶奶开的，在玉门关人人都称她是女中光棍。刁、蒋二位姑娘，一进店内，薛奶奶连忙收拾素净单房，让她们住下，随即就在店内吃了晚饭。因店内住客不多，且刁、蒋二姑娘又是女子，晚饭过后，薛奶奶就来与她们闲聊。闲谈之中，刁姑娘就向薛奶奶问起一个机密之事："你老人家可晓得有个陶文灿，解到你们玉门关开刀处斩？"

薛奶奶说："没有这事呀，要是有人出斩，这个声势谁人不知？实无此事。"刁婵梅大惊道："这就蹊跷了！"薛奶奶说："你二位问及之事，莫非与被斩者是亲是故吗？"刁婵梅直说不瞒，薛奶奶方知其故："哦，原来你二人是前来救夫，真乃难得，可敬可佩！"薛奶奶高兴之余，又拿酒菜来款待。就在酒饮数杯，菜上五味之间，刁姑娘"哎呀"一声，就往地下一倒，蒋小姐与薛奶奶忙问："怎么的了？"刁姑娘口喊腹中疼痛难当。薛奶奶才知道刁姑娘腹中的胎儿要降生了。连忙替她请个稳婆前来，一面替她买了胡椒、红糖、粗纸等物，一面又到神前烧香祷告："催生娘子，送生仙神——

保她顺顺当当来分身，重重香烛了愿心。"

谁知好人不是容易生，拣年拣月拣时辰，刁姑娘一阵痛来痛个死，连痛三阵痛个昏。

锦上添花三五阵，刁姑娘如进枉死城。

真是儿奔生来娘奔死，母子走的两路程。婴儿出世上阳关道，母如小舟飘海要翻身。薛奶奶吓得求菩萨，蒋赛花吓得腿摇铃。从那黄昏时候来痛起，一直痛到谯楼打三更。

只听哗啦一声胞浆破，生下一个肉球形。

稳婆奶奶说："这位娘子已经分娩了，生的一个肉球，怪不得这样费难。"蒋赛花说："不论生下何物，只要大人平安，就谢天谢地了。"薛奶奶连忙去烧开水泡红糖胡椒粉，与刁姑娘取暖。稳婆服侍产娘上铺，薛奶奶开支稳婆五百个铜钱，打发她回去了。蒋赛花连忙用破布将肉球包好，出了店门，想把肉球甩掉。可是玉门关的关门如何得开呢？蒋赛花把身子一晃，登高上屋，如猫走瓦弄一样，无声无息，直到东关城楼之上，将手中肉球往下抛去，忽有腥风一阵，跳出一只猛虎，将肉球衔了就走。

众位要问这肉球被虎衔到何处？只因这肉球之内大有根基，是上天铁石星下凡，所以不肯露体，故有肉球包藏，猛虎衔去仙山学道，仙猴喂乳，日后长大之时——

清江城里打擂台，铁石星才下山来。

蒋赛花抛去肉球，回到店中，见她嫂嫂睡在床上，眼泪珠抛，呜呜抽泣——

"贤妹呀，我指望生得壮男子，传接陶家后代根。

谁知十月怀胎空欢喜，竹篮担水一场空。

男花女花奴不论，怎把这个怪物生。

还是奴家没福份，还是陶家冤难伸。"

刁婵梅越思越想心越闷，气气闷闷病上身。

刁婵梅自从在玉门关生下肉球，气气闷闷，伤感成病，日益沉重，饮食不进。蒋赛花心如刀割，又怕薛奶奶生疑，赶他们出去。转身一想，陡生一计，不如拜在薛奶奶名下，做她的干女，可望得到她的照顾。想罢，蒋姑娘故意脸上堆笑："奶奶呀，奴家二人在外，举目无亲，承你奶奶关怀备至，犹如我们的亲娘，实在恩不可忘。为此，欲想拜你老人家做个干娘，以图日后报恩，但愿奶奶不弃低微，收下我俩落难之人。"薛奶奶说："姑娘，这样再好没有，只是我老身还不敢高攀呢！要说你嫂嫂生病，怕我生厌，这就见外了。古人有话——

人到难中须搭救，不可推人下火坑。

既蒙姑娘有敬意，我把你们当亲生。"

薛奶奶当下烧香点烛，佛前拜过神明，蒋姑娘拜过干娘。刁姑娘病重在床，只得睡在床上亲亲热热地叫一声："薛妈妈，我的干娘，小女有礼了。"从此薛奶奶对刁姑娘更加爱护，凡是有名的医生都请来为她治病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刁婵梅病久，薛奶奶有几文余资，亦贴了不少，蒋赛花心中有数。一天夜晚，蒋姑娘与薛奶奶闲聊："你老人家虽是干娘，比亲娘还好十分。女儿虽在此多日，还不知这玉门关是何人执掌？""儿呀，要问这玉门关，就是那奸贼苏葛的二子，名叫苏

林，在此把守玉门大关。他坏事做尽，雁过拔毛，家中金银满库，极其富足。他与西宫国丈严奇是一党之人，其恶可恨。”蒋赛花说：“干娘，你别怕，他再坏也坏不到我们母女身上。”薛奶奶说：“这倒不怕他，即使我们闹出了什么事情，他也无奈于我，有事我可扭他到皇上讲理，他已领教过我多次，现在不敢与我作对了。”薛妈妈说上许多，蒋赛花并不介意，只是有两句话，蒋姑娘记在心里，那就是苏林金银满库，极其富足。现在刁氏嫂嫂有病，所带川资用尽，干娘也贴下不少，长此下去，生活何来？蒋姑娘想到这里，暗下狠心：“只有此行，别无他路！”

趁此夜深人静时，借点钱财又何妨！

众位，蒋姑娘并非爱财之人，只因情急无奈，况且苏林的金银也是不义之财。于是瞒着薛奶奶，装束停当，身带利刀，登高上屋，悄悄来到奸贼的库房之上，揭了个天窗，下面就是银库，听凭她怎样做作。因近年来年岁丰收，没有什么盗贼，所以苏家也不加防范。等到蒋赛花把金银在周身装足，也无人知晓。蒋姑娘随即跳出窗外，登高动身，悄悄回到店内安睡。因刁氏嫂嫂有病，蒋姑娘天明一醒，就起身为嫂嫂煎药。对身上一摸，啊呀一声，暗吃一惊。这一惊非同小可——

如高山之崖失一足，大海之中船翻身。

只因盗库心着慌，穿金扇失落在库房。

蒋赛花失扇吃惊，但她立即镇静。心想，失扇之事，暂不与嫂嫂晓得，更不能让薛奶奶知情，况且在这白日之间，也不能再去盗扇，只好另想办法。这时，薛奶奶亦已起身，为刁姑娘洗衣涤裤。她见蒋姑娘面有愁容，就说：“干女呀，刁姑娘的病，你不用担心，自有我来照应。”蒋赛花说：“干娘，我嫂嫂是产后之病，叫奴怎得安心？事事总让你老人家操劳，我也过意不去。”“哎，你们尽管宽心，我才高兴，直到她身子恢复健康，你们再作章程。”

此话按下不表。再讲苏林次日天明，叫他的管家去库里取银。管家去而回报：“大人不好，库房被盗；屋上开了天窗，库里失了银子不少。”苏林急忙进去一查，在银箱下看到一把金丝织的褶扇，捡起来一看，哈哈大笑：“好了，好了，此银定是陶家叛逆所盗。”随即与家将定计——在库房内外设下滚刀木，埋下暗箭飞刀。

库房之中设暗坑，专等寻扇盗宝人。

自此蒋赛花几度夜闯玉门关，只见关上防守严紧，无法出关寻扇，只好按下不动，伺机再定章程。这是后话，暂且不提。

再讲严烺、严先两个奸贼，自起解陶文彬路过太行山，被王素珍劫去囚车，自己逃出一命，打马加鞭，来到北京，直至苏葛、严奇两处衙门报告：“王素珍在太行山造反，将陶文灿囚车劫去。”如此如此说了一遍，苏葛、严奇大惊，也不等皇上登殿，直接去撞钟击鼓。所有文武各臣，听得钟鼓齐鸣，连忙上朝。弘治皇整整衣冠，来到金銮宝殿，群臣各立，但见皇开金口，帝露银牙——

皇开金口喷紫雾，帝露银牙问众臣。

“各位爱卿，不知今朝提前击鼓鸣钟，有何大事，当殿奏来！”皇言未了，班中走出两家大臣，弯腰曲背，往上参拜。口呼“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臣等严奇、苏葛前来见驾！”弘治皇道：“二卿前来，所奏何事？”苏、严二奸道：“主公万岁，臣等见驾无别，只因总镇严烺、协镇严先在山东龙泉县捉住大叛陶文灿，打入囚车，解往京都发落，不料路过太行山，被王素珍劫去囚车，幸而严烺、严先逃出魔掌，解差三十余人全都丧命。事属反叛，望吾皇旨下定夺。”皇上问：“那王素珍是何人氏？”“万岁，她是过山王金刀王善之女。”“胡扯，王善之女，早已身死，棺柩早已下葬，人死岂有复生之理？”兵部苏葛随即奏道：“吾皇在上，王素珍曾在仙山学道，受过仙界传教，其中恐有奸诈。”严奇又奏道：“主公若不相信，可否下旨前去

开棺一看，便知真假。”万岁说：“开棺掘墓不难，倘若有尸存在，你等定负妄奏之罪，按律究办，决不宽恕！”严奇说：“如有尸体在内，臣等甘愿伏罪！”于是弘治皇下旨——

“拿严奇、苏葛押入天牢内，开棺验尸见分明。”

皇上遂命柳让前去协同神弹手周芳、殿西侯张银龙等，前去开棺检验。众臣领旨，到王府而来。柳让、周芳、张银龙等带领随从来到王善府中，及至掘墓开棺。不料将棺盖一掀，棺内化出一阵清风，那个“替身郎”纸人儿不见了。众臣大惊，王善更加吃惊！执行大臣回朝复旨，皇上大怒，命天牢放出严奇、苏葛，官封原职；命国舅严标、严豹与苏廷龙、苏廷虎等，领三千御林军前去捉拿金刀王善大小人等，不许放走一人。

三千兵马如狼虎，拿王府围了紧腾腾。

早有王府家将报与王爷、太太，全府惊慌失色，哭哭啼啼。王善将圣旨放在厅上，并未宣读。他想：罪是纵女造反，拦路劫叛——

宣读圣旨也是死，不读圣旨也不得生。

那些御林军将一声吆喝，一个个腰佩大刀，手执绳索，

不分男女用绳绑，王善打入囚车中。

忽然乌天黑地一阵风，荷花、海棠影无踪。

御林军在王府共捉一百三十三口，神风刮走荷花、海棠两个丫环。荷花、海棠本是上界吉女星临凡，因南海紫竹林中观世音菩萨知道过山王全家遭斩，怕她二人受惊，所以用神风提走，到南海普陀山去了。

要等《龙灯图》清江打擂台，二人才大显身手下山来。

再讲王善全家被捉，打入囚车，解到午朝门外西郊。所有府内金银财帛，总被苏、严二家抄出，一半交与皇上，一半被他们分进私囊，连忙上殿交旨：“捉住王府一百三十三口，现在午门外候旨发落。”弘治皇命西宫国丈监斩，苏葛催斩。午时三刻一到——

催斩鼓敲得咚咚响，落魂炮放了不绝声。

杀场上王家之人全遭斩，鬼哭神嚎不忍闻。

将王府一百三十三口斩尽杀绝，苏、严二贼交旨。弘治皇命御林军将，将大小尸体，仍然搬进过山王府，在大院里挖坑，葬起一座肉丘大坟，将门一封，着人看守，不准王府亲戚房族去祭扫——

如果有人去偷祭，一起同罪进丘坟。

又召文武共议——

挑选能将去征剿，太行山捉王素珍。

此话丢开暂不表，再讲文灿一个人。

过山王金刀王善全家遭斩，王素珍与陶文灿在太行山并不知闻。一天，陶文灿与弟媳王素珍商议：“弟妹，我既被搭救在此，暂且不去湖广投亲，一心要到北京祭祀祖宗英灵，方为忠孝之人。”王素珍料定高山上倒树留不住，只好打发伯伯奔北京。随口吩咐赵虎、王标二头目，帮陶文灿收拾行囊，送他下山。王素珍起身开口说道：“伯伯此去北京，路上要格外小心，不可鲁莽急躁。另外还有一事相托，千万千万要记在心——

你到北京先祭祖，再到我王府探家情。”

陶文灿说：“弟妹，我知道了，一定不会忘记。”

二头目背包前带路，陶公子行走急匆匆。

这一回相府里面去祭扫，太行山赵虎王标二命终。

陶文灿带了赵虎、王标二头目，直上燕京大道，晓行夜宿，非止一日。那天到了京都，天色将晚，因怕图像挂捉严紧，不敢白日进城。谁知城内盘查不严，所以才能混入京城，寻了

一家宿店，三人住下。那店家端出酒饭，与他们三人吃了之后，便问："客官们一路风尘，谅必辛苦，我早点收拾床铺给你们安睡吧！"陶文灿说："安睡别忙，请你送壶茶来与我。"那店主送上茶水，亦朝陶文灿对面坐下奉陪。对陶文灿仔细看看，心有所想，便问："客官可是陶相府之人？"陶文灿一听，暗自吃惊。便说："店主看错了人吧？我不姓陶。你问什么事，总不能信口乱谈！"店家说："你不要动怒，也不要拿我当作歹人。我实不相瞒，说起陶相爷的大恩，叫我时刻不忘，终身难报，所以才问起这话。"陶文灿说："但不知你姓甚名谁，受陶相爷何恩何德，请你说来一听！"那店主听罢，鼻孔发酸，二目流泪。尊一声："客官在上，且听我道来。

客官呀，你不问来我没处说，问起此事苦难言。
我世代相居北京城，姓翁名字叫翁昆。
祖传三代开肉店，那日失手刀伤人。
谁知王法惊人胆，捉我翁昆去抵命。
午时三刻立等斩，多亏刑部陶大人。"

陶文灿说："你说得不错，陶相爷先前做过刑部大臣的，后来怎样？""那陶大人见案情不是故意杀人，只是买卖之心不同，在争论中出手不慎，误丧人命，故而改重从轻，不用抵命，罚我充军三年。

客官呀，不是陶大人判得明，哪有性命到如今。
只因严贼把忠良害，斩尽相府一满门。
大恩大德无以报，供一纸相爷灵位表我心。
倘若客官不相信，到我楼上看分明。"

陶文灿说："竟有此等事情？"翁昆说："这岂能妄言，请客官上楼一看便知。"陶文灿说："店家既是如此之人，实不相瞒，在下正是陶相爷之长子陶文灿。如今敢烦店主引我上楼到先父灵位牌前一拜，也不枉到此一回。"于是翁昆将陶大公子带上高楼，只见楼上后壁朝南，设有一张小小香几条桌，桌上立一灵牌，上写："大明良相陶公彦山之灵位"。陶文灿一见，身如金梁塌架，玉柱倒地，啪秃一声，双膝跪地——

"爹爹呀，你有灵有感安在此，暗中要保佑我八九分。
为儿千山万水到此地，会一会爹娘二英灵。
哭一声爹娘在天灵，为儿定要报冤仇。
到那时捉住严家贼，将他倒浇蜡烛祭你灵。

翁昆见陶文灿哭得伤心，连忙上前一把将他扶起："公子，不必过份伤心，目下还是报仇要紧！"翁昆将陶文灿提醒，这才止住哭声说："翁老伯既不忘恩，在下感惠至极，我你也就算一家人了。目下我既到此，必然要去肉丘坟前祭奠一番，才不枉此行，而后再设法报仇。"翁昆说："使不得，如今苏、严心腹众多，况且在这清明节前后十天，他们着人在肉丘坟前后左右防范甚严，怕的陶家有人前来祭扫。英雄既有孝心，就在此相爷灵位牌前，化些纸锞就是了，不可冒失前去。"由于陶文灿执意要去，翁昆也不便多加阻拦，替他买了猪头三牲、香烛纸锞，叫他夜间偷偷进去。陶文灿记住。到了下晚，他叫赵虎、王标挑着祭礼，趁夜深人静之际，悄悄往相府而来。来到相府门前，陶文灿立即上前，两手扭断双簧锁，一脚踢开相府门。抬头一看，原来的庭院里，现在是高高一座肉丘坟。坟上青草萋萋，好不伤心！陶公子不看犹罢，一见心如刀绞，肝胆俱裂，但又不便放声大哭，只是——

呜呜抽泣泪纷纷，双膝跪到地埃尘。
爹呀娘呀叫一声，"可有英灵得知闻？
儿在呕心沥血报此恨，不报此仇枉为人。"

哪晓严贼派了八个家将，住在后房监守坟墓，备防叛党回家祭坟。这八个奸贼在后院猜拳吃酒，吵吵闹闹听不到外面动静。酒足饭饱之后，忽有一人出来小解，听得肉丘坟处有啼哭之声，惊得直往里报。这一报非同小可，八个人随即分成两档，四人到严奇府上报信，四人到苏葛府里通风。二贼闻报，连忙上殿击鼓撞钟。弘治皇听到半夜钟鼓齐鸣，知道必有大事，遂急速上殿。各大臣闻声亦纷纷上朝。苏、严二奸越班参拜。口称"我主万岁，陶家肉丘坟前，深夜来人祭扫，且有哀哭之声。定是反叛回京，望万岁旨下定夺！"弘治皇一听，横眉竖眼，如临大敌。怎?反叛既入皇城，恐非他兄弟二人，定是有备而来，万万不可大意。便下旨——

"如今陶叛进皇城，恐怕不是省油灯。
若是存心来大闹，要闹得京都不太平。
哪位爱卿去点兵，速拿陶家叛逆根。"

皇言未了，班中走出四位大臣和两位国舅，齐应一声："臣等领旨。"这就是严奇、苏葛、苏廷龙、苏廷虎和国舅严标、严豹，当殿领旨，校场点兵去了。这时，有逍遥王柳涛，情知不妙，朝着太平王柳让递过眼色，太平王会意，随即上殿求旨。口称："父王万岁，儿臣亦求领旨，助国丈一臂之力，迅速将反叛拿来。"弘治皇道："既如此，孤的殿下速速带兵前去，不可有误！"柳让领旨，亦带兵去了。再说严奇、苏葛等人在校场点三千大兵，一个个明盔亮甲、斧棍钩搭带了随身。会用刀，刀一把；会用枪，枪一根。

老弱残兵总不用，个个是拿龙捉虎人。
鼓不敲来锣不鸣，直扑陶府肉丘坟。
里三层外三层，拿陶家围得不漏针。

众位，外面围困得水泄不出，针插不进，看来陶文灿定然插翅难飞！列位放心，陶文灿、陶文彬兄弟二人，在《十把穿金扇》宝卷之中，是卷中之胆，以后还有惊天动地之举，千难万险之境哩。他们应各得五位夫人，除了奸报了仇，振兴大明，才算功成业就。他这次回京祭扫如落入奸贼之手，如是就此完结，那还有什么经书可讲呢?这是絮谈，不在话下。

陶文灿止住哭声，正在灼化纸锞，忽听街上人马嘶叫，由远而近，向陶家涌来。陶文灿身边的赵虎、王标吓得心惊胆颤。陶文灿说："你们不用害怕，为人生得要有胆量，死得要有骨气。俗话说：你怕他就凶，你凶他就怕，壮大胆量，杀将出去。"赵虎、王标说："陶大爷，我俩在太行山不过是尸位素餐，没有真实本领，至今连公鸡都没有杀过。"陶文灿看看他们的熊相，喝道："尔等废物，无用之辈，我也顾不得你们了。"说罢，抽出短刀对门后左边一隐，准备迎敌。赵虎、王标吓得往草丛一钻，魂灵早已冒到九霄云外去了。这时，严贼已将陶家四周的大街小巷，遍布兵马，层层围住。苏葛老贼喝道："大叛当前，你们哪位将军奋勇当先，冲杀进去，有功者重赏，畏惧者格杀！"苏廷龙这小子抢夺头功，手执双刃刀，身骑赤兔马，一马冲出，"咣啷哨"将大门冲开，陶文灿被掩在门的背后，一眼就看到苏廷龙骑的是自家的赤兔马，遂大声叫道："赤兔，赤兔，俺在这里。"赤兔听到自己的主人叫唤：顿生为主人报仇之念。一声长啸，猛地把前脚抬起，后蹄一跳，把个苏廷龙甩出一丈多远，伏在地上，动也不动。陶文灿眼明手快，立即给苏廷龙狠狠一刀，夺过他的双刃长刀与头盔，飞身上马，调头就往外冲。且一路吆喝兵卒："陶叛就在里边，还不冲进去厮杀！"众兵丁只当是苏将军吆喝，一个个向前冲去。赤兔马见主人驾驭，十分高兴，听拨听调，飞奔而逃。陶文灿将出重围，迎面来了柳让的人马。柳让见他像是苏廷龙，又不像苏廷龙，遂喝声："将军往哪而去?"陶文灿一见表兄柳让，也不加多想，便把头盔一掀，露出真面，说声："刀下留情，放弟过去。"柳让闪念之间会意过来，遂把头微微一点，策马向前与苏、严二奸会合。就在这时，有一报信军士来到："苏大人在上，苏廷龙将军身中一刀，叛逆夺马逃走，捉住两个小叛！"苏

葛惊问："苏廷龙生死如何？""报告大人，苏将军身中一刀，未曾丧命。"严奇在旁忙问："被捉的二人可是陶家二叛？""大人在上，被捉者不是陶家二人，是山西人口音。"严奇对苏葛说："就将这二叛带回交旨！"于是严、苏、柳三位大臣收兵回朝，上殿交旨。奏明在陶家肉丘坟旁捉住两个叛逆，打入囚车，押在午门之外听旨。弘治皇道："将二叛交刑部大堂拷究，随后处斩！"于是严烺将太行山来的二头目——赵虎、王标交刑部大堂追究。不料这赵虎、王标经不起动刑，就直言招认，在太行山跟随王素珍如何劫囚车，如何上京祭扫等情，一一招供画押，而后押到法场斩首。

再说陶文灿逃离北京，直扑山东古道而来。这一走——

好比鳌鱼脱钓钩，扭断金锁走蛟龙。
快走如同惊弓鸟，慢走似野熊伤了枪。
一路走来一路想，忽然想起事一桩。

陶文灿在行走之中，忽然想到他弟媳王素珍托咐他打探她家父母之情，如今王府全家血染红尘，成了北京第二个肉丘大坟，不免伤心掉泪——

"倒不如回山不把真情说，用篇谎言哄娇容。"

陶文灿就此主意定，打马加鞭急向前。抬头举目朝前看，太行山在咫尺间。

急急忙忙把山上，喽兵报与女英雄。

神刀手王素珍闻报大伯回山，连忙出来迎接。直至聚义厅坐下，命两旁侍人送茶。王素珍问道："伯伯此去北京，已经祭过先灵，怎不见本山两个头目进来？也不知可曾打探我父母家中如何，望伯伯对愚妹讲明，方可放心。""弟妹，要问祭扫之事，真是一言难尽。"于是就将如何祭扫，二头目如何被捉，表兄柳让如何放他出城，如此如此，说了一遍。王素珍一听，大惊失色："这还了得！想我爹娘之事，伯伯未能打探？"陶文灿说："我本意祭扫之后去打探的，怎奈祭扫未毕，即被奸贼围困，何能去打探你爹娘的事呢？"王素珍听了，放心不下，五脏烦躁，连忙打发两名能干喽兵，往北京探信："你们要速去速回，切勿迟延！"二喽兵领命下山而去。陶文灿连忙起身说道："哎呀，谅来愚兄不能在山久居，恐赵虎、王标被奸贼捉住，交出口供，知道我陶文灿落在太行山，必定要发兵前来捉拿，惹起风波，实有不便，所以要与贤妹相商，打发我下山到湖广投亲借兵。我姑父赵霸在湖广执掌六府兵权，兵多粮足，此去定能借到兵马，报不共戴天之仇。"王素珍道："此言有理，报仇大事，不能耽误，望大伯此去借兵成功。"说罢，命山将替他收拾行囊，王素珍送他下山，洒泪分别。

海洪星迈步上阳关，神刀手挥泪回高山。
此去襄阳路程远，晓夜行走不偷闲。
荒村懒听牧童笛，江边垂钓不浏览。
急急行走数天后，眼见前面一高山。

山上树木葱葱，山下流水潺潺。猿猴攀枝，松鼠嬉玩；乌蛇打洞，蝎子爬山。

树上乌鸦呱呱叫，群狼争把兽尸衔。
这座山头多险恶，英雄到此犯了难。

陶文灿正在犹疑观望，忽听嗖嗖一响，一枝箭杆落在他的面前。举目抬头朝上一望，一支啰兵，马拍铃响，涌下山来。陶文灿想，要是走吧，草寇要说我胆小，惧怕逃跑；不走吧，挨他们拦住，又要惹出许多麻烦。罢，站下不走，看这些狗养的怎么个玩！这班草寇来到陶文灿面前。陶文灿喝道："此乃通衢要道，岂容歹人在此短路？今日老子到此，定把你等斩尽杀绝，为民除害。"说罢，又见山上一帮人马涌来，其中有三人坐高头大马，手执各种兵器，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。忽有两个喽啰来报："报与三位大王知道，山下站立一个大汉，亦是英雄气概，望大王定夺。"三位大王说："你们下山，将那大汉捉上来，不可有误！"喽啰答应一声，

吵吵闹闹，直向陶文灿扑来，口中骂道："大胆肥羊，怎不怕死，光天白日敢上此山，是个什么野种？"嘴说手到，举枪就刺。陶文灿说："你们这些蛮囚，不识时务，见老子从这经过，也不送些盘川下来，反而与老子动手动脚？"说着，一把接过喽啰的枪杆，往上一举，将身一欠，左脚立地，右腿盘翘，立个门户，名叫魁星踢斗的家数，把那个喽兵踢下山去。后续喽兵一见，蜂拥下来将陶文灿团团围住。陶文灿先头还与他们按家数而杀，后来见这些喽啰，乱刀乱枪，不分家数，心想，好汉就怕遇莽夫。于是也不与他们循规蹈矩，讲交战把式，随即将身一转，挥动钢刀

只听咔嚓咔嚓不断声，可像厨师切菜根。

杀得他人头乱滚，尸落山崖。吓得那些喽啰四下逃生。这时，早有三个为首的大王，把他看在眼里，大光肝火。随即催马下来，大喝一声："大胆囚头，如此撒野，伤我的兵将，该当何罪！不要逃走，刀来了。"忽又见山上各将头目人等，一齐下山，直扑英雄。众位，真是双拳不敌四手，好汉也怕人多。况且陶文灿又杀了多时，精疲力尽。山上众将越战越勇，陶文灿力不能支，被那三个大王生擒活捉，绳索捆绑，抬上山去——

拿他绑上阴阳柱，只等发落就开刀。

三大王身坐虎头殿，喝道："本大王多日不曾用人心搭酒，快快把这囚头的心扒出来煎炒下酒！"那些喽啰答应一声，早有人举刀就砍。旁边走来几个喽啰说："且慢！大王喜吃活人心下酒，我们欢喜人肉下饭，让我来用刀将他身上的汗毛刮尽，剁下的肉才没有汗毛刺嘴呢。"说罢，几个啰兵用刀刮了一会，停下来吃饭去了。这时，陶文灿从昏迷中醒来，口中直喊："苍天呀——

指望投奔襄阳去，不料落在这座山。

海里翻船不曾死，阴沟里失风把命伤。

我陶文灿命丧高山上，从此报仇难上难。"

那三个大王听他说是陶文灿，连忙起身来到阴阳柱下，左看右看，并不相识。便高声问道："你姓甚名谁，何处人氏，因何来此？对我们如实讲来，自然饶你性命，还要另眼看待。"陶文灿说："你们问我，我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北京人氏，当朝首相之子陶文灿是也。因被奸党谋害，全家遭斩，只逃出我家兄弟二人，如今我往襄阳借兵报仇，不料途经此山为大王所掳。"三位大王哎呀一声："原来是陶大公子陶文灿到此？""在下正是。"三人连忙替他松绑，一同来到虎头殿分宾主坐下。大王说："望大公子恕罪，我等鲁莽从事，有伤尊体，定当补报！""大王在上，既蒙不杀之恩，因何又得如此厚待？但还不知三位大王尊姓大名，在下敢问其详。"三人连忙答道："我等不是别人，乃三姓兄弟结成金兰。只因徐老千岁见朝中奸臣当道，义愤不平，乃辞官隐退在八盘山招兵，将为你陶家报仇。这里名叫珍珠山，是徐洪基老千岁命我们三人在此盘踞招兵，归徐千岁调遣。我名朱英，二弟吴英，三弟马英。今日陶大官人到此，我等正为你陶家报仇效力，如不嫌弃，愿再与大官人结成同心，不知大官人意下如何？"陶文灿随即起身向三位拱手三揖："在下感恩不及，岂有不愿之理！"说罢，即在殿内设神拈香，各自立言，矢志同心。随后杀猪宰羊，摆酒压惊。就此陶文灿落脚珍珠山不提。

再讲奸党忙计议，调兵攻打太行山。

陶文灿北京祭扫肉丘坟败露，得柳王爷相通逃脱，奸贼捉住太行山来的赵虎、王标二人，供出打劫囚车乃王素珍所为。于是皇上随即下旨命严奇调兵攻打太行山，捉拿王素珍。

严奇说："要选强兵能将，只有武林关总兵，名叫江滚，他兵强马壮，本领非凡。"苏葛说："对呀，他还有二子一女，武艺超群。长子江文龙，次子江文虎，还有个女儿名叫江素珍，

受过仙人传教，身怀多种法宝，有移山倒海之法，百战不殆。”严奇说：“如此好极了。不过，太行山叛逆王素珍也是法术多端，神刀手出名，恐江总兵降她不住，再着人到紫岗关将总兵乌天化调来。”苏葛说：“我倒忘了，乌天化是我的门生，受过妖人传授。他的本领与众不同，全仗妖术、妖物，杀人、伤人，了当不得。”说罢，随即着人去这两关提调人马。

苏、严两贼调人马，王素珍丝毫不知闻。

王素珍自陶文灿离山投奔湖广，她忧心如焚，不知京城父母如何，整天含悲无笑。这一天正在聚义厅冥思苦想，忽有一啰兵前来禀报：“寨主娘娘，大事不好，祸比天高。我等在皇城探得明白，只因娘娘在太行山打劫囚车之事，王府全家遭斩——

葬起一座肉丘坟，府门封得紧腾腾。”

王素珍闻听这一声，凭空跌倒地埃尘。

“双亲呀，我养育之恩不得报，女儿还做大罪人。

打劫囚车非怪我，我救的忠良后代根。

只怪朝中奸臣当道，淫妃害人，昏君无能，

害得我陶、王二家灭满门。

此仇不报非英雄女，此恨不消我枉为人。”

王素珍正在嚎啕大哭，忽有二喽啰急急来报：“寨主娘娘，山下来了一哨人马，耀武扬威，看来是要攻打山寨！”王素珍一听，猛吃一惊：“快派二人便服下山，仔细打听，即速报来！”不多时刻，探兵上山来报：“寨主娘娘在上，探得离山五里之遥，有武林关总兵江滚，领约五千人马，旌旗招展，刀枪密布而来。方才来到山下的小股，是他们的先锋探哨，望寨主定夺！”王素珍闻报，连忙叫喽兵将装甲箱抬来，浑身披挂，槽内牵出桃花征驹，手执神刀，跨马登鞍，领着各将头目，雁阵排开，准备迎敌。一面吩咐大小头目，在山前山后，山左山右，安排灰瓶火炮，滚木擂石；一面着人把守各岔口要道，如有人进来打探山势，放滚木打他，不准逃走一人。各兵将领命去了。

再讲江滚五千大兵，在五里之外，安营扎寨，聚集众将上帐。江滚往下叫道：“哪位将军首当出阵，攻打太行山？”话言未了，走上大公子江文龙，朝上答应：“父帅在上，儿江文龙愿首次出阵攻击山头。”江滚道：“儿呀，首次上阵，须量力而行，不可轻敌！”“不用父帅多说，孩儿知道。”说罢，下了大帐，慌忙披挂整齐，跨上战马，手执长枪，领五百大兵——

楞楞三响狼烟炮，江文龙一马出营门。

长枪手，前头走，威风凛凛，

刀斧手，后面跟，杀气腾腾。

江文龙，争头功，精神抖擞，

了不得，挥长枪，直扑山峰。

这边是，王素珍，朱缨倒挂，

穿一身，双狮甲，血点鲜红。

蹬一双，虎头靴，暗藏法宝，

坐一匹，桃花驹，赛如飞龙。

王素珍临阵开了口，炸开喉咙赛铜钟。

“我问你这鼠头小辈，受何人指使，竟敢犯我山头？快快留下名来，免做刀下无名之鬼！”江文龙叫：“你这黄毛丫头，乳臭未干，竟夸海口！若问你老子姓名，乃武林关总兵的大公子江文龙是也。只因你在太行山造反，短劫囚车，叛犯国法，还不快快下马受降，免得你爷爷动手！”说罢，举枪就刺。王素珍神刀一挡，咯啷哨把江文龙的长枪挡在一旁，随即神刀往上一紧，如大刀切菜，劈头就砍。这一砍用的是饿虎扑羊招式，只听咯嚓一声，江文龙拨

马就逃。众位，江文龙还不曾战到一个回合，为何拨马就逃？可是他用计诱敌？呸，不是的。他的枪杆子挨王素珍砍断了，只得逃走下去。这时，他弟弟江文虎、妹妹江素珍与他父亲江滚等，一见大公子败下阵来，他们父子兄妹三人，一齐放马助战，由江素珍一马抵挡。但见王素珍那口神刀，厉害非凡，要是用刀枪砍刺，谅来不能取胜，一定要用法宝才能将她擒来。于是江素珍从身上取出捆仙索，口念妖言，将捆仙索一撒，只见光圈万道，似千根练条，直向王素珍头顶滚来。王素珍对江素珍微微一笑："你这个玩意，只好去吓唬别人，不该在你姑奶奶面前献丑。"随手到靴筒里一摸，取出一个宝物，叫金刚桃木人，此宝能收万般妖物。只见王素珍将桃木人往上一举，发出吱吱的叫声，将捆仙索收了对桃木人上一捆，随后发出轰隆隆几声——

捆仙索炸得碎纷纷。

江素珍喊声："不得了！"拨马就逃。王素珍也不追杀，收兵回山，固守山寨。江滚父子二人来到旷野之地，共议心思：先是满怀必胜之心而来，如今是败阵而回，哪有脸面回京？更不能回武林关去。因而父子们议酌一番——

寻找一处深山地，隐姓埋名过光阴。

江滚又一想，如今朝纲内奸臣当道，屈害了多少忠良。陶相爷是皇上御师先生，为了十把穿金扇，以致全家被害，我江滚当初受陶相爷提携之恩不小，岂能苟安偷生！不如寻个深山去招兵买马，屯草积粮，将来可报提携之恩。众位，江滚这一败走，流落荒山，遭严奇、苏葛奸党追讨，逼得他父子四人投向葫芦国，改名王滚，葫芦国王用他在与中原接壤的朝阳关镇守。此话后表。

再说王素珍杀败江滚人马，回到山上，看看已太平无事，遂收拾行装，往北京祭扫父母之灵。

王素珍，泪纷纷，收拾行囊，
上北京，报父母，养育之恩。
正要下山动身走，山下哨兵又报上门。

"报寨主娘娘，大……大事不好，山下又到了一支人马，前来攻打山头，望寨主定夺。"王素珍丢开行囊，吩咐各将头目，准备抵敌。这支后队人马，原来是紫岗关总兵苏葛的门生乌天化。他离太行十里之遥，扎下营来，埋锅造饭，亲自出马，领兵上山讨战。王素珍也全副披挂，领兵下山迎敌。乌天化一声喝问："贱婢丫头，你为何造反，累及全家遭斩，该当何罪？赶快下山受绑，万事全休，不然，杀上高山，踏平山寨，将你捉住，少不得千刀万剐。"王素珍叫道："小小乌贼，不要夸口，看姑奶奶的神刀取你！"说罢，举起神刀，往下就砍。乌天化执枪交手。战未数合，不是王素珍对手，随即在身上取出一件妖物，托在掌上，吹了一口妖气，放在地上。先是老鼠大，再吹一口气，就有猫儿大——犬儿大，吹了三口气，就成驴子大。它见人咬人，逢马咬马，如咬人一口，难逃三日，如被它撞伤油皮，难过十天即死。此物实是凶残。王素珍一看便知此物名叫五毒神敖。王素珍用桃木金刚人朝着神敖一指，举起神刀往下就砍，只听咯嚓一声，将五毒神敖斩为两段，化成一摊乌水，从石缝中流下。乌天化见王素珍破了他毒敖，晓得不好，拨马就逃，王素珍哪肯放过——

王素珍，执神刀，追赶逃贼，
乌天化，阵脚乱，四散奔逃。
只听一声咔嚓响，乌天化掉下脑袋瓜。

王素珍对着乌天化的头颅说道——

"我虽不是你娘舅和表叔，今朝替你分了家。"

王素珍杀了乌天化，摆开神刀，直杀得三军儿郎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渠，还有残兵败卒见

主将被杀，只吓得四散奔逃，也不回紫岗关，各自回家，有田种田，无田借本钱开店，此后就没有交代了。

王素珍收兵上山，打发啰兵下山打扫尸骸血迹，安排头目驻守山寨，自己身背行囊，独自进京，祭扫父母在天之灵。苏、严二奸闻听武林关江滚、紫岗关乌天化两家兵马讨伐太行山失败，未见一兵一将回京，个个吃惊，共议上殿奏主。弘治皇一听，顿失龙颜，喝道："哪位爱卿带兵，再度讨伐太行山，捉拿王素珍问罪！"皇言未了，班中走出国舅严标、严豹、苏廷虎三个奸贼之子，上前参拜："请我主放心，臣等愿带兵三打太行山，捉拿王素珍，此去决无一失！"弘治皇大喜："既然国舅等领兵，孤家赐你们五千人马，即日动身，不可迟延！得胜回朝，加官晋级。"苏廷虎等谢过隆恩，下校场点兵去了。再说逍遥王柳涛见此情景，随即向柳让递上一眼，叫他也领旨带兵，作国舅的后续之力。太平王柳让，心中明了，随即上殿。口称："父皇在上。儿臣奏请：愿领兵随后，援助国舅，捉拿叛逆！"弘治皇一听，分外高兴。遂命皇儿干殿下即速起兵，随即动身。太平王得到圣旨，亦领兵去了。弘治皇龙袖一拂，起身回宫。群臣退朝。

御林军开往太行山，王素珍独自闯京城。

王素珍这次回京祭扫王府肉丘坟，不像陶文灿进京祭扫，躲躲闪闪，夜间进行。王素珍竟自晴天白日，直扑皇城，来到自家府门，扭开门锁，撕掉封条，劈门而进，带来纸钱锞锭，在肉丘坟前灼化，大放悲声。不料旁边竟有苏葛的心腹之人看守，一见里面有人焚化纸锞大哭，就知王素珍回来祭扫坟墓，连忙向苏、严二府送信去了。苏、严二贼 一听是王素珍进城扫墓，吓得头顶出煞，足下失魂，慌忙来到金殿，击鼓鸣钟，群臣聚集，皇上登殿。苏、严越班启奏："主公万岁，为臣启奏非别，因过山王府王素珍从太行山回京祭扫，毫无半点畏惧，大模大样在那放声大哭，大化纸锭，望主公旨下定夺。"弘治皇大怒："谅来苏、严二家并同孤的干殿下，带兵前去，在路上两下未遇。王素珍才得进京。"随即下旨，命神弹手周芳、殿西侯张银龙、西宫国丈严奇、兵部总辖苏葛等，一同带兵，围困王府，捉拿王素珍。

四家带兵捉王素珍，轰动了北京一座城。
皇城满街都是兵，刀枪剑戟密如林。
人嘶马叫如雷吼，一齐扑向王府门。

神弹手周芳、殿西侯张银龙和严奇、苏葛等人，带领倾城兵马，围困王府，捉拿王素珍。谁知王素珍早闻此信，见兵马汹涌而来，她毫无惧色，凭她那口神刀，挥舞如闪电，登高上屋，恨不得要将这些兵杀得瓦解冰消。她在高处重新将全身束扎一番，飞身一跃，纵进了兵马丛中，挥动神刀，乱砍乱杀，让者生逃，不让者倒地。越杀越勇，好不厉害——

杀得人头如瓜滚，砍得马头像切菜根。
尸横遍野堆满地，血流成渠草不青。
你杀我陶王二家人数百，我要杀掉你奸党上千人。
我一来祭祀二报恨，要杀尽你一班害国臣。

王素珍奋不顾身，想杀出重围，真是挡者死，让者生。抬头一看，大街两边尽是国丈、国舅们的府第。

手中展开烈火扇，火光直扑贼衙门。
皇城道上遭火焚，哪还顾得上王素珍。

因为皇城内所有强兵能将，均由严标、严豹等奸贼和太平王柳让带走攻打太行山去了，京内只留些老弱残兵巡街护城。这些残兵弱将怎能敌得住王素珍呢？所以王素珍处处得手，杀得奸贼们手足无措，速速报与皇上。弘治皇问文武班中有哪位卿家出阵，捉拿叛逆王素珍！那两班文武——

眼不眨来气不伸，总像泥塑木雕人。

你们平时总嫌官职小，用时胆小怕出征。

这时，逍遥王柳涛，走上殿前："启奏我主万岁，要捉王素珍，除非'下八美'，别无他人。万岁呀——

王素珍仙山学过法，还用仙法治强人。"

弘治皇准本，遂下旨宣诏下八美上殿。顷刻之间，八美之中四美装束齐备，直奔午朝门领旨。这四美之中，早有江翠屏率先出阵，对王素珍喝道："大胆叛逆，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竟敢反进皇城，该当何罪？还不快快受擒！"说罢，抡刀就砍。王素珍也不与她多言，举刀相迎。她二人打在一起，杀在一堆，战了二十余合，眼看江翠屏不是王素珍的对手，随即有戴展云、海瑞云、陈凤英等一齐上前助战。四人杀王素珍一人。江翠屏眼见火势汹汹，殃及全城，遂抽身取出回火宝扇，对着火光连扇三扇，才将火势扑灭。正是四人围住一人，王素珍战得只有招架之力，没有还手之能，看来难出重围。这时，都御史方廷府中有两个梅香，一个叫冬梅，一个叫桃红，上街替方翠莲小姐买绣花绒线，见到街上四个女将围住王素珍厮杀，吃惊不小，随即放飞步来到楼上，报与翠莲小姐得知。方小姐大惊。心想：王素珍与我是一师授道，又是同伴一夫，意欲前去解救，但又怕惹出祸端坑害全家。正在两难之时，冬梅与桃红说了："小姐，世上情重，莫过于夫妻姊妹，你不去解救，谅她王小姐性命难保。要是怕牵连全家，那倒不碍大事，我家大小姐身为正宫，老太爷又是正宫国丈，就是闹到皇上，万岁也会不看金刚看佛面，让他三分的。"方翠莲听了丫环之言，一时义气，随即上楼装束，带上苗刀，从楼上窗口跳下，协同王素珍杀将起来。戴展云一见："不得了啦，方国丈之女方翠莲也反了。"江翠屏见状，乃悄悄对王素珍说："你不要胡为。你父王善所生你一人，爱如掌上明珠，劬劳未报，反殃及全家，罪该万死！如今你不在京外造反，竟来火烧皇城，岂不惹火烧身？"王素珍说："我与你柳家无仇无恨，还是表亲，为何与我作对！眼看陶、王二家三百余口，尽皆死于奸贼手下，这血海深仇不报，实难平我心头之恨！"江翠屏道："正因我们是表亲，才不容你如此野狂，要反你到京外去吧。"江翠屏的话中，有兔死狐悲之意。方翠莲在旁听了也觉得只好如此。于是对王素珍说："姐姐，我们快杀出东门吧。"

方翠莲与王素珍，并肩杀出城东门。

四个美人假意追赶一阵，也不向城外追去，便上殿交旨奏道："方太师之女与王素珍从东城门逃出去了。"弘治皇一听，龙颜大怒："原来方国丈亦私通陶、王二家，纵女造反，那还了得，岂不是三家久已蓄谋，篡夺大明江山！"说罢，遂命兵部大臣苏葛、西宫国丈严奇，领兵捉拿方府全家，不准放走一人，与陶、王叛逆一起同罪！苏、严二奸得到圣旨，暗自高兴。他们早已要除掉正宫国丈，只是捞不到时机下手——

"今天捞到我的手，他千个残生活不成。

方府全家捉到法场上，方廷他闭目无言苦伤心。"

人头落地，方府大小等悉数杀尽，尸体搬进方府，又葬一座肉丘大坟。正宫娘娘马兆蓉，乃方廷之义女，因她在宫内贤德无比，又不是方廷亲生，才免遭诛杀。不过，马娘娘闻听方家遭斩，她心如刀绞，难忘义父义母收养之恩，从此隐痛不言，暗自悲泪。弘治皇见方家亦行叛逆，深知叛势渐大，将来还有谁家作叛，亦难估量。对此他心中害怕，切齿痛恨。于是又传旨下去：在方家肉丘坟上，竖起一块泰山石石碑镇压其身。弘治皇敕令四句其上——

反叛方廷门，泰山镇其坟。

千载不入籍，万古不超升。

众位呀，北京葬下三座肉丘坟，惹怒了多少个忠良讨奸臣。

此话丢开暂不表，再讲捉拿王素珍。

二国舅严标、严豹，还有苏廷龙、苏廷虎领兵在前，柳让带兵随后。一路旌旗飘飘，沙灰缭绕，开拔到离太行山五里安营扎寨。山上所有喽兵喽将，听到御林军兵临山下，因寨主王素珍不在山上，蛇无头儿不行，竟在当夜将山上金银财帛，细软珠宝，一概分散，连夜逃走，山上空无一人。一夜无事，直到次日清晨，御林军提前开饭，各兵将装束齐备，擂动战鼓，催马上山。众兵将入了无人之境，自然所向无敌。直扑山顶，竟是一片狼藉之景。这时柳让就想了：猜她王素珍自知理亏，畏罪逃脱。于是便下令放火烧尽山寨，班师回朝复旨。事有凑巧，京兵从大道进发，王素珍与方翠莲由小路而来，两下未曾相遇。柳让回京交旨，方知方府又遭满门抄斩，陶、王、方三家都成了肉丘坟，总是奸臣埋下的祸根，岂能不报仇雪恨！

再说王素珍与方翠莲杀出东门，不分晓夜行走，来到太行山，只见山上寨房烧得干干净净，余烟残火还在不时翻滚。二人无奈，饮泪商议："好在我们有姊妹同行，直赴湖广襄阳，好去寻陶大官人，再为定夺。"于是姊妹二人，离了太行山，不分晓夜前行。走了十多天光景，前面一座高山现在眼前。遥观青松郁郁，近看杂树丛生。山势险恶，高接青云，看不出有通山大道，总是乱石堆砌的长城。姊妹二人犹疑一会，忽听一阵锣声，二人抬头一望，山上涌下许多人马，个个顶盔贯甲，跨马端枪。原来此山有三个首领，现在一众喽兵簇拥着第一个首领下山。早有喽兵报道："山下有两只女肥羊当道，望大王定夺。"那大王说："既是两只女肥羊前来，乃是本大王之造化，快快下山，将她带上，不可有误！"众喽啰答应一声，涌下山去，喝声："两个女肥羊不可走，跟我们上山，给我大王看上一看，如中他意，将得到大王厚待，但不知你们意下如何？"王素珍喝声："呀呸，你们这些小畜生，你姑奶奶驾到，不来恭迎，反满口雌黄，肥羊瘦羊的乱叫。我不认识你们什么大王小王，叫他下来会会姑奶奶，不然，让我们二位奶奶杀上山去，踏平山寨，必是斩尽狗头。"说罢，王素珍摆开神刀，方翠莲也挥舞大刀，直杀得喽兵往后退逃。山上大王看得清楚，随手拨马下山。抬头一看，见是两个佳人站在山下，不禁暗自夸赞——

大王两眼乌溜溜，看那面前二女流。
头上梳的美人髻，横插金钗是凤头。
柳叶眉，樱桃口，如笔勾画，
杏子眼，银盆脸，粉白悠悠。
体态窈窕穿锦绣，素白鞋子钉铜扣。
大王一看魂出窍，两只眼睛直勾勾。

王素珍喝道："无名草寇，为什么像鬼迷心窍，不开贼口？"那个大王，这才如梦初醒："哦，哦，不知美人从哪而来？请快快上山，我大王将另眼看待！""呸，大胆草寇，看你贼心不改，叫什么美女佳人，心怀邪念，叫你看刀！"说着，抡刀就砍。那大王连忙用枪挡架，说道："美人休要说我草寇，我山上有结义三人。我姓殷名滚，外号叫九龙将军，熟练一杆九龙枪，有万夫莫当之勇。还有二弟叫胡大朋，绰号披头太岁；还有个三弟，绰号叫摇头狮子蒋霸。"王素珍说："怪不得如此称王称霸，仗着有三个强人就拦挡短路，截掳女人！莫说你三个强人，就是三十个强盗，姑奶奶也不怕你！"说着，又是一刀砍来，那大王往后一退，不敢招架。王素珍看了，觉得好笑。便说："殷滚，姑奶奶对你说明了吧，你能在三个回合之中赢了我，我即跟你上山；如三合之中输把我，你如何说法？"殷滚说："输了把你，我跟你走。"王素珍："呸，跟我走，倒要养你龟孙子！输把我，做我的干儿子也差不多。"殷滚也不知王素珍底细，认为这二女好欺，不费力就可弄到两个姣妻，信口答道："好，就这等说法。"说罢，二人各执刀枪动手——九龙将军称英魁，手执长枪赛毒蛇。王素珍神刀当头砍，直往他上五寸处挥。一个像蛟龙出水，一个如猛虎突围。他二人，杀在一处，滚在一堆，大战龙潭虎穴，神刀手一身本事真不亏。

眼看殷滚难招架，王素珍人前展雄威。
那口神刀往下砍，压住他长枪难收回。

王素珍神刀砍住殷滚的长枪，压住不放。殷滚把力气运足，脸涨通红，咕噜噜从大肠里挣下一股气来，“啪”，像泄了气的皮球，伏在地上：“不得了啦，把刀放下吧！”王素珍说：“看来你难免这一刀。要得我让你，除非你喊我一声干娘，我就放刀了。”殷滚没法，只好喊声：“我的干娘，饶了我吧，干儿拜服，拜服！”于是王素珍把刀挪开，殷滚也收枪回头。自叹自语：“殷滚、殷滚，几乎变作泥滚，这就丑死我了。”王素珍说，“儿呀，娘打不丑，爷打不羞，为娘打败于你，有何羞丑之说？这一位是你的姨娘，快快有礼！”殷滚说：“既是姨娘，应当叩头。”方翠莲随即用手扶起：“免礼罢了。”殷滚说：“众喽兵带路，请干娘、姨娘上山！”二人来到聚义厅坐下，殷滚忙叫他二弟胡大朋，三弟蒋霸前来见礼。吩咐备酒款待，杀猪宰羊，忙了三天。山上众头目向殷大王贺喜，喜庆大王得了个干娘。王素珍说：“你们众将也去吃酒吧，我来此山，不必恭贺，只是从此以后，不准你们下山胡为，打劫客商。”殷滚说：“娘呀，儿等在此啸聚，不是为了打劫敛财，因八盘山招集四方豪杰，准备替陶相公报仇。”王素珍听了大吃一惊——

真是海水冲倒龙王庙，自家人打了自家人。

于是王素珍就将自己的根由细情，如此如此，告诉山上众人。所以九龙山诸将方知王素珍和方翠莲均是陶文彬的夫人。后来殷滚改名陶滚。就此，王、方二位夫人在九龙山安身。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再讲那陶文灿，自从落在珍珠山上，结拜了朱英、吴英和马英三兄弟，相聚时久，陶文灿想到全家冤恨，一心要到湖广借兵。

山寨告别三兄弟，带足了盘川就动身。
一路上，见图像，到处张挂，
捉拿他，陶文灿，还有文彬。
行走不到三五日，图像又多出两个人。
一个是，王素珍，王善后代，
一个是，方翠莲，方廷的苗根。
陶文灿，只苦得，心惊胆颤，
因此上，不稍停，晓夜前行。
只听得水声滔滔如狮吼，一条长江挡住人。

陶文灿来到江边，只见浪涛滚滚，一泻东去，江边又无渡船，谅难过去。正在为难之时，忽见江滩上游，来了一叶小舟，船头上站着一人，口中哼哼唱唱——

“小道下山来，黄花遍地开。
周瑜定妙计，曹操领兵来。”

陶文灿听到一阵歌声飘来，连忙高声喊道：“请老大摇船过来，渡我过江，多送些酒钱与你。”那船夫答应：“我本是摆渡之船。”说着，将船靠至岸边。陶文灿满心欢喜，随即上船。船夫等客人入舱坐定，用竹篙往岸上一点，船像离弦之箭，一箭射去多远，才弃篙摇橹。边摇边唱——

“老夫生在大江边，不怕官吏不怕天。
清官送他过江去，瘟神送他见五阎。”

船夫把船摇至江心，歌停船止，把橹板往船梢上一搁，对陶文灿说了：“客官，你是吃板刀面还是吃清水饺子？”陶文灿说：“船老大不必费心，一来我肚里不饿，二来既蒙送我过江，岂能再吃你的佳肴！”船老大说：“不是这等说法，板刀面是将你砍断切碎，抛下江去，这叫板刀面；清水饺子是将衣服剥光，推下水去，是谓下清水饺子。两样东西，随你拣哪样，免

我动手。”说罢，从后舱拖出一把板刀。陶文灿一见此光景，悲叹一声：“我陶文灿之命休矣！看来难报全家之仇了。”咣啷啷，船夫把板刀往舱里一掼，问道：“客官尊姓大名，过江往哪而去？”陶文灿——

不顾安危说真情，船夫一一听分明。

船夫一听——

双膝跪到平板上，陶大官人叫几声。

陶文灿连忙将他扶起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，因何如此？请道详情。”船夫说：“哎呀，陶官人要问我嘛，实不相瞒，我姓毛名风，妻子孙氏，只有夫妻二人，因受八盘山徐老千岁之命，为了陶家冤仇，特着我夫妻在此摆渡，暗访大官人信息。”陶文灿说：“原来是陶家的大恩人，只怪我有眼不识泰山了。”“哪里话来，请你舱中坐定，我这就送你上山。”于是毛风连忙摇橹，偏遇顶风，又是逆水行舟，船自然不得前进。毛风没法，向着那江滩芦苇之中，一声大喊：“你那里快将小船放过来。”只见芦苇之中摇出一条小船，船头上站立一人，其形古怪不堪，蓬头赤脚，头上扎了一块破布，上面补了十来处补钉，身穿一件破衲头衣裳，足拖一双没后跟的鞋子。众位，莫看此人穿得破烂，扮相异怪，可她的来头不小，她名叫孙翠娥，自幼在仙山学道，是武当山武当圣母的门徒。自十五岁时，圣母送她法宝：那头上扎的布叫遮天盖日帕，身上穿的叫降龙伏虎衣，足上蹬脱水鸳鸯鞋，水火不沾。毛风隐去孙翠娥之名，向陶文灿介绍说：“这毛大嫂远近闻名，无人不晓。”毛风夫妇把两船捆绑在一起，说：“毛大嫂呀，这样的顶风逆浪，你还是下去拉索才得过去。”说罢，毛大嫂穿起宝鞋，肩拉绳索，下水拉船去了。陶文灿暗自吃惊。顷刻之间，望见一座高山，毛风将船停在山下，叫陶文灿少等片刻，他上山报与徐老千岁，回头把陶大官人送到山上。陶文灿问：“这就是徐老千岁的八盘山吗？”毛风说：“正是。”正说之间，徐老千岁命他两个儿子前来迎接。徐洪基两个儿子，皆是英雄之辈，长子名叫催命判官徐佩，次子名叫粉面二郎徐青。陶文灿被接到聚义厅前坐下，然后起身与徐千岁和徐佩、徐青见礼。陶文灿说：“晚侄深知仁伯大人在朝与先父情交甚笃，难得您老心恨奸党，弃官隐居，为我陶家伸冤操心，实为感戴至极，终生难忘。”徐老千岁问：“贤侄经此而遇，不知是否愿留此处，共图报仇大事，还是另有他图？”“仁伯在上，晚生实不相瞒，一心要到湖广襄阳向姑父赵霸借兵，北上报仇。”老千岁说：“好，此举甚好。只不过眼下时届年关，天寒地冻，况且各处图像盘查甚紧，你就留在此处，过了新年，等到春暖花开之时，再去借兵，未为晚也。”陶文灿叩头致谢，暂留八盘山过年。在山上，又与徐佩、徐青结拜兄弟。毛风夫妇仍回江口把守。

众位呀——

八盘山上暂不表，倒转话头论淮安。

陶文彬落在淮安王寿天官府内，招赘了王玉花小姐为妻。不觉到了王寿六十岁庆寿之期。这时，淮安城内的生员、举监、乡绅、巨商，忙个不停，有的撰写贺联，有的办寿糕寿面，有的送戏三台，就到清江去请戏班唱戏。而天官府三日之前，就杀猪宰羊，备办酒菜，披红扎紫，张灯结彩。淮城的乡绅到清江请来一个戏班子为王天官祝寿助兴。这个班头姓康名凤，他并不是专业唱戏之人，他曾任过柏台御史之职。因朝中奸臣当道，坑害忠良，他愤而弃官不做，领个戏班子，不为赚钱，只图遍游天下，四处散心，只等朝中奸臣灭尽，回头再做官不迟。他生有一男一女，男名康金龙，女名康月娥，均是聪明伶俐之人。寿期之日，戏班子的人与前来拜寿的一些达官贵人，受王府酒菜款待之后，午后开锣唱戏。王府有一看楼，分成男左女右，俱在两边看戏。而陶文彬的书楼就在戏台对面，所以他一人独自站在书楼上倒也看得蛮清，不曾坐到转楼上去。淮城一些官员总晓得康班有个表弟，名叫花云，做工最好；有一女儿康月娥唱工独特，所以观众楼上鸦雀无声，悉听唱做。戏子登台，锣鼓闹场，开

场花云先跳《加官》,后做《八仙上寿》,随后众看官点出《孙夫人祭江》。康月娥扮演的孙夫人,一个亮相,一段淮腔,人品果真美貌无比,唱腔优雅动听。陶文彬在书楼看得清清爽爽,听得明明朗朗,不禁失声叫好:"好得很哪!"哪知这一夸赞,惊动了台上康月娥,用眼依声寻去,见得东书楼上有位公子,生得眉目端正,顶平额方,面如冠玉。不觉心里打了个寒噤!从此做戏也不认真,把陶文彬放在心里。那天晚上,康月娥就在戏台套房内安睡。

翻来复去睡不着,一心想见陶文彬。

康月娥身边有干娘,是康小姐心腹之人,二人无话不谈,无事不通。她对干妈妈说出想见日间夸赞她的那位公子的心思,请干妈出去打听这位公子在何处安睡,奴今夜之间,定要与他会见。于是干妈妈出去打听明白,那公子就在东书楼上安身。康月娥睁着眼睛睡到半夜,叫干妈看守戏具,竟自整整衣装,直到东书楼,悄悄摸到二公子的卧室。她轻轻喊了声:"日间夸赞奴的公子何在?"陶文彬听话,好似燕语莺声,猜想是康姑娘前来会他,连忙起身答道:"你是唱《孙夫人》的吗?有失远迎。"康姑娘说:"好说了。"于是二人携手相挽,坐下谈心,相见恨晚。一个说你夤夜而来何事?一个说相公你日间相约奴身。一个说小生从未与你会过话,一个说日间夸赞是何人。

"相公呀,闲言闲语总不说,小奴与你托终身。
今夜赴约你休推托,两下共枕度黄昏。
康月娥说出调情话,喜坏了公子陶文彬。"

二人相对一笑,携手站起,同床共枕,情意更深。

郎才女貌成佳偶,只恨谯楼乱打更。
谯楼上打五更鼓,小姐披衣就起身。
公子送到楼梯下,小姐回转套房门。

王府连唱六天戏,二人相共六个五更。陶文彬赠一把穿金扇,与康月娥作月老婚证人。那天戏完,戏班与扬州立了合同,接下要去扬州唱戏。只是康月娥与陶文彬难舍难分,二人会到一处谈心。康月娥说:"奴家要跟班子到扬州去了,就是心里难舍得下你,如何是好?意欲将你带了同去,亦不知公子意下如何?"陶文彬听了二目含泪,心中想道:我蹲在淮城,终非了局,倒不如跟她动身。一则要到湖广去借兵报仇,二则还要寻访兄长的下落。想罢,对康小姐问道:"但不知有何妙计,能带我出去?"康月娥说:"我为此事,早已想好章程,把你藏在衣箱之内,到了扬州,自有妙计叫你出来,那时先暗后明,即使我父亲与兄长知道,已是生米煮成熟饭,谅他们亦无可奈何。"他们二人情意绵绵,急中生智。康月娥选了一个被鼠啃有神仙进(洞)的一只大衣箱,动身那天的早晨,偷偷将陶文彬藏进箱内。天明,王天官开发了工钱,康班头等人将衣箱、戏具搬了上船,往扬州开发。头一只船装的零碎行头与戏子等人,后一只船装的衣箱有陶公子在内,还有康家父子和康月娥等,押船随后。谁知半途之中,陶文彬在箱内屈得腿疼腰酸,又要小解。康凤就坐在衣箱脚下。陶文彬小便急得忍无可忍,只好听其自然,顺流而下,从板缝间渗出,一直流到康凤的屁股之下,忽然一声惊叫:"奇怪,这水从何而来?"康月娥心里有数,便说:"箱中原有一碗水在内,可能是水碗翻了。"康凤说:"即有水碗,人不动它,何以能泼?其中定有缘故,开箱看吧。"康月娥说:"约莫是老鼠攻在箱内,不然水碗怎会泼下。"康凤说:"不管是鼠是牛,总得要把衣箱打开,把水揩干,不然要把服装浸湿。"陶文彬在箱内听得明明白白,止不住浑身发抖。箱子摇动得嗒嗒作响。康凤说:"这只老鼠大概不小,如不是,怎能把衣箱动摇?"说罢,掏出钥匙——

哗啦一声开了锁,箱里站出一个人。
康凤一惊吓掉魂,倒跌一个老坐跟。
公子跪到平板上,心想求饶难开声。

小姐掩住粉红脸，羞羞答答气不伸。

这时，干妈妈悄悄对康金龙说道："这件事情，万望大公子成全，还看你兄妹之情吧。"康金龙细细一想，我康家只有我兄妹二人，我不原宥，谅来父亲定然不依。康金龙随即便说："爹爹，你老不要动怒，这个人因孩儿见他人品端正，义气相投，与孩儿难舍难分，故而瞒着爹爹，将此人暗藏在箱内带来，日后必有大用，望爹爹成人之美！"康凤在那里直气得肝胆欲裂，七窍生烟，明知儿子是顾全女儿的脸面，况且事已如此，家丑不可外扬，也就顺水推舟，不再深究。于是问道："你姓甚名谁？"陶文彬道："我是北京大邹庄人，姓邹名文彬，与天官王寿系翁婿之亲，因贺寿看戏，与大公子相识，承蒙雅爱，将我带到扬州，稍玩几日，不意被老大人识破机关，伏望成全，决不辜负大德大恩！"康凤一想，木已成舟，又恐外界得知，人面难为，乃暗中对邹文彬说道："那些胡言，老夫尽知，往后就说我康家与你邹家指腹为婚，免得外人无端议论。"于是康家父子暗中又谈一番机密之语，无非是怕女儿康月娥难以见人，所以一路之上，不谈这些闲言。

船趁风走，水推舟行。不日一个中午，船到扬州钞关码头，行头衣箱搬到琼花观关帝庙内，准备择日开锣。这天晚上，一家吃过晚饭，康凤对邹文彬说了："你既在我这个地方，要听我教训，还要学得唱戏。就从今日起，唱、念、做、打，文武生角，样样要学，且要用心快学，不然，我是没得余饭养你这个闲人的。"陶文彬说："吾乃读书之人，只懂诗词歌赋，锦绣文章，哪会唱念做打，舞棒弄枪？"康凤道："你这畜生，既不能唱，又不会做，要你何用？快滚出去！"可怜陶文彬无奈，只得答应学戏。康凤说："你先学唱生角，我教你一出《收姜维》。"说罢，当晚就把戏本的台词、道白，表做等等的一应程式动作，向邹文彬教了一遍。并说，明早你来唱给我听。一夜之间，陶文彬竟把台词一一读熟，就是开口不大会唱。明日清早，康凤走过来问："你可会唱？"陶文彬说："一句不少，全都会唱。"康凤说："唱给我听。"陶文彬扯扯衣领，咳嗽两声，清清嗓子——兮兮焉焉，焉焉兮兮……哼了两声——

不像昆曲与秦腔，莺声朗朗像哼文章。

康凤一听："这是唱的什么东西？"

不像和尚诵真经，不像道士拜大忏。

不上板来不上眼，可像巫婆泼火丹。

康凤说："这唱的什么腔口？限你两天把它唱好，不然，受我三规五戒，吊起来拷打！"陶文彬被逼无奈，只得苦苦学戏。因此，他走路也唱，睡觉也唱，上厕所也唱。一天，他去厕棚"出恭"，见厕棚低矮，遂低头进棚，叹曰："入恭门，鞠躬如也。"进了厕棚，步上茅坑台板，随手撩袍解裤带。忽然想到康凤教唱的戏词，遂唱——

双脚踏金桥，两手撩蟒袍……

没料，刚唱两句，脚下板子一断，咕咙咚掉进茅坑。他连忙呼救——

急急逃来急急奔，一马陷进淤泥坑。

有人救得我唐天子，他做君来我做臣。

康凤听说邹文彬掉进茅坑，随即叫人把他拉上，骂道："你这该死的畜生。戏不学好，弄得满身是屎，拖回去，将他往死里打！"陶文彬一吓，戏词吓出来啦——

自古忠臣不怕死(屎)，怕死的不能算忠臣。

康凤一听，气不打一处出，骂道："你这畜生，私淫我女，比谁都强，学这一出小戏，至今都唱不成腔，还弄得满身是粪，坑害他人。替我把他吊起重打！"这下，康凤开口，一班武生动手。

将他吊在屋梁上，水浸皮鞭抽上身。

打一记来转一圈，像风吹元宵走马灯。

打破皮处流鲜血，皮不破处块块青。

康月娥见了呜呜哭，骂声爹爹不算人。

康金龙看了心也难受，就做个和事佬，把邹文彬从屋梁上放下。从此他卧床不起，伤处化脓淌血。皮粘被褥，翻身一动，像活剥蛇壳。

好比一盏孤灯渐渐熄，来了添油拨灯人。

陶公子疼痛得似睡非睡，似醒非醒，迷迷糊糊，见一位老人，身穿紫袍玉带，脚蹬粉底皂靴，白发苍苍，一跑一摇来到陶文彬面前，说道："你不必伤心，吾来救你！若问我是何人，乃老郎真神是也。"说罢，从身边取出一粒丹丸，放在公子口中："你将它吞咽下去，后来自然会做会唱，生旦丑末，样样俱会。"谁知老郎指点明白，只一宵工夫，周身脓迹俱消，疮疤结好，活动自如。二公子醒来，外面天色大明，康凤手执皮鞭，进来骂道："你胆倒不小，睡到天色大明，还不起床，是何道理？"二公子说："岳父大人，不用发怒，小婿会唱了。"康凤说："唱给我听。"公子开口就唱，唱的《关公辞曹》。唱完之后，康凤大惊。问他至今为何不肯唱好？陶公子也不理答。那时康凤点了几出戏，叫他读戏练做。二公子这就点到文戏唱文戏，点到武戏做武戏，从此名声大震，康凤的班子全靠邹公子与康月娥挂牌卖座。扬州唱完到镇江，轰动镇江全城。在镇江改名叫大京班，跑遍南方诸省。所到之处，场场爆满，名利双收。后来偏邦小国闻得大京班之名，亦来请去唱戏。至于后来陶文彬的尸体棺木，为何落在偏邦外国被火焚烧，那是后话。

弟子收住暂不表，再讲陶文灿去借兵。

八盘山徐洪基千岁收留陶文灿多日，不觉残冬已过，春暖花开。陶文灿一心要离开八盘山，到湖广姑父赵霸那里借兵。徐洪基知陶家报仇心切，也不强留，遂备好川资行囊，送他下山。陶文灿——

晓夜行走非一日，风餐露宿履步难。

一日抬头举目望，到了襄阳一城关。

远看城头如锯齿，近看总是枪炮门；城下炮城上人，手执长枪守四门。城里城外闹纷纷，总是些生意买卖人。渔樵耕读，仕农工商，敲锣卖糖，各执一行，江湖游人，无一不有。

壮汉担水街上卖，樵夫挑柴进城门。

只听一众卖柴的人聚在一起讲："我们这襄阳城里，三天之后还要热闹。赵总兵的小姐摆下一座擂台，少不得各路英雄，军民人等，只要武艺高强，总要来此打擂。"谁知陶文灿把打擂的话记在心里。他逢人便问："那总兵赵府在哪街哪坊？"一个测字的先生用手指点："正街向南，横街往东，门口有张口狮子竖立匾的就是赵总兵之府。"陶文灿转弯抹角来到府前，报名直至大厅，会见姑父赵老大人。赵霸一见，惊喜交加："贤内侄呀，姑父早已闻得你陶家为十把穿金扇被害，全家只逃出你兄弟二人，姑父与你姑母眼望穿了，也得不到你们一点信息；只见捉拿你的图像张挂到湖广，我们更加惊慌。今日贤侄如从天降，真是万千之喜！"于是连忙叫家将到内屋，请出大公子赵龙、二公子赵虎，来到厅前与表兄陶文灿见礼，家将沏茶相敬。茶饮数杯落盏，赵总兵开口："贤侄呀，不知你今日从何而来，可曾遇什么惊吓？"陶文灿说："姑父大人在上，问起小侄这几年的颠沛生涯，真是一言难尽。自从逃出北京，来投奔姑父大人，头一次落难扬州，为贾志成收为义子，与其义女刁婵梅结偶。后来从扬州出走，在龙泉县被奸党捉住，解往北京，经太行山为弟媳王素珍劫车得救。第三次是到北京祭祀先父母之灵被困，得表兄柳让暗放出城，在路上遇朱英、吴英、马英在珍珠山结拜。月前在粉红江遇毛凤摆渡，引上八盘山会见了徐洪基千岁。今日是从八盘山到此。"赵总兵闻听大惊："原来有如此艰苦曲折情形，姑父哪里知道？罢了，幸而贤侄能到此地，亦解了你姑父姑母之悬念。"随即命赵龙："领你表兄到后堂去见你母亲。"陶文灿跟赵龙来到

后堂，一见姑母，还未跪下施礼，姑母上前一把拉住，哇啦一声，眼泪珠抛："侄儿呀——

只为陶家被害情，我夜夜泪水湿衣衾。

愁也愁到肝肠断，哭也哭到眼泪干。

你姑父几番要为我陶家把仇报，怎奈势薄力又单。"

陶文灿说："姑母呀，你别伤心了，侄儿已经从奸贼的刀枪中滚出来了。这次前来，就是与姑父相商，借兵北上，还要请姑父母大人帮计议呢！"姑母说："儿呀，你可知数天之后，此地是群英聚会之期？""姑母，我进城就听到街上人议论，说三天后城里设台打擂，但不知是何人摆的擂台？""儿呀，我把实话对你说了吧，这次摆擂，一则是为陶家报仇，看看有多少忠将良才、英雄好汉；二则是你表妹赵巧云，虽是花容月貌，一身武艺，但至今还未有终身佳偶，故此与你姑父计议，在校场摆设擂台，名为'姻缘擂'，实则是集贤聚能，挑选英才，一举双收。如今风流榜早已挂出，谅来各方英雄自会得悉，云集而来。"陶文灿一听，满心高兴。"姑母，我这次来得真巧，正好乘此时机，聚将北上，还可访访我二弟的下落。再则我表妹赵巧云虽有'滚刀手'之名，毕竟还不曾见过她的真实本领，这次打擂，正好试看一番。"说罢，赵霸早已吩咐家人将酒席摆好，请公子入席饮酒。饮酒之间，赵总兵对陶文灿说："贤侄，你在此地，仍然不露真名实姓，恐奸人耳目众多，惹事生非，等你表妹摆擂过后，再议大事。"

擂台摆在总兵校场，已经搭好。赵巧云为自身的婚姻大事，每日神前烧香礼拜，暗中祷告能得如意郎君。而湖广一带稍有本领的人，都知道滚刀手赵巧云才艺出众，谁都想得到她正配，做个贤内。更有人想，哪怕是败她手下，能与她对个面，说句话，也就称心。因而湖广内外，江淮南北之地——

听说襄阳摆擂是赵巧云，惊动了各山各寨比武人。

早有八盘山徐老千岁闻讯，遂打发长子徐佩，次子徐青，下山打听。一来是访访陶文灿路途可太平，二来是打探襄阳摆擂是何人。如果是苏严二贼摆的擂，你们各自要当心。二位英雄身藏兵器——

拜别爹爹把山下，直扑古道往前行。

徐老千岁打发两个儿子下山以后，又差遣山上各头目军将，到各处山寨送信，说湖广襄阳摆擂，定是聚会各地英豪，北上为陶家报仇。一路要打探陶家兄弟在何处，还要拜访一下六府总兵赵大人——

请他早日发兵将，同心合力剿奸佞。

八盘山众军将得了徐老千岁之令，赶赴各处山寨送信。军令如火，哪敢耽误。一日之内，青龙山胡家三鬼得知，带足盘川动身；珍珠山三英得了信，连夜奔至襄阳城；宋家寨去了兄妹二人，窦家寨忙坏了呆子窦哼。

各山英雄总动身，惊动了九龙山上人。

一个九龙将军叫殷滚，是王素珍的干儿子。他带二弟披头太岁胡大朋，三弟摇头狮子蒋霸。

三位英雄将山下，后跟王、方二女英。

玉门关刁婵梅与蒋氏女，也到湖广会官人。

各处英豪齐会合，云集到襄阳一座城。

襄阳城里摆擂台，惊动了三教九流人。茶馆酒肆，忙搭帐篷；测字相命，各占一方；行医卖药，拨治牙虫；说书唱戏，抢摊围场。

这边敲锣做把戏，那边打卖少林拳。

各路英雄，路上行走，非止一日，总在二月十六日之前，十五日就赶到襄阳，当晚各寻

招商客店住下。刁婵梅与蒋赛花二人，一夜不曾闭眼，只把陶文灿放在心上。一见天明，吃过早饭，沿街寻访六府总兵衙门。受人指点，一直来到赵府门前，报名而入，问及陶文灿可在贵府？谁知赵府之人，与刁、蒋二位佳人面不相识，说道："你们在此稍等片刻，让我向里通报一声。"陶文灿一听，大吃一惊：听说来了两位女人，想必是扬州刁婵梅寻访到此，她乃是我的妻子，跟随她来的究是何人，就不得而知了。于是随即出来看望。一见呀，果然是刁氏夫人。这时，三双眼睛泪花珠抛，悲喜交加，似有很多话语要倾诉。但见蒋赛花小姐站在身后，很感尴尬。陶文灿连忙问道："贤妻呀，但不知这位小姐是何人？"刁氏说："官人哪，她乃是我的弟媳蒋赛花妹妹呢。"蒋赛花忙问："嫂嫂，这就是奴的伯伯吗？愚妹幸会，失敬失敬了，望伯伯恕罪！""贤弟媳哪里话来，为我们陶家，千里寻踪，难得难得！但此地不是讲话之处，请到里边去与姑父姑母和两位表弟、表妹相见。"于是陶文灿领着刁、蒋二人，一直走进后堂。陶文灿说："你二人与姑父姑母见礼！"赵霸与陶氏夫人吃惊道："这二位姑娘是你何人？"陶大公子说："姑父姑母在上，实不相瞒，这一位刁氏，名叫刁婵梅，是你们的侄媳；后一位，据刁氏说，她是二弟陶文彬之妻，叫蒋赛花。这二人都是你的侄媳。"赵大人一听，高兴万分，想不到今日竟是会亲之期。刁、蒋二人连忙向姑父姑母施礼。赵大人与陶氏夫人忙说："儿呀，一路风尘到此，辛苦极了，免礼，免礼！"陶氏夫人随即命丫环请来赵巧云与表嫂相见，赵大人又命家将把赵龙、赵虎二位公子叫来与表嫂相认。

众位，赵霸这两个儿子，并非亲生，乃是螟蛉之子。赵龙仁德仗义，才艺俱全；赵虎品行恶劣，奸诈异常。这里暂且不提。

单讲赵龙、赵虎与赵巧云兄妹三人来到后堂与二位表嫂相见，奉茶交谈，谈论陶家冤情之时，忽有门将来报："大人在上，门外来了两个大汉，口称是八盘山徐洪基千岁之子，前来见总兵大人，望大人定夺。"赵霸听了便说："既是八盘山徐老千岁之子，叫他们进来相见。"门将把他们领到前厅，陶文灿抬头一看："哎呀，二位贤弟，何时到此？"随即陪同二位公子与总兵大人见礼，分宾主坐下献茶。赵大人问道："请教二位尊姓大名？"徐佩兄弟正起身答礼，陶文灿抢先答道："姑父大人，这二位是八盘山徐老千岁之子。这大公子徐佩，外号催命判官；那二公子徐青，外号粉面二郎。我陶家多蒙徐老千岁气贯长虹，辞官不做，带领二位贤弟在八盘山啸聚练兵，为我陶家报仇，真乃难得，我小侄将终身图报。"赵大人问："但不知二位相公来此何干？"徐佩道："大人，此来男女英雄不少，均是我父逐日招聚的好汉，又闻襄阳城摆擂，早知大官人定到襄阳，所以我父着人通晓各路英雄，齐来襄阳会合，催促陶大官人借兵北上，以灭奸贼。"赵霸一听，感慨不已。遂问："依你说来，各路人马定会如期到达，还不知有多少人呢？"徐佩说："大人，所来之人，均是各山首领，并无兵将，而又不是一路同行，各有先后，谅来今日必定到齐。"赵霸听了，暗中想道："所有各山首领，均为陶家被害之情不平，我赵某岂能坐视不理？"随命赵龙并请徐佩到街坊客店查点明白，只要是徐老千岁招集的人，一律请入总兵衙门，设酒款待，决不怠慢！说罢，赵龙与徐佩到街坊各家客寓、旅店，完全查点明白：各山寨共来男女人等，计七处首领一十九名，内中女英六名。赵大人说："速将名单报来！"赵龙从口袋中取出清单，报——

九龙山：殷滚、胡大朋、蒋霸、王素珍、方翠莲。
青龙山：胡顺、胡林、胡通。
珍珠山：朱英、吴英、马英。
八盘山：徐佩、徐青。
窦家寨：窦哼、窦金平。
宋家寨：宋金龙、宋金凤。
玉门关：刁婵梅、蒋赛花。

报名过后，赵龙、徐佩，将男女各人邀请入府，赵总兵吩咐摆酒款待诸将。总兵衙门内外热闹非凡，赵巧云只等午时一到，就要登台打擂。赵总兵派二百兵将，前去把守擂台，防范无知之辈生非起哄。

午时一到，赵总兵与陶氏夫人，各人乘坐一顶大红敞轿，来到校场擂台左边，观看谁人上场，能与我儿有缘。赵巧云小姐浑身装束得体，粉面多姣，有十名美女簇拥，奏起笙箫管乐，锣鼓锵锵，甚为闹热。忽听"嗵、嗵、嗵"三响礼炮，赵巧云一个箭步，蹦上擂台。她对擂台中间一站，对左右前三面深深一躬，随手抛出一副风流榜念道："美女人皆可得，英雄台上见功。"横批："姻缘擂"。

"赢得奴家一双手，愿与好汉共白头。"

说罢，赵巧云自个儿在擂台上立个门户，一叫金鸡单架独立，二叫孔雀展翅开屏。

三套打的秦皇吆山海，四套打的状元红。

赵巧云在台上耍了几套功夫，不见台下有什么动静，心存疑惑。众位，不是台下没人想上去打擂，只是怕赵巧云厉害，不要上去现丑，抓鸡不到反蚀一把米。况且台下还有兵将把守，如果胡乱动手，弄不好就有性命之忧。所以台下想得到美女的虽多，但总有点畏惧三分。哎，不料从人群众挤出一人。此人鼻直口方，身材魁梧，来到台下，朝上一望："啊依喂，这么高的台？台上可有软梯放下来，拉我上去。"赵巧云往下一看，但见这人品貌端正，就怕不会舞枪弄棍，不然，他不好跳上台来！又一想：大概总有点三分三，才敢上擂台的。于是放下一条绳结的软梯，上有现成的脚扣，将他拉上擂台。那人对台上一站，既不开口，也不动手，像一段树干对那一站。赵巧云心上不悦，反而先开口问他："你是何人，干什么来的？"那人冷冰冰地说："上台是打擂的，不打擂我来干么！""既来打擂，为何不通姓报名，动手比试！"那人一言不答，只是直笔笔地站在那一眼不眨，看住小姐。赵巧云想：晦气、晦气，第一个上台就炮仗打喷嚏——开门不吉利。不管他，第一炮非要把它放响。于是又反复问："既来比试，为何不动手？"小姐连问三声，那人仍不答话。他想，看样子我不是她的对手，还是以智取为妙。突然他身一躬，头一窜，一个黑狗钻裆向小姐下裆攻去。赵巧云眼明手快，身子一偏，还他一腿，只听轰通一声，那人跌了个四脚朝天，口喊："没命！"小姐听了"没命"二字："呀呀呸，休出不吉之言，送你下去！"脚一抬举，那人掼下台去了。台下观众，哗哗哗一阵掌声，那人爬起来瘸颠瘸颠地走了。众位，此人非是舞枪弄刀之人，是广益书局的画师，读了不少书，学得一手画艺。他专画花草虫鱼，美女佳人。他以为美女嘛，樱桃小口，杨柳细腰，丝瓜颈项，柴枝粗的手爪，别说比武打擂，风也能把她吹倒。他在画楼上对外面的世道见得很少，至今还是光棍一条。今天来此本想是看看热闹，一看呀，台上的赵巧云，比他画的还好。一时心上冲动，不妨就上去试它一试，碰得巧也作兴赢得一个美姣。可这一试呀，回去养伤一月，药也吃掉两大蒲包。这也不提。

这位画师滚下台去，惹怒了台下一人。此人也是个光棍。叫道："快把软梯放下，拉我上去，与你比试比试！"赵巧云放下绳梯，拉将上去。他也不等小姐立个门户，竟自上前一拳。对准赵巧云的胸前打来。小姐把身往后一让，左脚往上一挑，名为魁星踢斗，正中那人隐羞之处。那人喊道："不好！"小姐说："不好，送你下去！"又送上一脚，只听呼咙咚，栽下台去。在地上挣扎一会，爬将起来，吐了两口鲜血，摸一摸那个生儿育女的物事，暗自庆幸：还好，没有被她踢破，乃悻悻而去。

好一个女豪赵巧云，一连打伤两个人。

台下之人干瞪眼，激怒呆子窦大哼。

窦哼用手一指："赵小姐休要称强，有我呆子大哼来与你比上一手！"说着，身子一晃，两足腾空，跳上擂台。赵巧云见呆子窦哼上台，吃了一惊："他本是陶家一党，八盘山徐老千

岁差来的人，他上台是何道理？”正在赵小姐犹疑之际，急坏了台下陶大官人。心想，倘若他做出呆头呆脑的事来，惹怒了我表妹，他们两下必有一伤，我必须上去把他带下来。话止意定，陶文灿把身一闪，一个鹞子翻身，只听呼地一声，已上擂台，把呆子窦哼往夹肢窝里一挟，来一个空中飞人架式，将呆子挟下台来，放在地上。窦哼朝陶大爷一望，说道：“你只知道把我挟下来，你可知破人婚姻作大孽？”陶文灿轻声说：“呆弟弟哎，你不要动怒，我文灿与你初交，多蒙八盘山千岁为我陶家之冤，招贤聚汉，准备捉贼报仇，你贤弟也算一条好汉。但你可知，今日这座擂台，是我表妹的姻缘擂，探贤求偶的，你呆弟不必上去打擂！”窦哼说：“你早又不对我说，如今怪我做什么？”这时，赵巧云见了表兄陶文灿挟窦哼下了擂台，满心欢喜：原来表兄有如此武艺，心上十分敬爱。她成竹在胸，但不便开口，只得放在心上。她看看天色不早，正好休擂。遂吩咐众丫环军将人等，鸣炮奏乐，拆台休擂回府。这下，锣鼓咚咚，炮声隆隆，各看众和生意买卖之人，热闹轰轰——

各收摊贩回家去，总兵也打轿回府门。

总兵大人回到府内，各山寨男女英雄亦回到衙门，一齐去向赵大人和陶氏夫人请过晚安。赵总兵设宴款待各将，命家将、丫环整理床榻与他们安睡。可是陶氏夫人见今日摆擂未得结果，心上不安，就问总兵大人：“为何今日摆擂，女儿不遇有缘之人？”总兵说：“夫人哎，你哪知道，凡是婚姻之事，皆由五百年前月老牵绳定就，岂有错认？今日不成，吉人自有天相，以后再论，亦不为晚也。”

一夜无话不必表，鼓打五更天又明。

次日清晨，各人起身，梳洗完毕，用过早点，陶文灿及众人在大厅上与赵总兵商议借兵报仇之事。赵总兵思考多时，自己放在心里说：“借兵之事，不能轻易通口，现在正是群奸得势之时，深得皇上宠信，倘或报仇不成，反倒惹出麻烦，事情亦不得了局！”他思考再三，才开口说道：“陶贤侄与各位好汉听了：为报我侄儿陶文灿全家之冤，恨不能立时就领兵北上，兵困燕京，扫除奸贼，用奸贼人头，祭扫三家的肉丘坟，方解胸中之恨！你们涉水登山，远道而来，又是徐老千岁之令，均是这等心愿，我老夫也是这样的心情。不过，我赵霸虽掌六府兵权，由于多年干戈不动，狼烟不起，兵虽有而久不精练，粮虽多而不在一处。所用兵、粮二事，均要向六府提调，一旦借兵调粮的风声传扬出去，若给外人知觉，信口胡谈，传到京都，就要大难当头。为全之计，只好与贤侄和众英雄商量行事，劝贤侄不要心急，已延至今，且各寨均有准备，何愁冤仇不报！再等一年或半载，让我慢慢设谋定计，整兵练将，积聚粮草，一旦时来势转，那时再与八盘山徐千岁通联，发兵北上，方可一举成功！此乃老夫之愚见，不知各位好汉意下如何？”这时——

众人未及忙答话，呆子窦哼先开声。

呆子窦哼接口说道：“总兵大人，你是陶大爷的亲家，我呆子来贵府，有幸相会，那些知文达理的话我说不起来，我欢喜实话实说，这位陶大官人，难道不是你的内侄，他的冤仇不是你的冤仇？如今不要推托，不要前怕狼后怕虎的，怕鬼也不跑夜路吗？借兵给他动身，没得粮，我们山上多呢！”于是徐佩、徐青、蒋霸、宋金龙等一齐开口：“这位窦兄弟说的不错，望老大人明日发兵！”赵霸见众人异口同声，就不好再说，倒反感惶恐。陶文灿见姑父如此情景，谅他姑父不肯借兵，只急得放声大哭。“爹娘呀——

你的英灵在何处？可知为儿犯了难。
指望投到姑父处，借兵北上困燕山。
此来襄阳借不到兵，辜负了徐老千岁一片心。
爹娘呀，提携之恩他忘干净，姑父就是不借兵。”

陶文灿越哭心越疼，大厅上众英雄感叹不绝声。这个说，姑父不看你上人面；那个说，

除了总兵大人还有哪个敢当先?一个个英雄干着急,惊动了陶夫人和赵巧云母女两个人。一齐来到高厅上,劝说大人早发兵。赵总兵一想,如此看来,不借兵是不得安宁。他苦思了一刻,说道:“我赵霸在此执掌兵权,不为陶家出兵报仇,真是愧对陶彦山提携之恩。陶彦山死于非命,我岂能瞻前顾后,落于徐老千岁之后?罢、罢、罢,各位英雄,放胆宽心,既蒙各位如此义气,我赵霸即使倾家荡产,粉身碎骨,也要为内兄报仇!”说了,就吩咐设酒款待各路英雄好汉:“明日清晨发兵北上!”这时王素珍、方翠莲以及陶文灿,一齐跪倒在赵大人面前:“我等谢谢姑父大人,倘若报得冤仇,将刻骨不忘,铭记在心。”于是众人皆放心入席饮酒。赵巧云将刁婵梅、王素珍、方翠莲、宋金凤、窦金平、蒋赛花等,请上绣楼,摆酒畅饮。男女英雄一直饮到二更以后方散。赵大人与陶氏夫人催促大家早些安睡,明日发兵动身。

众人安睡入了梦,地府来了二鬼魂。

一手挽住柳氏女,一手拎头血淋淋。

若问阴灵是哪个,当朝首相陶大人。

众位,凡是被刀杀之鬼,总是把头拎在手里,不肯丢开。陶首相夫妇本是死后问斩,身负天大冤屈,更是离不开自己的首级,拎着头在地府里到处喊冤。前两天,两个阴灵就跟他儿陶文灿来到赵府,观看了擂台,见到了几位儿媳,在厅上听了他们商议借兵之情,只是不能与大家一起对话。今晚晓得他的妹夫赵霸决定起兵,他不得不托梦晓谕众人,暗示他的意见。

二阴魂先会儿子陶文灿,未曾开口泪涟涟。“我家满门遭涂炭,苍天留下你兄弟两条根。你在此地忙借兵,文彬他落在镇江唱戏文。不久也到湖广地,只愁到了襄阳难有命。儿呀,到那时——

你生生死死不要顾,要搭救你弟陶文彬。

只为你兄弟人两个,我二人是前脚走来后脚跟。

儿呀,还有一件事情,必须与你说清,不是你姑父不肯借兵,实在是粮不足来兵不精。

北上灭奸非儿戏,莫把苏严看得轻。

等到二贼势将尽,那时再叫你发兵。”

陶彦山夫妇知会了陶文灿,又到上房去会总兵。赵总兵隐隐约约见到他内兄内嫂进门,欢喜不过,问道:“内兄何时到此,有失远迎!”“妹夫,不须客气,只是有两件事放心不下,故而来与你讲明。一是报仇之事,暂不能急促出兵,苏严二贼气势正盛,你手上兵又不精,现在仍需秣马厉兵。二是我二子陶文彬,不久也会到襄阳城来,他此次来身有难星——

唯恐要有杀身祸,万望搭救陶文彬。”

这时,鼓打五更,陶柳二魂正要离开赵府,又见各山英雄呼呼大睡,如果再与他们会话,又怕旭日东升,二魂不得见人——

就到各人头上摸一把,明早个个喊头疼。

明早各自起身,一个个总说头疼;虽然起身,总感精神不振,复又睡倒。陶文灿早晨起来,只是痴痴呆呆,脸也不洗,茶也不饮,二目含泪。自己想了:“今夜明明是我屈死的爹娘对我说‘报仇宜缓’,还说二弟文彬不久要来襄阳,且有性命之忧,这到底是何缘故?”他正在暗想梦中之情,又见众人俱喊头痛,故此更加疑惑不解。这时,忽有两个门将急急忙忙来到陶大爷面前说:“大官人听着,我们大人请你到上房有话相谈。”陶文灿随即跟家将来到上房,先向姑父姑母请安,然后说道:“不知姑父大人叫小侄前来有何话说?”赵大人说:“儿呀,姑父唤你无别,因今夜与你姑母偶得蹊跷一梦,似乎你的父母阴灵,手提血淋淋的人头,站在我们床前,拭泪说道:‘你这里从缓发兵,等时机相宜,再揭竿北上。’还说你弟文彬不久也到襄阳,且难星当头,有性命之忧!此外,又听说各山英雄,今夜之间,陡得头

疼之病，这种奇遇，倒是少见，故此叫你前来，问问你这是何异象？”“哎呀，姑父大人，小侄今夜也遇有与你相似之梦。”陶氏夫人说：“儿呀，看来报仇之事，还宜从缓计议。古书上言：‘鬼神之为德也，其盛矣乎！祷雨于上下神祇，鬼神之事不可不信也。’为今之计，依老身看来，所有各山好汉，暂留府内盘桓几日，那也无妨，然后再打发他们各自回山，仍旧招兵积粮，我这总兵衙门，也要加倍操练兵将。幸亏今夜你父母阴灵托梦指点，待到奸党势衰，我等万事俱备之时，他二阴灵必来晓谕。况且朝中逍遥王柳涛、太平王柳让，都是陶家骨肉之亲，一旦有了机会，自然会里应外合，报仇之事，可望一举成功。”赵大人听罢说道：“夫人之言有理，就这样定了。”于是陶大官人也只好听姑父之言，并无异说。就此，各路好汉在总兵府——

观摩操练半个月，回转山寨去练兵。

其中刁婵梅与蒋赛花在玉门关得徐老千岁之信，来到姑父身边，已与陶大官人夫妻相会多日，见众人已散，也要告辞回玉门关。陶文灿说：“你们女辈，难得聚会，方、王、蒋三位弟媳，和你刁婵梅暂且留下，与表妹赵巧云小姐多叙几天，再回山寨。”就此——

五位女将安在绣楼上，切磋武艺讲练兵。

此话丢开，再讲王寿天官府那日唱戏祝寿，康月娥私通陶文彬，把他藏在衣箱中带到扬州，天官府内概莫能知。

天官府不见陶文彬，急坏玉花女千金。
愁得面黄肌又瘦，饭不思来茶不饮。
府内差人到处访，从城到乡无踪影。
不好了，外面挂图捉得紧，只怕公子遇难星。

王玉花想想无奈，连夜备好川资，带了一名知心丫环，半夜偷偷动身，出门寻找陶二公子，暂且不提。

这时，陶文彬在镇江唱完戏，忽然想起家仇，去与他岳父康凤商议，一心要到湖广投亲。康月娥知道这事，到她父亲面前说情，也要与陶文彬同行。康凤夫妇无奈，只好答应。

打发婿女去投亲，他在镇江等佳音。

再说陶文灿在总兵府，赵巧云对他朝思夜想。赵巧云只恨府内无人把媒做，哪一天爹娘才替女儿定终身？纵有高门大户也不依允，情愿许给陶官人。表姊妹做亲自古有，亲上加亲一条心，夫妻同心把兵带，何愁陶家冤难伸。

众位呀，这是小姐心里话，她父母双双哪知情？

再说赵总兵自陶相托梦之后，足不远出，每天到校场观察练兵。忽有一天，正欲出门，两个门军来报：“大人，府外来了两男两女求你相见。”赵霸说：“叫他们进来，看是何人？”顷刻，四人来到厅上见礼，原来是宋家寨上宋金龙与他妹妹宋金凤，还有窦家寨窦哼与他妹妹窦金平，四人连忙送上红帖封套一张，上写：“金光山金霞洞金钱圣母圣笔，奉上赵霸总兵亲启”。赵大人拆开一看——

宋金凤与窦金平，是金钱圣母小门生，
五百年前终身定，匹配陶文灿一人。
今日投柬到赵府，托咐总兵做媒人。
趁此天高气爽日，不用择日就完婚。

下面还有两句附言——

男不愿者遭雷打，女不从者被火焚。
若是男欢女喜合，报仇雪恨指日成。

赵总兵看过请帖问他们四人：“这副请帖，你们从何而得？”呆子窦哼说：“不瞒总兵大

人，我们前天吃了你家的好酒，回转山寨，走到半路之间，只见空中飘下一张红纸，端端正正对我们面前一落，捡起来一看，上面写着赵大人开启，所以我们不敢私拆，特来送给于你。那上面写的什么，你可否念给我们听听？”赵霸对他们看看：“你们都识字吗？识字的你们拿去看吧！”这下，四个人头凑在一起，你眼向上，他眼向下，一看呀，宋金凤粉面通红，用手捂住两颊；窦哼一看，拍手叫好：“如此看来，你赵大人要做媒了。俗话说：人馋做媒，犬馋舔碓。”宋金龙顺手把他一拉：“呆哼子不得无礼。这在什么地方，对谁而讲！”窦哼方知失言，连忙赔礼：“小的不敬，望大人不记小人之过，恕罪，恕罪！不过，大人做媒，小的还要为妹妹争礼金、礼茶的唷，但还不知姑老爷是何人呢？”赵霸对他笑了笑说：“看你这副呆劲，要问你妹夫是谁，就是那天在擂台上将你挟下来的陶文灿，你看好不好？”“好与不好，我窦哼不能作主，要问她们二人！”宋金龙说：“大人不用多问，既是金钱圣母之意，谁敢违拗？就凭你大人说着办吧。”赵总兵定神一想，屈指一算：“好，拣日不如撞日，撞日不如当日，今日就是个黄道吉日，陶文灿是我的内侄，今日就在我府完姻，来个陶文灿夜招双花，你们看使得使不得？”呆子窦哼说：“使得、使得，我只要有酒吃，你大人说使得就可使得。”赵霸说：“既可使得，你快去与我家将料理三间空房，备办酒菜，张灯结彩。”又对刁婵梅说：“你是他第一夫人，往后均应同心合意，今晚要替他料理新房，照应一切。”刁婵梅答应一声：“好，请姑父放心。”正在这时，忽有门军来报：“大人，府外又来男女二人，口称是大人的内侄，前来拜见。”赵霸一听，惊疑不定，莫非是二侄陶文彬不成？叫他们进来。”门军将他们二人带到前厅，赵霸一见，喜出望外。陶文彬与康月娥双双叩见姑父大人。见此，赵霸又叫出陶文灿来兄弟相见。随后叫王素珍、方翠莲、蒋赛花一齐出来相会。这王、方、蒋三位夫人一见陶文彬，如久旱逢雨，黑夜见星，各叙离情，令人悲凄！陶文彬对康月娥说：“贤内，快去与三位姐姐见礼。”康月娥上前深深一礼：“三位姐姐在上，愚妹失敬了。”自此，王、方、蒋方知康月娥亦是二官人之妻。陶文彬与康月娥到后堂拜见了姑母，又与表妹赵巧云相见。随后又与刁氏、宋氏、窦氏等一一见礼，各叙彼此之情。赵府设筵款待陶家眷属，在红灯喜烛之下，边饮边谈，各诉苦难经历。正在这悲喜交谈之际，忽报门外又来两位女子，声称是来赵府探亲。总兵大人随即与陶文灿、陶文彬出来相迎。陶文彬抬头一看，原来是淮安王玉花与丫环到此。王玉花一见陶文彬，欲哭无泪，欲笑无声，悻悻地叫一声：“我的官人，你苦煞奴了！”于是在赵府的各位夫人都会集拢来，各诉离合之苦。

陶文彬五位夫人都团聚，却逢陶文灿今夜双招亲。
悲喜交加诉不尽，赵府满堂闹盈盈。

赵总兵说了：“各位小姐，侄媳夫人，所有苦情，不必多论，今日是贤侄陶文灿双喜临门，等贤侄新婚过了三朝，你们再叙衷肠。”于是各小姐收起闲言，陶氏太太连忙吩咐宋金凤、窦金平小姐沐浴更衣。早有喜娘料理停当，引入洞房。众位，两位新娘的洞房并不在一处。原来三间厢房，两处做新房。宋小姐在上首房内，窦小姐在下首西房。在两头房内，各摆富贵酒一桌，由喜娘请新郎去与新娘交杯。陶文灿想：这两头新房，倒底先去哪一头好呢？

若是先陪宋小姐，要气坏佳人窦金平；
如果先到西头去，又怕恼怒宋千金。

陶文灿思前想后，想出了一个章程。他喊一声：“弟妹，我到东房陪宋氏女，请你到西房去陪窦金平。”王素珍一听，啼笑皆非：“伯伯，我只能替你去陪酒，洞房哪个替你去成亲？”陶文灿笑着说：“索性请你吧。”王素珍也笑笑：“你请我，我再请人。”“你请哪个？”“这个别问，总不会是请异姓之人。好处不让别人占，请我家陶二官人，替你过上一宿。”陶大爷说：“弟妹，你不必斗趣，快去西房吧。”这下，陶文灿上东房，王素珍去西房，落得个喜娘两头要

喜钱。喜娘说："尊一声陶二官人的夫人在上，我们做了半世的喜娘，还不曾见过弟媳替伯伯代做新郎。陶大官人三倍进账，我们喜娘请你三倍赏光，这叫梅开五福，竹报三多。恭喜你们——

早生贵子得高中，必是头名状元郎。"

喜娘说了许多吉利话，收下许多红包喜钱。一众吵亲的姊妹，把他们送进新房。这时，陶文灿又遇到为难事了。怎的？闹过新房，各人散去，自然要宽衣解带，共度良宵。而吃交杯酒，可以请工代替，夫妇共枕，能请替工吗？陶文灿真的为难了。要说先与宋氏成双，又对不起窦氏夫人；要是先与窦氏共乐，又怕宋氏心上不平。呀，我倒是老鼠钻进风箱里——两头受气。哦，又一想：我不如来个驼背翻跟斗——两头不落实。罢、罢罢，倒不如——

东西两头无定准，一夜之间不开荤。

陶文灿准备一夜不睡，东头跑跑，西头充充，混过一夜，过了三朝，与她们讲定，轮流伴宿。陶文灿章程已定，催促宽衣解带。那宋氏小姐心里暗想："他催我宽衣解带，莫非要到窦氏房中去吗？我宋金凤的人品不亚于窦金平，既在我房内，为何不宽衣解带？怎么晃来晃去的，这是何意？我偏不脱衣，单看他往哪里去？"想罢，连衣往床上一歪，假装睡了。陶文灿见宋氏睡了，乃轻移脚步往西房而来。宋金凤见他出房，连忙爬起身来，把房门一关，插上门闩，仍然回床睡了。陶文灿来到西房，只见窦金平坐在床沿之上，思来想去，大概今晚陶官人不到我这里来了。正想之间，陶文灿慢步走来，窦小姐不敢请叫。古人云：新娘不开口，开口一世不发财。只得把身子一欠，以示欢迎。陶大爷来到床前，也往床沿并肩而坐。坐了一会，伸手替窦氏小姐解衣，不料窦氏含羞，故意用手把文灿一梗，陶大爷把手一缩，窦小姐往床上一歪。陶文灿想：你不理我，我上东房过宿。窦金平想：你上东房去哩，她也把门一关一闩，上床睡了。就这样，陶文灿跑到东房，复又跑到西房，跑来跑去，跑了一夜，忽闻金鸡报晓，他只才叹道："归去来兮，田园将芜……家有两房，门虽设而常关。"

不觉过了三朝，赵府重摆酒席，款待各位小姐，酒饮数杯落盏，陶文灿向五位弟妹和刁氏夫人问了："你们一齐在我姑父府内聚会，实属万幸，但不知你们可曾把穿金宝扇带来？"各人一听，随即把穿金扇取出，站起身来，举在手上，陶文彬五位夫人俱全，陶文灿三位贤妻到位。陶文灿一看，只有六把。"哦，还有宋、窦二夫人，还未赠扇呢。"陶文灿说着，随即从怀中摸出两把金扇，走到宋金凤、窦金平面前，当众一一赠扇。八把金扇，金光灿烂，耀眼夺目。八位佳人壮志满怀，身负报仇重任。陶氏太太一见，二目流泪，喊声："我那苦命的哥嫂，你们为这穿金扇均死于奸人刀下，尔等不能乐而忘仇，轻饶严、苏二贼，他们是陶、王、方三家肉丘坟的挖坑人，不把严、苏二贼送进坟墓，你们甘心吗？"随即八位夫人和赵巧云小姐站起来答道——

"有冤不报非君子，有仇不报枉为人。"

陶文灿、陶文彬兄弟二人亦站起来——

"冤有头债有主，报仇之日已来临。"

赵大人见陶家男女，还有各山寨好汉，俱是英雄气概，且有八盘山徐老千岁赤胆相助，勇为陶家报仇，说道："今日喜庆团圆聚会，各路英雄同心，大有众志成城、苦尽甜来之兆。"随叫宋金龙、窦哼二人回山，托咐他们禀知徐老千岁和各山寨英雄，养精蓄锐，等待时机，会师北上，讨伐奸党。这正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只因时辰未到。

穿金宝扇讲到陶家儿女与各路英雄在湖广总兵府会集，看到了除奸报仇的希望之光，个个壮志满怀。众善人要知后事如何，仍是山高路远——

各路英雄回山寨，龙灯图再演报冤仇。